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五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一五六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輯釋四十三卷（二）

〔元〕倪士毅撰　程復心章圖　王元善通考

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重訂四書輯釋二十卷》提要

中庸章句序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莆田貢士王元善通考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

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illegible]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illegible]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illegible]

中庸朱子序

中庸朱子或問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illegible]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illegible]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illegible]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illegible]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illegible]

○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平聲]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illegible]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

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
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
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
之性則自君臣之分（扶問反）以至於敬長（上聲）尊賢亦道也循其
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
正之分別（彼列反下有別同）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
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此道之全體）所謂性者無一
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此道之大用）雖
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
其知覺運動榮悴（秦醉反）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
焉至於虎狼之父子（仁）蜂蟻之君臣（義）豺（仕皆反）獺之報
本（禮）雎（七余反）鳩之有別（智）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
義理之所得【通證】曰虎狼仁也（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

[illegible]不仁○【說】書曰蜂有君臣之禮[illegible]之一[illegible]之宮
[illegible]
[illegible]
故[illegible]
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
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語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脩道之謂教言
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
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
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
是以賢知（去聲）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

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
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昏蔽其天理錯雜以人欲）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
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尺兗反）逆而無以
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清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天理渾
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
教於天下（上聲）使夫（音扶）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
疏之殺（所戒反）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彼列反）
（下同）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扶問反）則義之為教行矣
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
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去聲下同）之為教明矣夫
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上聲）其
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
所欲違其所惡（去聲）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

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
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
強（上聲）為之也（陳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是三言者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言之名義然學者能因
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
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
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
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
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
去（上聲）其所本無背（音佩）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去聲○所本無謂私欲所至難謂異端之[illegible]所甚易謂吾道之[illegible]）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

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為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袒音但裸音果)程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為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為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音佩)情為非性(游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非性矣)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止忍反)密於游稱其頴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頴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下革反)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己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音祈)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先則反)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去聲)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

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脩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持守指戒謹恐懼)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去聲)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音了)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去聲)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形甸反)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語錄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先戒懼取○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只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要塞其來路○宜齋曲禮云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云云○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音扶)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形甸反下以見同)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語錄隱微顯著未嘗有異豈忽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去聲)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去聲)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推道者以身任此道)

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其心之果何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耶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

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

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

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

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

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

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上聲）下之別（彼列反）而墮

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

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音昌）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

其為害將有不可勝（平聲）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

龜山之說……（小字注文難辨）

〇曰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

疑矣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

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為非程夫

子不能及也柰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

呂氏大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脩之別本也陳公

之序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平聲）叟具以所聞告

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

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

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

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胷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

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

如人之形貌昔腴（音臾肥也）今瘠（音籍瘦也）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

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

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

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音教）之明道平日

之言平易（去聲）從容（七容反）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通作啻）碔砆（音武夫石之次玉者）

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

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至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

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

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

當（去聲下同）方其未發渾（上聲後凡同）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

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

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

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

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

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

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

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違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靡幼反)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承上文戒懼於不睹不聞[illegible])(明此則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時此即已發時工夫非○[illegible])(饒氏曰愈嚴愈敬是自其未發之體而存養之愈精愈密是自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去聲)驩(呼官反)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中者[illegible]吾心)(之心通乎天地之心正則俱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和之驗)(地以吾之和氣感召天地之和氣順則俱順矣)此萬化之

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萬化之本原自致中和推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用)(極之推大聖人能致中和乃聖神之能事)(之由教而入者果能致中和之工夫亦)(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同歸於此地)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如射者志於的行者志於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樂記曰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殰音讀內敗也殈呼闃況狄二反裂也)凡若

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音扶下同)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春秋戰國時孔孟是也)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唐虞之際四凶是也)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語錄曰[illegible])([illegible]即吾身之萬物也○黃氏曰如此[illegible])([illegible]窮而在下只如此一鄉不廢便是[illegible])(不廢便是家廣物育是一[illegible])○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

又為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去聲後凡言中節者同)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通書)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平聲)之矣學者涵泳而別(彼列反)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illegible])(喜怒哀樂未發[illegible]中節[illegible])(所謂和也所以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illegible])○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為未當(去聲下同)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

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為定也（呂氏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以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為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為定論也（呂氏曰中即性也程子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不偏之謂中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為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為是也（呂氏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者又曰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蘇氏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文集程子答蘇季明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分十分盡頭不可加矣）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眾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筆列反）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為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音扶）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

赤子之心為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呂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程子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呂氏問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程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涵養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也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蘇氏問聖人之心如何程子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蘇氏問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程子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動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蘇氏問中是有時而中否程子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當去声○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程子曰謂之靜則

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程子曰莫若主一○曰某當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不見不聞否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平常之事則當見聞不見則為非禮○黈纊以黃綿為圓名曰黈纊色黃纊綿也但口反）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纊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為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屨之有絇（絇音劬）以為行戒尊之有禁以為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絇謂之拘以為行戒禁承尊之器名禁者因為酒戒也）若使當祭之時真為旒纊所塞（塞悉則反）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程子曰不說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間紕漏（紕篇夷反）顯然尚可尋繹（繹音亦）以別其偽獨微言之湮沒者遂不復傳為可惜耳曰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下音同）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於浮屠者幾希矣（幾音機希或作稀）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見賢遍反下發見同）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忒他得反）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張略反）意推求而瞭然（瞭音了）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塊苦對反）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音問）亂援引乖剌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識大本豈不信哉（[illegible]）

（中○[illegible]孟子乃[illegible]心自度物）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為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否上聲）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illegible]）

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illegible]之[illegible]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亦此意也[illegible]不[illegible]人而[illegible]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illegible]王亦不以[illegible]四者[illegible]中其[illegible]中節[illegible]於喜怒哀樂[illegible]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illegible]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神至反正作謚）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去聲）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乃直以字而面命之。況孔子爵不應（平聲後同不應音同）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筆列反）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天命人性中庸之理）唯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

胡廣字伯始，[illegible]至太傅，性溫厚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貞元末擢進士第，後進戶部員外郎，與陸質治春秋，[illegible]。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illegible]後貶柳州刺史。

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筆列反）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據而臆決也。

程子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

呂氏曰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有時中之行；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或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也。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禮意也。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朞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音扶）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為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朞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音杭）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音燭下同），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

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此讀中庸之法) 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繆(音謬)。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程子曰：中庸之為德，民鮮有久行其道者。○程子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去聲)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從諸期月之章而自省(悉井反)焉，則亦足以有警矣。(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離則不可不思，不勉則不中……)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疏闊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侯氏曰：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故能久。)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言知(去聲)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待洛反)深微，揣(初委反)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去聲)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去聲)之過者，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去聲)，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烏音)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

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時利反)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去聲，下文之知者音並同)，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音洛)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呂氏曰：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中……楊氏曰：……)程子以為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去聲)，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

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為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虛應反)耳。或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去聲)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

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克角反）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止忍反）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呂氏曰如顏子者可謂善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此顏子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為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此公擇者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勉而中思而得者也故曰擇乎中庸）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七恭反）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以豉反）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為絕學無為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為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游氏曰……斯以為舜則絕學無為矣楊氏之說或問中已可見故不重出餘見下章）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上聲）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去聲）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上聲）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音赴）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為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為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為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為未然耳（呂氏曰矯之為言揉也不能曲能直將使為矯揉而為器故曰矯直者皆在所矯人之自過有不及將使皆不及皆在所矯侯氏曰南方之強顏子之強子路之強北方之強子路之強故曰強哉矯）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為傃（音素向也）固有未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為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游氏曰離人而立於獨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不足以與此……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有念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敷救反）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

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音扶)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illegible]〕(輔氏曰[illegible]書節 費字在八未者芳味切訓散財用此其音如論語惠而不費之費又同韻又六至所收一費字悉從切乃魯費邑名又姓如曰 而近費費及費惠公之費皆費隱之費則當讀如惠而不費之費者散也散乃廣之義故朱子解以用之廣者正如費有散用之義焉又有用之費有廣之義焉)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去声)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

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胡登反)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力之反)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〇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張子曰聖人若夷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illegible])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音智[illegible])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去声)則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而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言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

程子之云又何疑邪(〇永嘉陳氏曰使所謂隱者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聖人亦不足貴矣謂小而莫能破者為隱則小之為義非費外之謂也費而隱者費中有隱非費之外別有隱也)〇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喫去声緊居忍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居鄧反)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去声)一息之間斷(徒玩反)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

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五代反)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文集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如活潑潑地者方足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体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体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即此須臾之頃此体便已洞然〇方氏曰或問中盡說甚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句皆是指其實然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尚若、無有曰必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勿之也謂有上張是者而矣未嘗有所為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如直謂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二說不同如何曰孟子必有事焉謂為魚之飛躍必有所以然者必有存主處勿正心實無勉說動於非有心着意此活潑潑此是指天理呈露也此朱子舊說之意有鳶點上言今說却就看鳶魚之人上言謂段拾說隱從自既其心則道理雅如矣朱子謂只從這理收一收這人便在存朱子兩說皆精但前說恐人無下手處故收後後說之實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去声)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

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永嘉陳氏曰今做工夫人心不曾放去又多失於迫切不做工夫人心裏自在又却都沒一事）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語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指何）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

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呂氏曰此以上論中此以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為至道）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去聲）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若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

得其所也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為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為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為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去聲）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天地不能易其節為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楊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人皆知力所及也至於聖而不可知則非智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耳祁寒暑雨天地之節也其或有愆人猶有憾焉天地之大不能使之節也又曰道之大猶有憾焉道猶自若也又曰鳶飛魚躍非體物不遺者其孰能察之）

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音縣）瞀（音茂）迷惑而無所底止（底音旨上聲）也。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惟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為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侯氏說已見章句但其間本有又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蓋侯氏亦以此為聖人所不知之事則非也朱子於章句已[illegible]）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

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友四字爲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声）哉（又集註此章之文與人事類一章相似人多誤讀○黄氏曰或以所求立文一例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土者多稱君凡下皆稱臣凡卑之於尊者皆稱臣諸侯之於天子皆有臣義於）○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莫侯反於戈也軟長二丈）一盾（食尹反以蔽身者）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

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上声）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程子說詳見論語一貫章集註）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音佩）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上声）爲之說之過也夫（音扶）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賢遍反）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去声）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去声）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意可見矣（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謝氏曰忠恕猶形影無忠做恕不出來）○今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上声）爲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夫（音扶）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音榮）耳（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衆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是實病也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于無窮方爲博施然安得若是修己以安百姓亦是欲得人人如此然安得如此又曰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爲未善（呂氏曰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

乎人諭外乎出務求其所不可知識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於是之別非所踰大而無外一以貫之愛吝其爲道也紛挍者猶之緒而求相然人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柯猶以在呪說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以衆人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以治人後止不厚望也知責其所以衆人之自此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不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反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倫之至聖人亦自謂未能此孝弟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皆愼哀發之非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弟交朋友信庸德之必而已有常有答有而不越乎此者言也無易不忘足而已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盡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行顧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故若易之曰所

謂則亦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

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

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

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

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

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

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

求乎人者責☐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

心而得之矣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

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

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

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厎豫者蓋爲此也如此然後爲

獨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

則道雖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其文意

也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言顧行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行顧言矣謝氏

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謝氏以天地之理觀之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侯氏曰忠恕一也然分不同夫子聖人也故不待推但程子

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

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音煩茂也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

耳其曰不恕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支豉反害之心也

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

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不位人不致和

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

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

爲人者既以忮心失恕而自絶於天矣爲天地者反效其所

爲以自己其於音烏穆之命也豈不誤哉謝氏[illegible]天地之恕曰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恕或[illegible]天地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地爲一[illegible]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

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

忠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爲己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

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游氏之無物我[illegible]

忠恕則己違道矣然忠以盡己則將以至忘己恕以盡物則將以至於忘物也然爲道莫近焉故雖違道而不遠矣

楊氏又謂以人爲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爲

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其違

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爲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

以爲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

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

而聖人之教人以爲道者反爲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

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爲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

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爲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

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力之反之差而已

也楊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豈遠人哉人而爲道[illegible]所以遠也以伐柯之[illegible]其取譬可謂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illegible]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是[illegible]之則其違道不遠矣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不爲已甚也則天下無一人不可

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上聲）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音恭）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音語）、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通攷】（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illegible]文武世室[illegible]有功德[illegible]以象文王、武王[illegible]不毀[illegible]。儒因明堂位之文，以周有文世室、武世室[illegible]。春秋之書立武宮、煬宮，公羊氏謂之[illegible]，左氏謂之[illegible]。諸儒或引此以為文武世室[illegible]。）

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賢遍反）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去聲）夫（音扶）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音潮）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illegible]文武以下廟皆[illegible]太祖太宗不祧[illegible]可祧[illegible]之理也[illegible]）

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色界反，下同）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音的）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章悅反）、復（音福）廟重（平聲）檐（與簷同），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黝（於九反）堊（烏路反）斲（竹角反）礱（音龍），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音蒼）楹（音盈）斲桷（音角），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節，刻為山形，即今之斗栱也；藻梲者，梁上短柱，畫為藻文也；復廟，上下重屋也；重檐，[illegible]承壁材外檐下[illegible]。黝，黑也；堊，白也；斲，削也；礱，磨也；倉楹者，青其柱也；斲桷者，磨其椽也。[illegible]）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上聲），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音扶）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平聲）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通攷】（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illegible]。[illegible]）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古沃反）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

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禰者
又厭（於甲反）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
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
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我
朝（下音潮同）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
其沿襲（音習）之變不唯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
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
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
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議孝惠之飾非責叔孫
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遂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
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
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
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
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
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
特書總叙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私
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厄（乙革反）其事而嗇（音色）其
傳耶嗚呼惜哉（語錄神祖銳然欲復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illegible]不幸未及營[illegible]其間莫得其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陸氏所定
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illegible]）而張琥之議庶幾近之（[illegible]）讀者更詳考之則
當知所擇矣

[illegible]

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為
果蠃（細腰蜂也果音裸蠃力果反）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
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而不從耳曰沈
說固為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為蜃（時忍反下同）而其
傳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為變化之意而舊說
未為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書多不經見不足
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
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為蒲盧則不應二物而
一名若以蒲盧為變化則又不必解為果蠃矣況此等瑣碎
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

考而深辨之邪〔通證〕[illegible]鄭氏曰蒲盧[illegible]之物也夫子以蒲盧[illegible]爲政之敏[illegible]
子以[illegible]傳命[illegible]之流行也[illegible]而我[illegible]說以感於待化之說而亦因之[illegible]〇
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音佛）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去聲）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眞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illegible]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同橫）慮而後知之者也勉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通證〕[illegible]矯異此蓋勉強矯正之意此則昏蔽駁（音剝）雜天理幾（平聲）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illegible]困知勉行爲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爲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太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爲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囬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illegible]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爲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去聲）而言則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爲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爲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爲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爲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爲智三行爲仁而三近爲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〇

曰九經之說柰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眞氏曰齊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養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立天理之本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然動靜兼用其功以全天德也然敬以一言曰敬而已內外動靜無不敬身安得不修乎）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去聲）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通證〕前漢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朱崖又反發兵擊之珠崖在南方海中洲居詔問捐之捐之對其略曰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衞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平聲）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音洛）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饒氏曰苟無忠信而謂[illegible]祿足以驕士則士有寧死而不食其祿者所[illegible]不過[illegible]士耳）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時使不盡人之力薄斂不盡人之財）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爲去聲）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上去聲下子賜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上聲）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illegible]因能授任以嘉其[illegible]）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眞氏曰繼絕如周武王立夏殷之後興滅如齊桓公封衞）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貢謂下貢上賜謂上賜下）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方煩反亦作藩）

以屛（蔽也，必郢反）衛王室而無倍（音佩）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群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去声）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音燭）任之不幸而或不勝（平声）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古銜反）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毗亦反）之後則惟康叔聃（他甘反）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左傳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去声）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音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通鑑】（趙高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恃恩專恣以私怨殺人指鹿爲馬殺二世望夷宮子嬰殺之○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冒賄欺罔視聽弄權輕作威福死贈尚書左僕射○虞世基字茂世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宇文化及弒逆世基亦見害○李林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擯大臣蕩覆天下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死[illegible]）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睢（許相反）所謂妬（都故反）賢嫉（音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通鑑】（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以讒見禽乃從獄中上書略曰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睢傳[illegible]號爲應侯說秦昭王曰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悟故失其國）曰不然也

彼其所以至此正坐（去声）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音扶）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去声）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疑也倉才反）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平声）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爲

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爲蕃（方煩反）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毗至反）長（上声）遺（維季反）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言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止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去吉反）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

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記邪然楊氏他書首章衞與積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所法聖鄉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又曰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一首何誠而已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若謂意誠度定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湖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音致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呂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游氏曰以誠在誠能定惟前定爲能變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豫以道則必立行則無悔之道則無方誠定之故如此以有事於先之盡致之善以精義以研入以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音扶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音臾說音悅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去聲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平聲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上聲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去聲好如字惡去聲惡如字下同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

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楊氏曰如大舜之以中節則中和之極功○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楊氏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去聲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去聲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音扶下同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直忍反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靡幼反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

耳目四肢之好(去)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
發而忮(支義反)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去声)
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
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内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
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
氣質清純(清爲氣純爲質)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
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
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
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
(七容反)容中(去声下同)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
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
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
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上声下同)則其爲善去惡之

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
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居隘反)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
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彌盡反)滅不得以爲吾之
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
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
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
分(扶問反)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
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
而反爲不誠耳。(○按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則推天理得誠之名而人欲不可
以謂之誠以實心言則君子之實於爲善者固可以言誠而小人之實於爲惡者不可以言誠也)曰諸說如
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要於通
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

(性命之源乎又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朱子說具通書解中)程子無妄
之云至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語錄無妄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故次之無妄是自
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
用也敬則誠○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
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
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
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芳服反後同)之以發其
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
辨辨之明則斷(丁亂反)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
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
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
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

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
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累力水反後同)而貫通焉然後有以
深造(七到反)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
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呂氏曰君子將以造其約而不可以不博學以聚之聚不博則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學之道造約爲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
(誠則未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
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
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
問而審之說也(呂氏曰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
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而知則)
(眞勤繁焉)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
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山客反)以
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

事則亦必隘而無益或大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為反之於身知其為何事何物而已也（呂氏曰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所聞皆見非吾事也故知所以為性知所以為命也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名仁知所以為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慎其所以思必至于得而後已曰學而不思則罔是乃所謂誠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變化氣質之說見章句）○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實理所發見）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天道人道諸章）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覆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尙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為誠明似不親切（程子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之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為得其訓乃顏子好（去聲）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張子蓋以性教分為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於窮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於天性也○程子曰張子言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言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去聲）行其所無事為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為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也天下之理先致知以窮之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也）過於游楊則遠矣（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由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明者致曲故能有誠○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自明而誠人之道也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一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為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程子曰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命有所損益則為僞矣）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程子曰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又曰知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

則亦若以為己之所自見而無與音預於人也豈其已道之略而失之與平聲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呂子曰誠則形誠然後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者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皆非動乎誠曰變與化也何則日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則更無舊跡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照動為徙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音扶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張子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游氏曰[illegible]臨言而必思不敢易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illegible]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illegible]內外洞徹清明則有以[illegible]

動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汙以為清[illegible]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去聲為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為行所及則以化為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故能之也[illegible]誠則誠於中形於外故參前倚衡不可揜故形[illegible]則輝光發於外故明[illegible]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illegible]誠矣無物不誠[illegible]惟天下至誠為能化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呂氏曰[illegible]與天地同[illegible]禍福之[illegible]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蓍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illegible]故曰至誠如神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間[illegible]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illegible]程子用便近二字之論蓋因異端之說[illegible]問物莫得以前知其理須以神矣乎[illegible]程子曰[illegible]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程子[illegible]董五經[illegible]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直忍反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待洛反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又曰誠者不可以不誠遊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無所當不去聲且又老莊之遺意也游氏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楊氏曰誠自成自本自根也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惟程子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

理當然之極也……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心者，身之所主也。

意者，心之所發也。

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明明德之證
- 文王克明德
- 商王顧明命
- 堯克明峻德

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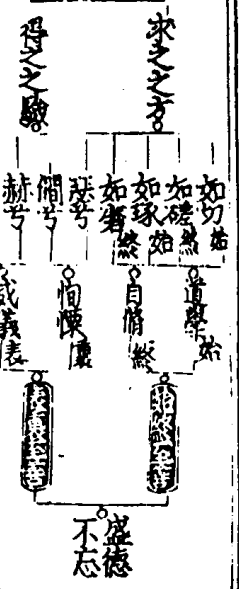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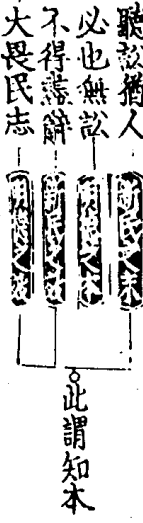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不敬而安所止也

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僴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illegible]

大學句 八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強，上聲。

[illegible]

大學 九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illegible]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大學句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illegible]

大學 十

庫之財經序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絜矩之道義

不仁以身發財

此歸於不親賢而用小人也

不畜牛羊

不畜聚斂臣

寧有盜臣

使小人為國家

專務財用

菑害必至

此以義為利之大

此以利為利之害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章句畢

大學朱子或問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小學書）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語錄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

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語錄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歲聖賢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只據而今地頭便劄住立定腳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闕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腳跟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腳跟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亦只據見定劄住硬寨做去)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即前所謂收放心養德性)而謹夫(音扶下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格致之事)進德(誠意正心)修業(修身齊家治國)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語錄問敬字當不得小學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illegible])

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音斤)骸(音諧)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通攷 [illegible])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音縣)瞀(音茂)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

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

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illegible])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illegible])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illegible])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illegible])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illegible])

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illegible])

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illegible])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illegible])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
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illegible]一有覺焉
則即此空去聲隙乞逆反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
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扶又反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
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
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
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
也夫音扶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
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
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
爲於性分去聲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
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
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

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汙[illegible]苟賤之
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去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
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
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上聲其
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必至反增益
之也盧氏曰非我以本無而付畀之非彼本少而我增益之以其本體之明[illegible]不全也然德之在己
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
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
之於天而見形甸反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
之則盧氏曰則者法也天下之理皆[illegible]
[illegible]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illegible]
事定[illegible]物各具之太極也[illegible]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
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去聲所謂君之仁臣之

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
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illegible]鮮上聲能必至
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illegible]復而
有不純己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音扶脩己治人之
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
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
去上聲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
指總而言之又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
此三者此愚所以斷都玩反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
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
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敎法度爲足以新
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
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女九反於近利而不

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
物而不謬者鮮上聲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盧氏曰[illegible]
○曰程子之改親爲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
其然邪且以己意輕改經文恐非傳疑之義柰何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傳疑二字所本也此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
矣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去聲文考
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上聲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
上聲其本文而但曰其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
而亦何害於傳疑邪若必以不改爲是則世蓋有承誤踵[illegible]
訛吾禾反必知其非是而故爲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

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甚矣亦何足取以爲法邪○曰知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至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
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
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音扶下同至善之所在則不
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去声下同夫正
音征鵠音谷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
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
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
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章句云知之則志有定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始
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
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
之間從七恭反容閑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
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音機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語錄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深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說未穩曰極深研幾是當一番當時下得未子細要之只著得研幾字
然既眞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
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
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
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語錄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段步闊知止至能得只如志
齊立立至不惑相似安大抵相須只是說一級中問細分曰○其事當如此當如彼當只是一級中志
事至物來對著當中恰好如此是知止將這箇去應他此是得其所止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
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
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
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語錄言近道是爲有序而不遠竟高而其入道爲不遠矣遠矣謂至道也近道則近於道而不遠矣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至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

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
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
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
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
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
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
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上声下同而天下無
不平矣不言格物致知者知之意也親親長長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者然天下之本
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
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
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
所主雖欲勉強上声下同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
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

爲善去上声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
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音扶知則心
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
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
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
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心本神明之物
神明者惟神明所以妙也○語錄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又心之所以
光明○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只恁地便是衆理之妙
主宰言能運用之制之宰○日用主宰得以宰之物則知宰何宰
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是知覺
○盧氏曰心之神明以理而言也心之宰萬物者以事物而言
表裏相應然無物不盡則神明而妙理者以心之體用言
靈字相爲表裏虛主言明理言先言後明神之見字明
體不離用神兼氣言明理言神言心之用不之處
體雖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
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

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語錄所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所以然之故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知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仁臨百姓人民皆爲他管他自是用仁愛非諸是爲君子不得已以仁愛行之曰是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文於父之所以然孝之所以義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限箇其因愛相亂自有不觀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大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爲哉○盧氏曰粗也邊也即事物當然之則也精也隱也即事物所以然之故也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音扶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格于文祖舜典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名愈字退之乃能援音袁以爲說，而見形甸反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音貪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韓文集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也各有所著之書今傳於世○語錄問韓子大學卻不說格物致知謝氏古史序中庸不獲乎上卻不究明善誠身這些卻是無頭學問

○曰：物格而后知至，至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上聲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扶又反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形甸反夫音扶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盧氏曰言明明德與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吾心之體即明德之虛而明具衆理者也吾心之用即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能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之而遽欲合之則有虛空恍惚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三句其義則竊自西山皆謂此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

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末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楚宜反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上聲下同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

○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音預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去聲而何以得爲爲上如字下去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呼括反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去聲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爲去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音嫡子與國之俊選去聲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徇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

主常接近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去声)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力爲反)馬亦爲(去声下同)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號南軒漢人乃朱子同志之友)也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illegible]故〇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声)[illegible]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同佐)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illegible]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常言之序[illegible]之序也亦無不脗(武粉反)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上声)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

典通爲(去声)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去声)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去声下同)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敎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盡性也)經綸大經(立敎也)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敎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平声)希矣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　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爲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〇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禀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上声)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音扶)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illegible])

云克宅心克明德之猶可見○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形甸反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汩骨音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眞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語錄其參前倚衡此豈有物可見但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有之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要常常存著此物不出言可見其行有事皆是也○必令有所當然之則不可失也此理之一形象耶○盧氏曰天之所以與我者明德之全體大用則此不可無我之明命也又自有天之道義但當存之而不令有頃刻之失如初是已天者命也性成之性也是性者我之所存也爲物之物言之我言之道義者天之成之則己自用之物也其實一理也○實之成○眞氏曰之論皆之渾其於下見之道義如事之君忠於事親孝此皆道義之所出也○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十盧氏曰能明其大德只是明明德之外別有峻德也分盡明德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語錄問天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何也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不在人人何嘗不在天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是常要看得光明燦爛照在目前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苟音污音烏又去聲之也一旦存養省悉井反察之功眞有以去上聲下同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平聲瀹藥音澡早音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污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扶又反下同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去聲斷徒玩反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污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承職反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佛音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子兮反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扶又反下同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音乂於桐處上聲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語錄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大學須是如此做工夫○盧氏曰新之所以不間斷者敬而已矣○云以人道義言之日新之不已即聖敬之日躋也○其後周之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子尚父太公望姓呂字尚父武王師之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順也敬便立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敬義是體用與坤卦文言之由敬而發義便是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謂仁義者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合而言之敬便有義義便有敬於坤卦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實一理也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形甸反於禮書願治去聲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

莫之考也。通大戴禮武王踐祚篇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尚父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見爾前慮爾後可害其禍將大胡殘其禍將然胡傷其禍將長之則興皇皇惟敬顛則與倍德則崩知此者于

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上聲)其惡而遷於善舍(上聲)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

說也(五峯名宏字仁仲建安人文定公之子也其說見皇王大紀)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云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為讀(音豆)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變(去聲乃推本言之詩以證新民之說)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

有所止也○曰引緡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

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解者必先知所止而後得所止聖人安於所止則不待得之矣)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音短)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扶又反)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言一謂一字如仁字敬字之類)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

或曀於阿諛或陷夕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莊子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左傳哀公十六年[illegible]出奔而至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illegible]）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形甸反）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曰復（扶又反）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音扶）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

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擇善即講學之事固執即脩身之事）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雖萃反）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盛德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語錄問引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或問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曰[illegible]）為學問自脩之別（彼列反）也曰骨角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去（上聲）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苦角反）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illegible]）

成就後氣象自如此○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敷救反）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蒲故反）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illegible]）○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移之此也曰二家所擊文意不屬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脩身之前程子又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寘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為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於此可見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己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為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元

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何也曰以其複(扶又反)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音燭 下同)誠意之前程子則去(上聲)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上聲)於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爲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非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爲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闕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

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爲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扶又反 下同)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illegible])董子所謂勉強(上聲)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illegible]([illegible])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illegible])([illegible]知至矣[illegible])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

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音洛 下同)循理爾夫(音扶 下同)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眞有不眞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而已矣(語錄人知烏喙之殺人必然不食是眞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爲而猶或爲之是特未能眞知所以未能眞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裏面卻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此)

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彼列反)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上聲)其當否皆窮理也(語錄[illegible]今且只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久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邪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語錄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也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程子此語便是眞實做工夫來不說格一件後便會貫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

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語錄[illegible]）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語錄[illegible]）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illegible]）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語錄[illegible]）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饒氏曰：思量要格物，便已近道，只就格物上便可收其放心。此條與上四條微不同。）

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易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音扶）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韙，是也。犯不韙，出春秋左氏傳。）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此以理言）造化發育，（此以氣言）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illegible]）

者自不容已，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illegible]。（[illegible]）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illegible]）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illegible]）外而至於人，則

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書湯誥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烝民所秉之彝，（詩烝民篇曰：民之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通證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illegible]）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通證 [illegible]）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通證 [illegible]）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illegible]）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

物我之與吾心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語錄問降衷秉彝一段）

（理下識見一一豈可細分別須各曉其名義之皆是異方見其所謂同。衷字只是箇當然無過不及之中道理天生人物箇箇有一箇當然無過不及底道理今人言中字則以天之生此物必有其當然之則降衷乃是天之降下民秉彝有以天之所降而言則謂之衷以人之所受而言則謂之彝之上來故自天而言之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而言謂之秉彝。問劉子云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否曰髮不可移易。於穆不已天之命也天命之謂性是物所受而言衷是箇中字○天然自有之中是理會得中字是自是大中之中天地之中是天下之大本人得之為性。問程子云人自有物之理。中是本然之中○天地之中事物之中流行此是天道天然之中○其所自然者若是人人得之為仁義禮智○皆是此物之理有此物即有此理仁義禮智之性也○其實此性只是天所付與人也○物皆有當然之則○是諸人物皆有是理得之者人物之生其氣有偏正通塞之不同惟人得其正○言道之理者求之於心若見得心之形體是在吾身之中當求之道之主宰此性者是本然之性是道理之所以然性者心之所具之理身之主宰也此說極好。○[illegible]）

（亦是將人物賢不肖智愚相對而分言之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而論之則聖人乃清之清正之正賢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為眾人之性者又濁之濁偏之偏者也而言）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盧氏曰此格物致知之本原）　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夫音扶）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山客反）之講論之際（此一節用四句格物致知之條目）　使於身心性情

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真氏曰如為君當仁為臣當敬之類乃當然之則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而不容已是以人之生初知其稟受此理是乃天之所與此乃所以然者故曰所以然而不可易人之所以然是知天理之所自來也）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饒氏曰此謂物格）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謂知至）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跡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眾理之妙不知眾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偏一作褊）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種上聲）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模朗反）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語錄問陸先生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為若理會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illegible]）

[illegible]卿○曰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扞音汗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illegible]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上聲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illegible]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去聲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去聲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

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音扶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illegible]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去聲物之誘乎己乃欲一切扞而去上聲之則是必閉口枵虛驕反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上聲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筆列反也是雖裔以制反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形甸反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

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上聲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illegible]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覆芳服反亦作覆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音洛好惡並去聲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屈伸消長上聲之變則天地山川爲一者似矣[illegible]然其欲以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

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illegible]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平聲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illegible]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

意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尹說）（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咈（佛音）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音扶下同）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圖禮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宋向戌之孫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魯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胡安國說）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仁仲說）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七恭反）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語錄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不是使人格○此段本說得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致知本是廣大須說得表裏內外周遍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他便要就這裏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只要從裏面一邊精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去聲）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語錄程子說更不可易其當初說出家語錄者曾看過方見程子意謙遜語錄出句句此對逐字斟酌時說得不是了程子意諸說皆失了程子意於呂楊尹謝諸家說更緊顧得不好故其說於此既差則可知矣○程子諸門人說得都不正是入門處程子之於學者所以多差蓋當時說語錄於程子不分曉所以諸家說此段工夫方是全不全然則當時程子之後者未為不幸也聞）

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李先生名侗字愿中延平人朱子之師也）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去聲）以口舌爭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至）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下革反）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陟栗反）此正為（去聲下同）己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黎氏日格物致知研窮義理心之學也記誦博識外馳之學也○同名正相反）

已六說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邪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去声下並同善而惡惡上去声下如字此後可惡惡其惡惡之不惡而惡好惡並去声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禀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莫中反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眞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音扶下同不知善之眞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眞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音晚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上声惡而適所以長上声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扶又反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眞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去声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眞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慊字兼快足之義此以快與足分屬好惡言之蓋對舉而互相備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意誠則心正身脩之本皆已在此故於此備究言之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眞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眞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扶又反重平声出也正心後此皆然如意誠而后心正意既誠又不可不正其心正而后身脩倣此

○曰然則慊之爲義或以爲少又以爲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爲字有作嗛口簟反者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筆列反下同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通】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音霸以來功未有及於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先王燕昭王也惠王昭王子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語有端字同一義而二用者如銜字或爲銜或爲嗛【通】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以後宮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帝得幸故不許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子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扶又反下同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直減反然虛明如

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乃其[illegible]

[illegible]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反)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去声)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失得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

[illegible]

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所引乃程子語)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悉井反)之哉。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爲譬。而今讀爲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去声)惡(去声)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上声)之間。將無一當(去声)於理者。而况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尼質反)比(音鼻)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illegible]

[illegible]

之則矣。今曰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疏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

[illegible]

說自正心而來亦謂意既誠則心無事乎正心既正則身無事乎脩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
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敖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
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待洛反）
所施而無所不敖爾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
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
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
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上聲）取而其行（去聲）無足是非也則
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
孟子之隱（去聲）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之
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旨乃為（去聲）慮其
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敖惰而其意則
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敖惰而猶不敢肆其敖
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
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去聲）
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
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
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音扶）使眾之道不
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式灼反）而有待
於強（上聲）為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
細則大者可知矣（細謂慈幼大謂孝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仁讓言家貪戾
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
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
[illegible]
○曰此
章（首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曰有諸己而后求諸
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
后化且內適自脩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遂欲責
人以必無也曰此為（去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
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
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
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拱手
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
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韋齋先生）有諸己不必求諸人
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為
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盧氏曰有諸己而求諸人者恕也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者必先有忠而後有恕也）曰然則未能有
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上聲）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
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為義蓋曰如治己
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
人之為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
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
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
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上聲）
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
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
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景影同[illegible]）源潔流清而
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
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
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
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

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范純仁字堯夫謚忠宣公〕：「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曰「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平聲〕其意但爲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音扶〕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爲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郅〔音質〕惲〔委粉反〕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爲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功是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惲爲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語錄以恕己之心恕人此句未善不如橫渠說以愛己之心愛人蓋恕是推出去底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己不當下恕字 [illegible] 己便不是○靈氏曰心必窮理以正之者格物致知之事使己愛己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卽是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治己愛己皆出於正是以以人 忠卽是推之以及於人推己之恕忠者體恕者用也 [illegible] 忠者明德之事恕者新民之事大學之道一忠恕而已此章言治國下章言治國平天下皆明明德之推而恕之事也此章之義則絜矩治己之心以治人下章絜矩之義則以加愛己之心以愛人蓋治國乃平天下之本故此章以治人言下章以愛人言義各有攸當也 [illegible] 者也〔通攷〕後漢郅惲傳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曰：既結上文而復〔扶又反〕引詩者三，何也？曰：

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歎詠歌、優游厭飫〔於據反〕，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音扶〕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覆吟詠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音預〕爲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所引詩見大雅思齊篇孟子嘗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云御迎也於御字音牙嫁反又當依集註如字讀〕

曰：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扶又反〕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形甸反〕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上聲下同〕之也。〔老老長長恤孤所行於上而民興孝弟不倍於下是有以化之絜矩是所以處之之道〕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眞知實蹈，有以倡〔昌亮反〕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以上詳說有以化之〕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音扶〕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以上詳說有以處之〕曰：何以言絜之爲度〔徒洛反下同〕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通攷〕〔莊子名周人閒世篇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賈子名誼洛陽人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前此諸儒蓋莫之

則上之愛下宜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僇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謂國語)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曰其引楚書何也曰言好(呼報反下同)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媢疾之人誠可惡(去聲下並同)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為惡(如字下惡人長 惡善惡惡並同)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子貸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音扶)彼此之

勢雖殊而苦樂(音洛)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扶又反)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反)迸(音[illegible])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逞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迸之為屏(必正反下同)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以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為遵以屏為迸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靡幼反)而舉措得宜也○曰命之為慢與其為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嚮(許亮反)背(音佩)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為先後況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去聲)善惡(去聲下並同)惡(如字)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媢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扶又反)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音扶)洪範八政食貨為先(見尚書洪範篇[illegible])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

義觀之則仁之爲道無餘蘊矣

○論仁表裏同異

○曾子	弘毅	可以言仁	○比干	忠	可以言仁	木	近仁
○周公	才美		○夷齊	清		訥	司馬牛其言也訒纔德之一端
○由也	果	不可言仁	○子文	忠	不可言仁	巧	鮮仁
○求也	藝		○文子	清		令	仲弓雖云不佞然非德之全体

仁之道大至難言也如曾子之弘毅周公之才美可以言仁矣而子路冉求之果藝則不可以言仁也比干之忠夷齊之清可以言仁矣而子文文子之忠清則不可以言仁木訥近仁而司馬之言訒纔德之一端巧令鮮仁而仲弓之不佞非德之全體此其故何也曾子周公比干夷齊之徒具性之全心之純乎理者也心純乎理故無往而非仁由其内充之實以知其仁也子路冉求子文文子一偏之性事偶當乎理者也事當乎理未必皆能仁不可以其外著之似而許其仁也觀此則表裏同異之辨可見矣

○論仁者愛之理心之德

自孔子荅樊遲問仁以愛人韓昌黎遂有博愛之謂仁之説不知仁性也愛情也雖愛以言仁不可指愛以爲仁則以情爲性矣故不曰愛而曰愛之理自孟子有仁人心也之説陸象山遂謂心即仁仁即心不知心氣也仁理也舍心以求仁不可指心以爲仁則以氣爲理矣故不曰心而曰心之德

朱子愛有差等之圖

○論愛有差等

朱子作此圖示陳敬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

○廣仁説

沈毅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理也理本一而有元亨利貞之目氣爲之用則有生長收藏矣有理有氣形而上下者也四者不可缺一也然妙萬化育萬物則其德莫大於元惟皇上帝降衷下民人之性也性本一而有仁義禮知之目情爲之用則有愛恭宜別矣有性有情相爲體用者也四者亦不可缺一也然主萬善綱萬事則其德莫大於仁天地者人物之大人物者天地之小性乘乎氣雖有上下之別而神於動静者本不可別性之與情雖有體用之分而妙於寂感者本不可分程子乃有專言偏言之説何也於天爲元理無不該所謂專言之也合生長收藏之理而統會之者也至出於氣而爲生之始則理因氣行春貫四時雖曰偏言而專言者亦在其中矣於人爲仁性無不該亦所謂專言之也合愛恭宜別之理而統會之者也至發於情而爲愛之端則性因情行惻隱貫四端雖曰偏言而專言之者亦在其中矣故元亨利貞均爲至美而元爲善之長仁

義禮知均為天爵而仁為爵之尊所謂天體物不遺仁體事無不在者如此也雖然言仁之體則其該於一心者渾然而無別言仁之用則其散在萬事者粲然而有倫渾非合也散於萬者之根也粲非離也該於一者之枝也李先生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仁體乎事事當乎理固可因用以見其體之該性即理而理無不在也仁根於心心雜乎私不可以用而許其體之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以仁其罕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虛求於仁之名也其不輕許也不因其事為之小而遽許其仁之大也知此可以知心德之難全矣是故克己復禮去人欲以全此德也見賓承祭存吾心以全此德也視聽言動不敢傷矣殺身於孝以全之父命可繼世矣天倫為重則兄國以全之造次顛沛之時貧賤死生之取舍何往非此理之體何往非此性之在何往非因用以見其心德之一該曾子之弘毅夫子之冀仁也子路冉求則惟許之一節之長某甚微之難全也比干之諫死伯夷之潔身仁也子文文子則惟許之以一事之忠清德之難全也巧令非仁而司馬之訒言難心存而不放則此德特不其一端未訥近仁而仲弓之佞非全體而不息則此德雖於輕許克伐怨欲之不行恭敬忠實之不棄何往非此氣之偏何往非此情之制何所因用而許其心德之全無他心統性性即理私心克盡而事皆當乎理則純乎性命之正者可以為仁心統情情即氣私心未盡克而事偶合乎理則出於氣質之美者未可以遽許之以其仁是知心欲無私爾情不必同也理欲各無爾事不必同也寬裕以好仁為心德之和而非大叔之寬剛毅以惡不仁為心德之正而非數父之剛無彼此內外而合乎理之一為心德之公而非墨之兼愛有厚薄親疎而辨乎分之殊為心德之容而非楊之為我

不以一心之無私而不求其理之當也不以一事之偶當而不察其心之真也體用一貫表裏一致此心即此理此理即此心矣博學切問以窮其理而先難後獲以持其心推己及物以溥其施而入孝出悌以備其序自日月至焉之寄至三月不違之主自知者利仁之二至仁者安仁之一任重而道遠不至於純亦不已不止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何可不以是立志哉或曰朱子作仁說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今之贅說豈有異乎曰仁之為道其體至微而難明其用至實而難盡原此心之生理以明其體者朱子之仁說也原此心之全體以明其用者愚之廣仁說也朱子發明孔孟之旨愚又發明朱子之旨何敢異乎因書以質同志作廣仁之說

○論仁內外賓主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此謂仁在內而我為主者）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此謂仁在外而我為客者）

按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或問朱子內外賓主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我為主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為客誠知此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又語錄曰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為主出入不常則為客黃氏曰語錄有數條大畧以屋為喻而在內者為主在外者為賓然有二說其一以仁為屋而以心之出入為賓主其一以軀殼為屋而以仁之存亡為賓主以文義言則前說勝以義理言則後說勝以文義言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以義理言則心即仁也仁即心也切謂仁非有內外心不可定賓主也言內外賓主

特因三月不違日月至焉而有辨耳仁者心之德有是心則有是德譬如屋者身之住宅有箇身便有箇住宅仁是本然底非自外至故此心常在內而為仁之主屋是自家底不是寄居故此身常在內而為屋之主此以其渾然者言也至於私欲有蔽不能無違克己工夫或深或淺然後有三月不違日月至焉之別而內外賓主所當辨矣三月不違者譬如這屋知是自家底(便是或問仁內之意)所以一身常在屋內(便是語錄心在內之意)雖間有出時終是在外不穩纔出便入此蓋心安於內而常為之主是三月不違之譬也彼日月至焉者譬如常自在外奔走把自家底屋却做客店相似(便是或問仁在外之意)此身常自在外(便是語錄心在外之意)雖間有歸時終是在家不久纔到便去蓋心馳於外而反為之客是日月至焉之譬也二說雖若不同然其實非異做客底元是做主人底在外底元是在內底知得在內便是在內而為主喚做在外常心在外而為客是以仁非在外而心非是客仁非是一物而心又自是一物也屋雖自是屋人雖自是人然屋所以安人不違云者如行也在這屋裏行坐也在這屋裏坐飲食宿卧都在這屋裏畢竟這屋是自家底常要為主所以不違故也日月至焉者譬如要坐時方去借坐要睡時方去借睡少間又走出去所以只日月至焉故也且如夫子老安少懷正是在這自家屋裏或行或坐或飲或食宿卧事事相安自然在內為主者也顔子無伐善無施勞正是知這自家屋裏好行好坐好飲食宿卧事事向安常要在內為主者也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却只是知那屋裏好行好坐好宿卧常常一到爭緣在外為客者也此可見仁道至難欲用工於仁者須先知仁在內為主之說然後致心外內賓主之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也亦必矣

○論仁用力同異

我欲仁仁至矣 — 此見求仁之要不在於外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 — 此言以處富貴貧賤者之不同

富貴不以其道不處貧賤不以其道不去 — 此見無處不在於仁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 — 此譬不知仁而憚於為者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 — 此以仁之體言

能近取譬 — 此以仁之方言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 此君子小人分路處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 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 此見為仁之機實本於己

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 此言用力者之氣質不同

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 此見無時不在於仁

當仁不讓於師 — 此勉粗知仁而不勇為者

○論仁問答同異

告顔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 此見乾道

告司馬：仁者其言也訒 — 此戒其易其言之失

告原憲：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 — 此但守之而未及於仁

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 此見坤道

告子貢：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 — 此救其悅不若己之病

告子貢：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 此又求之過而不止於仁

告樊遲：先難後獲 — 此告以仁之心；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 此告以仁之道；愛人 — 此告以仁之施

告子張：恭寬信敏惠 — 此舉以為仁之方

按諸子問為仁之道者十而樊遲所問者三諸子問而答之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啓之也樊遲問而答之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進之也朱子以克己復禮為乾道主敬行恕為坤道顔冉之學其淺深高下固可見矣顔冉以下又各因其失而告

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程子此言正是學者切緊工夫其曰只此是學只爭個做得徹與不徹爾

○論知行先後（此朱子答吳晦叔書大全集不載）

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覆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請得而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小大而言則非有以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易文言所謂知至知終皆在忠信脩辭之後是也（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涵養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

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於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概之有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為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闢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諭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為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之

視聽言動四者皆身之用而心則其體也故程子四箴視以心言而聽雖曰本乎天性其所謂知止有定知誘物化者則莫不本於心言以心言而動雖曰習與性成其所謂造次克念戰兢自持者則亦皆主於心程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朱夫子以爲四箴之說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所謂一捧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儻以等閑視之則何益矣因爲圖以示初學云

博文約禮切要

按覺軒蔡先生模曰博文近於致知約禮近於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蓋乎博從上聖賢學問只是此兩事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知崇便是博文禮卑便是約禮知至知終便是博文至之終之便是約禮學問思辨便是博文篤行便是約禮道問學便是博文尊德性便是約禮始條理便是博文終條理便是約禮聖賢之言亘千萬世安有異旨朱子嘗云博文約禮二者須互發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工夫至則約禮工夫愈密但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擔閣都不成次第矣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程子謂此約禮只是淺近說非顏子所學於夫子之謂朱子云博約只是一箇博約其所得淺深却在人如梓匠輪輿同是一樣斧斤拙者則只能斲削而已工者便自巧好此足以發明孔顏博文約禮言外之意

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細星乃天之極天運無窮三光迭照而極星不移故孔子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抱北極左右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朱語錄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个記認所以旁取一小星爲極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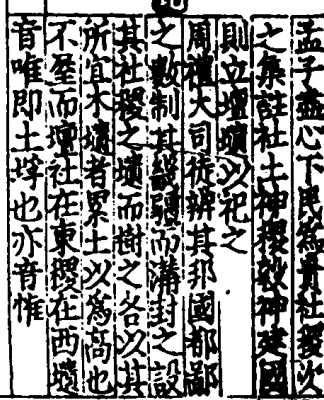
北極圖說

北辰北極也天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南北兩端樞紐不動則謂之極猶户常動而兩頭樞紐常不動則謂之極南極低入

地三十六度常隱不現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現不隱朱子註問及語錄詳矣其地蓋本無星故曰北辰若北斗則星也豈可名曰辰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土也天無星之處皆辰也於此可見北辰非北斗之所在地上七十二度之中北辰在此而二十八宿經星左旋日月五緯右轉常環向其所旁故曰共蓋即子路共之之共也北辰不動而星自共以譬為政以德者無為而人自從中庸所謂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范氏云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繁蓋其妙體孔子之意者也不然秦人法令如牛毛每日衡石以程書為政非不嚴且密也而民日以叛張子曰為政不以德則勞而人不附豈不信哉○二世紀云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十石佰二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者不得休息

五祀奧設之圖

奧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朱子曰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加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按月令春三月其祀戶鄭註云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而祭之既徹更設饌迎尸

于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夏三月其祀竈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竈在廟門外之東其祭先設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如祀戶之禮中央土其祀中霤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祭則設主於牖下亦如祀戶之禮秋三月其祀門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則北面設主于門左樞如祭竈之禮冬三月其祀行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行在廟門之外為軷祭則北面設主於軷如祀門之禮軷音跋道祭也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祭則設主于上按霤說文屋水流也徐曰屋簷滴雨為霤如中霤乃北霤學中庭也從广從霤滴依霤爲儀禮有東霤又有門內霤中霤中宮有名古者室有復穴皆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後因名室之中處為中霤以其居中故為土神杜預曰土正句龍在家則主中霤在野則為社

社稷壇制

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社稷次之集註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

周禮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各以其所宜木壝者界土以為高也不壘而壇社在東稷在西壝音唯即土埒也亦音帷

文公社稷祭儀

州縣社稷壇方二丈五尺出四陛稷壇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鍾長二尺五寸方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壇高各隨方色上蓋以黃土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右出政和五禮新儀第二十一卷中間有印本漸訛州郡法同必有知禮者更檢看又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相並皆南向北社壇石主有上之南方北向壝內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

八佾舞位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朱子曰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如其佾數則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大夫十六人士四人也每佾八人則天子六十四人諸侯四十八人大夫三十二人士十六人也

此係式寄表位圖詳見記注

君召使擯之圖

公侯伯子男擯介之數不同今姑以侯伯之數圖之

侯伯七介

朱子集註擯用命數之半以次傳命○此諸侯朝聘之時主人接賓之禮也周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殷相聘者謂於殷朝之及而相聘也蓋周制五服諸侯每十二年而衆見於天子謂之殷見所謂殷見曰同是也諸侯之於與國亦於是年行聘禮故曰殷相聘是聘禮十二年一講也然聘義又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比年小聘即歲相問三年大聘卻與殷相聘之說異未知何故鄭注聘禮云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若君自朝則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如大行人之文使卿行聘則其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如聘義之說行禮之日賓次于大門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所以不用命數之全者禮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則賓立於庫門之外大門也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賓之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闑東南西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亦相去三丈六尺其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事於賓請事者問其所以來之故也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爲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之命而傳之承擯迤邐傳至末擯末擯傳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擯介從之若卿大夫來聘則主君不親出接但命上擯出而請事其請事也上擯與賓俱進立於末擯末介之間一問一荅上擯入白於君乃相與入君自限內迎之雖有擯介而不以次傳命下於君也

鄉射在序
序以習射爲義
北
堂
及階揖升堂
階
耦進上射左右並
行當階北面揖
射侯
觶
拾
決
立不中門之圖
君
門
棖
闑
行不履閾
朱子曰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
闑之間君出入處也蓋門有闑
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間棖
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
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
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
各有中君出入皆由左出則以
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
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則
以闑西為右入則以闑東為右
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
中則但挨闑旁而行蓋避君出
入處也行時既不敢當中則立
時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皆主於敬
而已

鄉飲在庠
庠以養老爲義
上堂
升歌
鹿鳴
歌魚麗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間歌
合樂
工
笙
笙入
東楹
西楹
司正
外門
庠
拜迎
拜送
歌樂
間歌三終
笙歌三終
合歌三終
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
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
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
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
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六十者坐五十者
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
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與夫仕者以齒序立又設席於庫門之外自堂下各以序行立於庫門外之席質明主人率賓以下先釋菜于先聖先師退各就次以俟速賓○門外速賓賓主以下各就次俟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庫門之外北面東上相者引主人出次(贊儀從)至庫門外速賓賓介少前主人立于門左西鄉賓介進立于門右東鄉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拜賓介以下答拜主人揖賓及介賓介以下皆揖主人先入門左(贊儀從)賓揖介介入門左介揖衆賓皆入門左贊者先之相次之○(序賓再拜)主人與衆賓三揖(入門一揖 當階一揖)一皆贊者唱之至堂下升階三讓主人先升阼階(贊儀從)立楣下賓趨升西階(介從)三讓賓亦升自西階並立楣下各南面司正亦升自西階立于西階之上東鄉教授升自東階立于東階之上西鄉郡僚分立兩廡自教授至衆賓東西相鄉立于堂下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拜合細注

兩拜○祭酒啐酒拜訖相者引主人詣盥洗所盥手洗爵詣罇所酌酒如釋奠儀(贊儀從)復至阼階祭酒啐酒奠爵訖○主獻賓受相者引主人再詣盥洗所洗觶至酒罇所酌酒實觶授執事者至賓席前西北向立執事者分立(主人立于阼階 贊者立于右)次引賓自西階趨就席主人跪左執觶飲賓賓拜一跪受飲爵主人答拜一先與執事者右薦酬酤賓受訖與主人退就席立僎亦就席速賓○(門外速賓)賓主以下各就次俟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庫門之外北面東上相者引主人出次(贊儀從)至主獻儀○(主人酬介)相者引主人再詣洗所洗觶(酌酒)酌酒如前儀至介席前次引介自西階趨就席主人飲介如飲賓儀主人復退就席○(介酬衆賓)相者就介詣洗所如賓儀(介洗一觶 三賓以下)至衆賓之長席前相者引衆賓之長自西階趨就席介跪勸如賓儀衆賓之長跪受立

飲復位次引次賓一人至席前飲如前儀退又引次賓一人至席前介飲亦如之並復位訖介至堂下迎揖衆賓就席主人○(修爵無筭)賓主以下坐訖酒三行每酒一行主人揖賓及介介揖衆賓並禮生唱之○(習鄉尚德鄉飲之禮以正齒)序然士三命一命齒于鄉里言下士以年與衆相次也再命齒于父族言中士七但以年與族人相次不與衆賓序齒也三命而不齒言上士雖父族亦不得齒也

○習鄉飲酒儀序　黄勉齋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衆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睦也鄉閭親睦以杜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

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既敬之至也請坐請坐時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凌犯爭訟之風也降盥降盥潔也辭盥辭洗遜也必坐子立孝也老者坐上少者坐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當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特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壞鄉人之群飲者未省所以飲食修供帳悅辭奴以唯收教修也誨淫也忿然也無非所

鳥數飛也

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

曰習重習也

則說也

者在我故說

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

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

之深而不已焉耳。

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

以語君子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

學——時習——在我——說乎——在心——學之始——理與己合

學——朋來——以人——樂乎——發見——學之中——理與人合

學——不知不慍——在己——君子乎——成德——學之終——理與天合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

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

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

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

有逆理亂常之事。

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

中○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爲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必本而後末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可見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聲下同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語錄問伊川云見賢便變易顏色集註何故只從范氏好色之說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爲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僞爲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從范說爲長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饒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此尊賢取友均朋友之倫而賢賢爲重集註以別將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於親親亦此意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生質之美朱子補此意○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嘗行問學者之事也○游氏曰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行可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於辭之末而重躬行之本也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吳氏名棫字才老建安人子夏之言

[illegible]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語錄子夏此言被此說殺了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正有道可謂好學之類方爲聖人之言○胡氏曰以未學文爲生質有之美者固有人得氣之清粹而無所蔽與理暗合也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黃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皆是以實心存於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博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語錄問既曰君子何故有不重不威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竪起來○輔氏曰人不重學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去聲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語錄忠爲實心信爲實事○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爲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扶又反有物乎眞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是誠則子欲人但就方便說行到盡處自然誠得本原子思孟子則許人本原發以示人也○先師曰不誠無物者人不之此人不誠實則無此事物集註所謂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即不誠無物之實

無友不如己者

儀之間亦可以見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賜貴貨以殖其貨　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衛風淇奧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以力言
以見識言

貧無諂
富無驕

子貢貧富問答

以未若言

以告往知來言

貧而樂
富而好禮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淺深
高下
可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夫子言不患不知者四

不患人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不病人之不己知病其無能也

二十二

論語圖釋卷之一

論語卷之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為政第一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范氏曰

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爲政—以德無爲
居其所是無爲之象
北辰—居所不動
而
天下歸之
衆星共之
其象如此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

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詩三百
以作者言—美頌 風刺—其事有邪有正
以讀詩言—感發 懲創—其用皆歸於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

顏子（知行兼盡）
聖人体段已具
以知言　終日不違如愚
以行言　亦足以發不愚
洞然自有條理
坦然由之無疑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語錄大綱且看這人是為善底人是為惡底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 [illegible]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illegible]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illegible]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 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 ○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illegible]

之意知言如孟子我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窮其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如聖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illegible]氏曰此夫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

視大綱處
觀加詳處
察又詳處
其
所以　求之事
所由　求之意
所安　求之心
人焉廋哉
善惡莫逃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音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
○語錄 [illegible]

學
以溫故言　所學在我
以知新言　其應不窮
以記者言　無得於心
以問者言　所知有限
可以為師
不足為師
意互相發

爲學得失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王道異端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曰非其鬼，謂非其祖考所不當祭者也。義者，天理所當爲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也；於其當爲而不爲，是不爲其所當爲。一過一不及也。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馮氏曰諸夏中國也夏大也 [illegible]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声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通證 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illegible]

語錄 [illegible]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illegible]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声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illegible]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

[illegible]

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此逸詩也

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

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識音志。記也）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illegible] 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illegible]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illegible] 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illegible]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illegible]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illegible]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illegible] 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illegible]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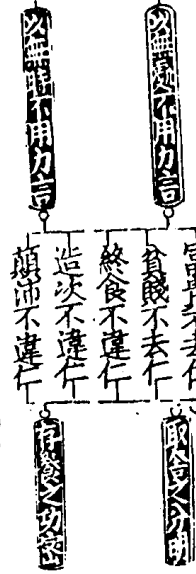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　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

○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過闕之累；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語錄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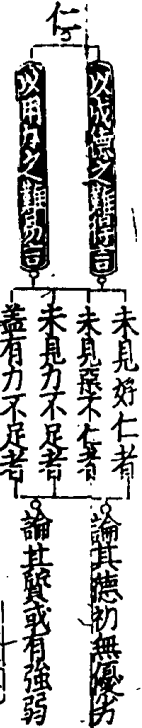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

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易，去聲，下同。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也 ○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声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

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

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忠恕一以貫之
至誠無息是忠
各正性命是恕
動皆天

以〔台〕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以〔親〕以人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際……用也。○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公冶長以下在當時為今人也，孔文子以下古人〕，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

〔通攷〕熊禾曰：前十三章言孔門弟子，十四章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古今賢人，末三章一言夫子之志，一言夫子之學……記者之微意○程復心曰：不深於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以非為己之學。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云齊人〕。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通攷〕……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疏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

南面

以仲弓論伯子言 | 以夫子許仲弓言

寬洪簡重 — 所以為可
居敬行簡 — 未嘗不可
居簡行簡 — 無乃不可

言其簡得其要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復，扶又反，下同。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

○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顔子雖有心過無身過過也然心過難覺當制之於心而已○胡氏曰右專說不貳過

或曰伊川先生十八歲時在太學胡安定以顔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伊川此論稱賞之即以學職處之

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顔子爲好學顔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下文言學之道學之得其道皆是此意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語錄問儲精曰精是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語錄本是本體眞是不雜人僞靜是未發便是靜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眞未發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此言其本靜故於此言動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語錄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他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語錄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

行路○饒氏曰用工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約底準則四勿便是約底工夫○饒氏曰眞字即周子太極圖說無極之眞是也五性即天地之精而不雜於人僞則得其養而不鑿則是中底

程子言眞自周子太極圖說五行之精周子說眞而後說精程子言精而後說眞周子先說精而後說眞說天地之精故先說精程子言人物之生自天地以來

是本如此故先說眞而後說精周子說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程子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即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也性感物而動則七情出七情出而益蕩則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之事也程子說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學者克己之事也 通攷 二說曰一以中正仁義爲主收其情使合於中是約其情則又曰明諸心知所往克己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踐履之事也是工夫中是準則

若顔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顔子之學矣

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過自然不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

以夫子自言 —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 此自然之[illegible]

好學 — 以顔子可許言 — 不遷怒不貳過 — 此克己之功
以夫子必許言 — 無求安飽敏事愼言 — 此篤行之力
以學者可許言 — 日知所亡無忘所能 — 此日新之效
可謂好學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之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去聲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以私交此必夫子爲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子路使子羔爲費宰之類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胡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爲邑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去聲下同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敎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語錄此見得聖人於小處也區處得盡這便是一以貫之○饒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事類而合爲一章○先師曰一段字可斷

知仁體用

本旨既終 本末全旨

山水 動靜 樂壽 動靜 樂壽

言其性 言其用 言其效 言其[illegible] 言其[illegible]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强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以所習之政俗 齊俗功利夸詐—伯之餘習 魯重禮教崇信義—王之遺風 有美有惡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以物之形失[illegible] 齊革伯習旅王化—可至於魯 魯君振頹綱修廢禮—可至於道 有難有易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 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 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聖仁之別
以聖人之心言 博施濟衆 此聖之地
以仁者之心言 立人達人 此仁之体
以恕者之心言 能近取譬 此仁之術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隠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 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入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

……至薄者。……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

○程子曰弘而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人……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〇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爲山爲學之譬

以爲山言　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以平地言　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皆在我而不在人

論語九卷十五

〇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群弟子所不及也

顏子爲學

以群弟子所不及言　語之不惰　心解力行

以夫子所深惜言　見其進　未見其止　自強不息

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〇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爲學成名

以苗而不秀言　質美而不能學

以秀而不實言　雖學而不能成

貴於自勉

〇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聖人警勉後進

以後生言　年富力強足以積學所以可畏

以四十五十言　不能自勉老而無聞亦不足畏

論語卷之十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聲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去聲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朱子曰：伊川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語錄：鄉黨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illegible]

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通攷] [illegible]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去聲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illegible]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便，旁連反。下同。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illegible]

孔子言貌不同
- 以於鄉黨言 — 父兄宗族之所在。恂恂似不能言
- 以在宗廟言 — 禮法之所在
- 以在朝廷言 — 政事之所出 — 便便言唯謹

此第一節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illegible]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illegible]

先嘗則餘當以頒（分）賜矣或問席不正不坐豈以賜食而後正之曰席斜則正矣至此又正以爲礼也

曲礼主人請入爲席矣賓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愼之至耳。饒氏曰賜食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也

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許六反）之

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饒氏曰所賜既殊所惠亦異若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扶晩反）

周禮王日一擧（古註云殺牲盛饌曰擧 案每日一擧盛饌也）膳（時戰反）夫授祭（飲食必祭授王）所祭之物品嘗食（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去声）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張氏曰礼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祭君之客已也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声 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天地生物之氣始於東方）病臥不能著（陟略反）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語類玉藻云君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礼。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礼況有疾而君視之乎[illegible]朝服拖紳蓋礼之變也亦礼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〇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事君之禮
- 以賜食言 正席先嘗 所以重君賜
- 以賜腥言 熟而薦之 所以榮君賜
- 以賜生言 必畜之 不敢廢君賜
- 以侍食言 君祭先飯 不敢當客礼
- 以視疾言 朝服拖紳 不敢失臣礼
- 以召命言 不俟駕行 不敢稽君命

第十三節

〇入太廟每事問

重（平声）出

〇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也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爲朋友者不任其責則將誰任之哉檀記故曰於我殯此蓋記一日字必嘗有是事人莫與爲殯也下亦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上殯於堂者其賓客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車馬不拜以義也祭肉以拜礼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饒氏曰此節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既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爲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朋友以義合
- 以死言 無所歸於我殯 所以盡義
- 以饋言 非祭肉不拜 所以處義

第十四節

〇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去声）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饒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則散而神不斂故所以自少安乎容儀也若容則拘而氣不舒若寢而尸則過於拘居而容則過於寬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形甸反）前篇洪氏曰狎與習熟謂昔所謂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不相識者也此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則素所親比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書泰誓）而王者之所天也[附通]前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者人資而生者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附通]周礼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

〇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〇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死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
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
列言後謙辭 ○胡氏
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
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
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
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
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
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
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
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
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論語十一卷六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以有不可
不知皆切問也
誠敬足以事人則必能事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
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夫子告之如此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声)

言不妄發發必當(去声)理惟有德者能之也○張氏曰有中二於理可見閔子誾誾之氣象如言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則有雍容和悅之意○饒氏曰觀此章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直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先師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與因閔子而可見則仁人之言其利博然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非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長府
- 以仍舊言　得已則已　何必改作
- 以改作言　勞民傷財　不如仍舊

〇此中理之言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illegible]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七到反)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illegible]

子路
- 以氣質言　剛勇有餘　中和不足　是以有殺伐之聲
- 以學問言　已造高大　未入精微　不可以瑟不敬之心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声)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illegible]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声)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知(去声)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音扶)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illegible]

師商賢否
- 以師言　才高意廣好爲苟難　常過中
- 以商言　篤信謹守規模狹隘　常不及

〇失中一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爲去声)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爲季氏宰又爲之(去声)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去声)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illegible]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

致死焉

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

則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

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

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仲弓問仁。
- 出門如見大賓
- 使民如承大祭
- 己所勿欲勿施於人
- 在邦在家無怨

仁之道自備

仁之效可考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仁。

以言之訒言 — 有所忍而不易發
以德之涵言 — 有所存而不苟動
皆心德之自然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問君子

所為無愧 — 自不憂不懼
內省不疚 — 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

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兄弟。

以司馬牛之言觀 — 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以子夏之言觀 — 四海皆兄弟何患無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貢問政

以人情言
以民德言

足食　足兵　民信
去食　去兵　民信

以序言之　民食為先
以理言之　民信為重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文質之辨

質而已矣　何以文為

文猶質也　質猶文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

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國用：以二言財取其一 —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以二言財取其二 —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 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論語十二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崇德辨惑：以誠言 — 主忠信；以補過言 — 徙義 — 此所謂崇德；以蔽於私言 — 既欲生又欲死 — 非所以辨惑。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論語十二之十六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

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

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富盛也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

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友 ─ 以輔仁言 ─ 忠告 ─ 乃責善之道
　　　　　　　 ─ 善道
　 ─ 以義合言 ─ 不可則止 ─ 有取辱之幾

君子 ─ 以會友言 ─ 講學 ─ 道益明 ─ 此知之事
　　 ─ 以輔仁言 ─ 取善 ─ 德日進 ─ 此行之事

論語卷之十二

論語卷之十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

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人必不肯比至無父之人若輒有欲敗[illegible]夫子[illegible]先与所以知此彼方与[illegible]若輒不能然所天子決不盈之臣矣○子路之寫人[illegible]未違於下[illegible]不是[illegible]孔俚即出公之黨[illegible]不以出公為非救其事[illegible]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為迂也○饒氏曰[illegible]註引胡氏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為萬世綱常作主使亂臣賊子所警懼故特若之其實欲行此須是孔子為尚[illegible]物而有推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為之則可

為政

以[illegible]事之[illegible]言

名不正

言不順

事不成

以非今日之急務

以其終必[illegible]言

禮樂不興

刑罰不中

民無所措

實乃為政之通弊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稼種五穀曰稼種菜蔬曰圃（圃言吾不如[illegible]雖不顯拒之已微拒之矣）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此小人是以位而言者下文樂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此是自此小人上推稱而對言之南軒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声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游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使其疑則必問矣）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復扶又反下同）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

有在也（饒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爲之耕稼者以自耕稼哉○黃氏曰貧而爲老圃之事亦未爲過者樊遲之志豈亦有爲許行之說者而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

大人小人之事

以樊遲所問

請學稼

請學圃

小人之事

吾不如老農

吾不如老圃

懸其志陋

以夫子所[illegible]

上好禮

上好義

上好信

大人之事

民莫敢不敬

民莫敢不服

民莫敢不用情

各以類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声）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可知風俗之盛[illegible]）

[illegible]

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程子曰窮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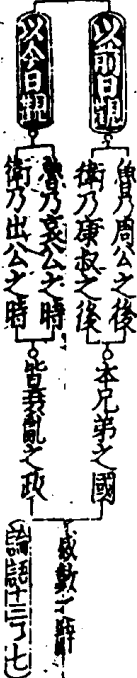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舉詩以例其餘爾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遲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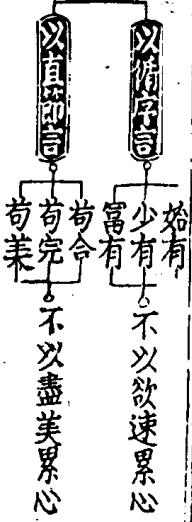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論語十三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

○葉公問政

葉音義並見第七篇 見形甸反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莒音舉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

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貢問士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聖人設教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皆去声）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声 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

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論語卷之十三

論語集註卷之十四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考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所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論語十四卷八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威公譎正之異

以王道譎

以霸道譎

威公心皆不正

晉文譎而不正

齊威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皆為是說可謂襄侯○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因而不在

之文而爲之說曰衣裳之會九辟則兵車之會也公殺以家

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

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其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

不爲遂仲之不兄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不因非于仲

之生而來忽之死也○語録仁之二字以德而言則以心無

私而事當卑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羅以人有思有惠

便可孫之初不計德之如向也○仲之仁足證憂至精瑕則

頗子二月之後或違之○如漢高唐太未可讀之仁人然戰

国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未殘豈尤甚太

宗出而掃除以陂貞觀之治此二君之豈非仁者之功耶仲之

功亦爲是也伐聊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

之安存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仁者

之功亦足以爲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雖而憂死爲難故大

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勇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子

而箴之也○祭氏日子路牽忽之死仲之不死是以忽爲矜

身成仁仲爲未仁夫于答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婦仲

之仁乎是以忽仲此而言之非說許仲以仁也下章匹夫婦

之稱亦指

忽而言

管仲

- 以其德言 ─ 忘君事讎忍心害理 ─ 不得爲仁
- 以其功言 ─ 尊周攘夷利澤及人 ─ 誰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爲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管仲之不死爲猶可而以其相桓爲已甚而非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上聲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語録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

其心而不其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君有可疑者

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掩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追聖人翁

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疑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

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得固不可同語若以當時大六比之

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戰髮可畏治之少繁則中因

皆慮夷從拔曰微管仲吾其衣髮在衽矣○衰氏日只爲子

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被齊其功以告之甚二子周管

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馬氏曰劉定公稱禹禹之功曰

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以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

衽則管之功大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壹計反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通證】後漢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知之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通證】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驕蹇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去聲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

【通攷】吳氏曰程子以

糾爲桓弟而杜預說之然兄本公穀莊荀等書而程子從春

秋經文及淮南厲王傳中齊桓殺弟之語春秋經書糾而小

白以齊與桓十一年書突書鄭忽同例不然相爭魯納

而小白從國從書入是則小白之立而糾不當立明矣諸若

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去聲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通證】唐書王珪傳建成爲皇太子珪爲中書舍人遷中允太子與秦王有隙帝以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宗即位召拜諫議大夫○魏徵傳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之曰爾閒吾兄弟何也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

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輔太宗致太平則

説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功則可之大若又問孟子可以死可

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得可以無死則前之可

者爲不可矣曰便即足比慮○問仲始同糾誅說何可況之

道而桓兄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程蓋仲遂糾之傳然非糾之

民乃齊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仲但仲之罪乃

在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以爭自是其不死路知前之爭

爲不義而非求爭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所其

仁以爲不死之未仁不死死合之仁也答子貢非仁之問曰

云云豈若云者見以仲之不死過於死此故皆以稱子之說

爲止而以召忽之死爲守節仲之不況爲改過先生曰此論

録問程子可也可也二論曰前

其善但仲之義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與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

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則為天下正於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文子三善

以知人言　不自蔽而薦家臣於朝　所以為知

以忘己言　不自尊而同家臣於朝　所以為公○可以為文

以事君言　不自私而升家臣於朝　所以為忠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下同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衛

以其君言　靈公無道　其行不可述　宜其喪

以其臣言　圉治賓客　鮀治宗廟　賈治軍旅　其才皆可用　奚其喪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自不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声）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声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 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声）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声）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扶又反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音扶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謂之鳴夷夷即蹲也 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illegible]

原壤
- 以夭佚言 — 放於禮法
- 以不孫無述言 — 無一善狀
- 以老而不死言 — 敗常亂俗

所以爲賊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之稱冠去聲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令平聲觀長少之序長上聲少去聲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illegible]

闕黨童子
- 以居於位 — 老者而無禮
- 以與先生並行 — 少者而無禮

非求益所以爲[illegible]

論語卷之十五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通攷 [illegible]曰此篇多記出處前三章[illegible]爲在陳一時之言餘亦多記夫子言行與門人問答之辭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行音杭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復扶又反

[illegible]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illegible]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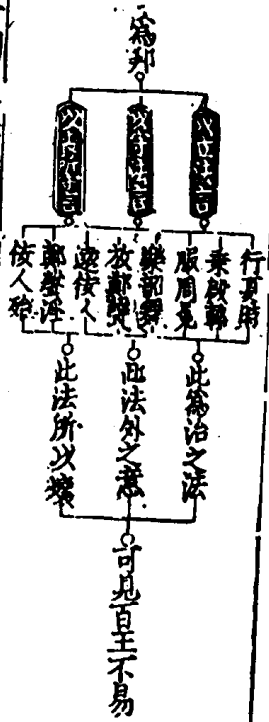
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禮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謂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顔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

樂，治天下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顔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尹氏曰……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時之遠近者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方足○馬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

遠慮近憂
- 以地言：不在千里之外 必在几席之下 —— 蘇氏說
- 以時言：不思久遠之危 必取旦夕之禍 —— 南軒說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声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歎[illegible]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与之与平声

竊位言不稱去声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

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臧文仲竊位
- 以不知賢言：是謂不明 —— 其罪小
- 以知而不舉言：是謂蔽賢 —— 其罪大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声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去声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後爲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 以躬自厚言：責己也重 —— 身益脩
- 以薄責於人言：責人也輕 —— 人易從

所以遠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声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如之何
- 以不曰如之何言：此未然之前
- 以吾末如之何言：此已然之後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声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羣居終日
- 以言不及義言：放辟邪侈之心滋 —— 無以入德
- 以好行小慧言：行險僥倖之機熟 —— 將有患害

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声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

餘然，遜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illegible]

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意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貢

- 以非爾所及言 — 不欲加己亦無加人 — 此仁之事
- 以終身可行言 —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 此恕之事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聖人直道之故

- 以吾之於人言 — 未嘗毀譽其惡 — 惟欲直道
- 以三代之時言 — 所以善善惡惡 — 無非直道
- 以斯民之人言 — 不可枉其善惡 — 但當直道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偸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

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爲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此說在博學審問之後……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思學得失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君子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易去聲）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學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illegible]

以君子言：不可小知——細事未必可觀；而可大受——材德足以任重。
以小人言：不可大受——器量淺狹；而可小知——必有一長。
○此觀人之法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勉人爲仁之語
以輕重言：無水火不過害身；不仁則失其心——○尤不可一日無仁
以利害言：水火有時殺人；仁未嘗殺人——○何憚而不爲仁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

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illegible]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illegible]

貞諒
以貞言：義既精，不期而固——所謂大人惟義者是
以諒言：不擇邪正，必信不易——所謂匹夫之諒者是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illegible] 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illegible]

事君
- 以敬其事 —— 修職盡忠 —— 先事之意
- 以後其食 —— 不先求祿 —— 後得之意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有教無類
- 以性言本皆同 —— 無有不善 —— 天命之正
- 以習言有不同 —— 有惡有善 —— 氣習之染
- 以教言又皆同 —— 可復於善 —— 變化之妙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以子張之問作論語者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吳氏曰論語中諸子張之問此為多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

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論語輯釋通攷章圖卷之十五

論語卷之十六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 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 通攷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為去聲 斂去聲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 焉於虔反 相去聲下同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声）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 [illegible]

○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才大不同孟子以理言程子以氣言也）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 [illegible] 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 [illegible] 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illegible]

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声）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illegible]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illegible]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

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禮樂
- 以本言　唯敬與和　不可遺其本
- 以末言　玉帛鐘鼓　不可專事其末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 以色厲言　盜名
- 以內荏言　無實
- ○譬猶穿窬　常畏人知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注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 以色厲內荏言　色厲內荏　尚畏人知
- 以鄉原賊德言　鄉原　肆行無忌
- ○二者不同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語錄

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不視一世未治，常恬然無憂。〇通曰：聖人之仁，至於天命，亦無如之何。仁者以天下為一體，以天下為心，不以沮溺之心為心。張子又發出聖人之心，全是個仁，這是說出骨髓處。

子路問津

以沮溺之言觀——天下滔滔誰以易——此謂辟人不如辟世

以夫子之言觀——天下有道不與易——此謂不可絕人逃世

〇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去上聲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食音嗣。見賢遍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〇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子路遇丈人

以見其一時之意耳　以知長幼之節

以識為夫子之道　不知君臣之義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太伯同竄荊蠻者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illegible]以知人也。○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亦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二十

孟子

孟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趙氏名岐字邠卿東漢京兆人 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illegible]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

者（此聖道之所以絶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先則反）路孟子辭而闢之廓（苦郭反）如也夫（音扶）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音朱）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去聲）此也（發明曰自云楊墨行至安在其能廓如也皆是以孟氏辭楊墨之禍只着向無孟氏二句辨而斷之以孟氏功不在禹下者禹之功在洪水楊墨之禍甚於洪水洪水溺人之身楊墨溺人之心溺人之心甚於溺身故也）（通）（後漢南蠻傳云衣裳斑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明之聲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輔氏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與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聖賢可力至之切當非深識變之所能及其學已到聖處其英氣未化有圭角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比其權度審矣）○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平聲）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求復其本然而充其善養而無害則不流於惡言養氣資質不美者可以自勵道其養而無餒發揮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音洛）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形甸反）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英氣……圭角……溫潤含蓄……）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或問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歐陽永叔（廬陵人名脩）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以此斷二帝三王之治與後世所以不同……）

（白蕭詩）

孟子集註序說

孟子章圖纂括總要

林隱 程復心 子見 學

孟子問答弟子			
孟子			
樂正克	季孫	彭更	屋廬連
公孫丑	子叔	萬章	滕更
孟仲子	高子	公都子	盆成括
充虞	徐辟	咸丘蒙	
陳臻	陳代	浩生不害	

此圖依古註編次而集註所謂季孫子叔不知何時人浩生不害盆成括並不稱弟子只滕更言來學而趙岐明称弟子古註又不述諸侯考證

○孔子專言仁

以理言只是一生 仁

春	生意之生	仁	仁之本體
夏	生意之長	禮	仁之節文
秋	生意之收	義	仁之斷制
冬	生意之藏	智	仁之分別

○孟子兼言義

以氣言只是一陰陽 仁義

東	溫厚之仁氣
南	禮 仁之著
西	嚴凝之義氣
北	智 義之藏

四端之性。孔子只言仁以專言者言之也。朱子曰。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為心之全體。卻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又曰。仁是箇生底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一時之氣。然春生之氣皆通貫於其中是也。孟子兼言仁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

義字。蓋一心之中仁義禮知各有界限。而仁義兩字又是箇大界限。如造化流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是也。故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天地之義氣也。言仁義則禮知實在其中。禮又是仁之著。知又是義之藏也。

張子天道性心之名

天	道	性	心
氣體無迹	氣化有形	以有形氣	理靜兼該
由太虛有是名	由氣化有是名	合虛與氣遂有是名	合性與知覺有是名
中涵至理	莫不載道	具無迹理	氣動皆知
此以上就造化說		此以上就人說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論孟子盡心說太和篇詳見集註。太虛無迹只是一氣而理寓焉。其為天之形體不過是積氣蒼蒼茫茫。初無形質。其中升降動靜感遇聚結却無非理。此由太虛有天之名。才說天便是說理。朱子訓蒙絕句曰。氣體蒼蒼故曰天。其中有理是為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語錄又曰。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圈子。下面氣化便是陰靜陽動。上面太虛是氣涵無迹之理。下面氣化則理附有形之氣。氣既成形。形而為人。故莫不有當然之道。如君臣有君臣之道。父子有父子之道。無這君臣父子則無安頓此道理處。此由氣化有道之名也。此以上乃是說造化之所以然。人物之所從始者。其下說性與心却是就人上論。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理與氣合生此人物。人物得之遂成此性。此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也。故朱子訓蒙絕句又曰。謂性者無它義。只是蒼天命理名。論性固當惟論理。談空求理又非真。性之所有仁義禮智渾然皆理。却不成是死定無用之物。故其氣之虛處有許多聰明視聽作為運用。是謂知覺。由靜而觀。仁義禮智具於其心而為性體。由動而觀。聰明知覺發於其心而為情體。此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也。朱

子絕句又曰性外初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妙用由
斯出故主吾身統性情天也道也性也心也皆一理也其妙於
無迹者則言天其托於有形者則言道其賦予於人者則言性
其存主於人者則言心知此則張子之名義可知矣

○又張子天道性心之說

張子所謂云云者自然之理未離於氣故由太虛有天之名也
陰陽迭運大理流行故由氣化有道之名也太虛理也非氣無
所麗陰陽氣也非理無所本合虛與氣而後有性之名蓋天之
所賦人之所受皆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猶周子所謂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性純乎理知覺雜於氣純
乎理則仁義禮智之粹然雜於氣則知覺運動之蠢然合理
與氣而有心之名所以當養天理之正而察人欲之幾也程
子曰心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朱子曰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心
者性情之主又曰孟子言仁心義心是心之統乎性也又曰
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心之統乎情也張子所謂心統性情
是也切謂兼理氣以言心則純粹之中不可不矯其揉雜之
氣統性情以言心則定靜之中不可不謹其發動之情然四
端理之發則體用之相貫七情氣之發則善惡之相反不可
不審也

○天地氣質之性

孟子謂性善謂才可
以爲善程子謂性之
本謂極本窮源之性
謂萬物一源皆天地
之性也學者能性之

性

天命

人稟

孔子謂性相近也告
子謂生之謂性程子謂
才有善不善氣質之
性所稟之性皆氣質
之性也學者求反之

右所論天地氣質之性如天命之謂性性即是理此原有生
之初渾然一本之性無有不同者物所受爲性性托於氣故
有既生之後散在萬類之性多有不同者無不同純乎理故
名天地之性有不同雜於氣故名氣質之性然非天地之性
自是一性而氣質之性又自一性也天地之性實不離乎氣
質之中所以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
性存焉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此性之所以相近也不善者
反是此習所以相遠也(前面孔孟及程子張子所說分明白定)
學者求化其所以爲氣質者而善復其所以爲天地者則由於
勉心忍性之功(此性字是氣質之性)以進於存心養性之地(此性字是天地之性)
其果不善乎

○又天地氣質之說

天地之性天之所與我以生者氣質之性生而爲氣所拘者歷
考經傳之中所以言性者多矣自張子之有是言也而後性之
說始定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以氣質之性言也夫子
不能不言之者論性不論氣不備故也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此
以天地之性言也孟子所以極言之者論氣不論性不明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性不自立依氣而形形既生矣氣或拘
之故得其氣之正且明者性亦隨之而正與明得其氣之偏且
昏者性亦隨之而偏與昏此所以爲氣質之性也然氣質之性非[illegible]
質矣天地之性而氣之偏正昏明者不能不間之耳非又別有一
性也若能學以知之則偏者可正昏者可明矣有不復其天地
之性者所謂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是也大學有曰性則有
是情子思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此論情之發於天地之
性者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則天地之性)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此論情之接於氣質之性者也至論其才則亦有不同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此論才之本於天地之性者也程子曰才本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此論才之出於氣質之性者也孟子於問性而答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論者或曰情不無善惡才固有賢愚也孟子之言不幾妄乎噫此所以必原張子天地之性而後可以明孟子之情之才之善也況告子之謂性無非以其稟於氣者而言孟子析而辨之則無非以其命於天者為說是以於情於才雖或言之少異而其本未嘗不同也故嘗論之情不離性性動而後見才不離性用而後[illegible]知仁之性具矣動之則為惻隱之情用之則親親仁民[illegible]也義之性具矣動之則為羞惡之情用之則事君敬長皆其才也此所以其情可以為善也此所以為不善非才之罪也雖然情皆性之動然必有形生焉而後動可見也才者性之用然必有氣合焉而後用可知也指於形則情或有不善者專指於氣則才或有不善者矣然則孟子程子之言果有異乎學者不以天地之性本無不善自有而必加省察矯揉之功又不以氣質之性終或不善自疑而益致勉修克治之力若然則戒謹恐懼以至於必慎其獨而吾所謂省察矯揉之功果至矣擇善固執以至於弗得弗措而吾所謂勉修克治之力果盡矣中庸之所謂率張子之所謂善反不在茲乎

○論心統性情

寂然不動為性

心 統性 統情

感而遂通為情

未發之性		已發之情	
稟木之秀	具愛之理	惻隱之心	仁之端
稟火之秀	具敬之理	恭遜之心	禮之端
稟金之秀	具宜之理	羞惡之心	義之端
稟水之秀	具別之理	是非之心	知之端
稟土之秀	具實之理	誠實之心	信之端
為心之體		為心之用	

所謂心統性情者言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於其秀而五性具焉於其動而七情出焉凡所以統會其性情者則心也故其心寂然不動為性心之體也感而遂通為情心之用也張子曰心統性情斯言當矣心統性故仁義禮智為性而又有言仁義之心者心統情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情而又有言惻隱之心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心不統性則無以致其未發之中而性易鑿心不統情則無以致其中節之和而情易蕩學者知此必先正其心以養其性而約其情則學之為道得矣

○論形氣心理偏全

局於氣稟 五臟各備一理 各得其偏

肝之神	有仁之理
肺之神	有義之理
心之神	有礼之理
腎之神	有知之理
脾之神	有信之理

本於虛明 一心自備五性 獨得其全

惻隱心	為仁之端
羞惡心	為義之端
辭遜心	為礼之端
是非心	為知之端
誠實心	為信之端

五臟局於氣氣以類配形故木之氣為肝之神有仁之理金之氣為肺之神有義之理火之氣為心之神有禮之理水之氣為腎之神有知之理土之氣為脾之神有信之理此五臟所以各具一偏之理也五性具於心心以虛會理故具仁之性而成惻隱之心具義之性而成羞惡之心具禮之性而成辭遜之心具知之性而成是非之心具信之性而成誠實之心此一心所以自備五常之性也

○論五常不必言健順

氣 妙合

木之行 火之行 金之行 土之行 水之行 均陽之氣 均陰之氣

理 真 靜

仁之性 禮之性 義之性 信之性 知之性 均健之理 均順之理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其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以為健順仁義禮知之性或問二子之說有言五行五性而不及陰陽健順者有兼陰陽健順而言者竊謂朱子之說推明天地造化之原而不離乎陰陽者故其於人也原之本於陰陽之氣流於五臟則為木火水金土之行

公都子問性善之說
形色天性
性善
形
色
天性

四端性體
四端情體
性品氣品之別
性品無二
氣品有三
仁
義
禮
智
知

塾庠序圖
宗寢
房
房
東夾室
西夾室
東廂
西廂
東序
西序
東坫
西坫
堂
庭
東塾
西塾
內門
外門
閾
明外閾廟

商建國圖
王畿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此公侯之國方百里者三十
此伯之國方七十里者六十
此子男之國方五十里者一百二十
附庸
公侯之國方百里
伯國方七十里
子男方五十里
按馬希孟解曰九州方千里者九共一為王畿八州各方千里以開方之法計之蓋方里也州建百里之國三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公侯之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有奇伯之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子男之國也合一州而計之建二百一十國封地八千九百四十里猶餘一千六十里為附庸
地方千里為一百个方百里內除三十个百里為公侯之國猶有七十个百里存在
又將三十个百里為方十里建七十里之國六十个七七四十九每一國用四十九个十里以六十國通計用二千四百九十个外猶剩方十里者六十个為附庸之國先餘七十个百里除三十个分封此伯國猶四十个百里存在
又將三十个百里為五十里之國一百二十个一个百里之國為五十里之國凡四个五五二十五每國計二十五个十里以五十百里分得四十个五十里國凡三十个百里剩得百二十个子男之國外總剩得方十里者一个并前剩六十个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

周制王諸侯城郭圖

匠人營國方九里謂王之中城也不然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又有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矣春秋書城中城説者以爲内城之外又有郭今王城九里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如孟子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是言子男之城也詳按今次都城之制大畧多從周制而北門獨去其一通十一門云

周制王國經緯涂軌圖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注云東西之道爲經南北之道爲緯經緯涂容九軌謂轍廣也每軌八尺九軌七十二尺每涂計廣七十二步男由右女由左車由中王宮居中經經涂之外有環涂〻〻容七軌即五城外之道也今次都城盡合此

明堂位制

明堂在國之陽三里外七里内丙巳之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東西凡五室南北亦然上圓法天下方象地八牕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階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四廟九室共十三位此周公明堂定制也見礼明堂位詳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尚書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四朝者朝京師巡守之年則朝于方岳之下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天子五載一巡守周之制侯甸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天子十二歲一巡守巡守者自上察下也述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諸侯六年一朝

諸侯朝天子曰述職

一年侯服朝
二年甸服朝
三年男服朝
四年采甸服朝
五年衛服朝
六年蠻男甸服朝
七年
八年甸采服朝
九年男服朝
十年衛甸服朝
十一年
十二年采男侯甸衛皆從王巡守

春朝　夏宗　秋覲　冬遇

侯東來　侯南來　侯西來　侯北來　每年一見
甸東來　甸南來　甸西來　甸北來　二年一見
采東來　采南來　采西來　采北來　四年一見
衛東來　衛南來　衛西來　衛北來　五年一見
蠻東來　蠻南來　蠻西來　蠻北來　六年一見
男東來　男南來　男西來　男北來　三年一見

三代制民之產

夏后貢
殷人助
周人徹
皆什一也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詳見後圖

三代明倫之教

夏曰校
殷曰序
周曰庠
學共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鄉學皆於農隙而業擇鄉大夫有德行而致仕者教之養老序射皆校學教人之事特三代欲異其名故義不同耳國學則同謂之學言學則庠校序皆舉之矣鄉國雖有異同其所以明人倫之教則一也

○論各代學校異同

四代之學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曰序夏后氏之序也曰瞽宗殷學也曰泮宮周學也○周五學大學曰辟雍承師問道東學曰東序春誦夏弦秋冬學羽籥養老乞言西學曰瞽宗秋學禮記先賢於此南學曰成均大合樂於此北學曰上庠冬讀書於此○唐六學國子監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宋五學國子學太學武學律學算學○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也異名四代相變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亦如之

仕者世祿之地

周制井田之圖

遠郊内外地四同四郊十二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都地三十六同分甸地為六遂餘為公邑蓋以賜者為采地以不賜者為公邑○朱子曰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厚之至也

耕者九一之法

朱子曰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九一井九夫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則方十里折為六十四井出稅三十六井治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里為一同都計万井九万夫内取六十四个六十四井計四千九十六井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又下六十四个二十六井計二千三百四井二万七百二十六夫治洫又三十六个方十里計三千六百井三万二千四百夫治澮故井田之法備於一同

商井田制

七十而助

周井田制

百畝而徹

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　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

井十為通　通十為成　成十為終　終十為同

野郊外都鄙之地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

【野】九一而助

助法遂收其所入以爲君子之禄食也

國中都民之内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

【國中】什一自賦

什而自賦其一以充国之用蓋用貢法即周之徹也

此分田制禄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

如卿授田六十邑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二千畝也古者

【卿以下】圭田五十畝

用禄皆是助法之公田圭田恐亦如此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

一夫父母妻子以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

【餘夫】二十五畝

年十六受田二十五畝俟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

此世禄常制之外又有此以厚君子也

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此以厚野人也

周制井邑之圖

邑方二里二二爲四非積三十六夫乘地制井田之

四井爲邑 三千六百畝

井 九夫 井 九夫 井 九夫 井 九夫

稅異於鄉遂謂之邑則民以里居四井同邑故也

丘方四里四四十六井一百四十四

四邑爲丘 一万四千四百畝

邑 邑 丘 邑 邑

夫謂之丘則民以族葬四邑同兵故也

甸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積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計三十六井積三

四丘爲甸 九百畝

旁加一里 丘 丘 甸 丘 丘 旁加一里

百二十四夫治洫共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縣方二十里積四百井三千六百夫内二千三百四夫出稅二千一百九十六夫治洫

四甸爲縣 三十六万畝

甸 甸 縣 甸 甸

蓋大夫家邑也。此出稅者即如甸之數此治洫者比甸則四个三百二十四夫之數

都方四十里四四一千六百井積一万四千四百夫内又旁加十里計九千三百十六夫出稅五千一百八十四夫治洫蓋

四縣爲都 百四十四万畝

縣 縣 都 縣 縣

王子弟卿大夫采邑也。此出稅者即四縣之數此治洫者比縣則四个一千二百九十六夫之數

四都方八十里八八六十四百井又旁加十里三千六百井爲同六井二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

四都爲同 九百万畝

旁加十里 都 都 同 都 都 旁加十里

稅二千三百四井二万七千三百二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万二千四百夫治洫。此出稅者即四都之數此治洫者比都則四个二千百九十四夫

遂溝洫澮之圖
每成之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
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
畎
遂
溝
洫
壹同之田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曰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九澮共入大川
洫
澮
每一同
當百井
成
三

六鄉之圖
比出軍五人閭出二十五人族出百人黨出五百人州出二千五百人鄉出万二千五百人六鄉之地共四同計四万井三十六万夫地
鄉師上大夫一人
州長中大夫一人
黨正下大夫一人
族師上士一人
一万二千五百家爲鄉
二千五百家爲州
五百家爲黨
百家爲族
二十五家爲閭
五家爲比
六遂之圖
六遂之地十二同十二万井百卌八万夫除七万五千家受田
遂有中大夫一人
縣正下大夫一人
鄙師上士一人
酇長中士一人
里宰下士一人
一万二千五百家爲遂
二千五百家爲縣
五百家爲鄙
百家爲酇
二十五家爲里
五家爲鄰

王畿鄉遂采地之圖

六鄉四同六遂加八爲十二同家削加八爲二十同

邦都三十六同王親子弟所食各百里餘爲公邑大夫監之賦曰邦都之賦

邦縣二十八同四百里王次親子弟所食各五十里餘爲公邑

家削十二同三百里王疏子弟所食各二十五里餘爲公邑削家田也亦作稍所教切

六遂十二同二百里

遂内曰邦甸之賦

一同

六鄉四同二百里四万井

一同

邦都　邦縣　家削　六遂　六鄉

王城九經　九緯之内

三十六万夫除賈官牛牧田

一同

一同

万外爲公邑以中大夫治之如州長謂邦甸之賦

六遂十二万井百卅八万夫除七万五千家受土五

地各食二千五百井以大夫治之謂家削之賦

家削三千万井百八十万夫餘封王卿大夫親子弟

各五十里外餘爲公邑使下大夫治之謂之邦縣之賦

邦縣二十八万井二百五十二万夫除封王卿次親子弟

邑使下大夫治之正所謂邦都之賦諸賦各取任地與餘財非取於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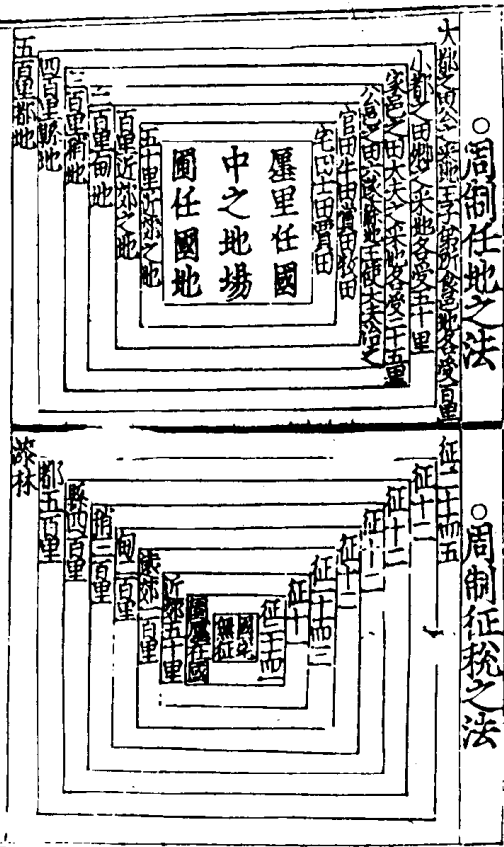
邦都三十六万井三百二十四万夫除三公及王親子弟各百里外餘爲公

邦縣加八爲二十八同邦都加八爲三十六同井亦如之

藉田耕助之圖

千畝

百畝

孟子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即藉田也藉者借也借民力而耕之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春之月天子帥三公諸侯九卿親耕于藉田以祈社稷天子三推諸侯九推祈社稷者礼王爲民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在藉田中藉田所祈也

按周禮冬官下載注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礼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人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司馬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圭之言潔也以謂之士田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又曰列國一同

周室班爵之制

五等通於天下	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一位	君一位
公一位	卿一位
侯一位	大夫一位
伯一位	上士一位
子男同一位	中士一位
	下士一位

周室班祿之制

王畿之外以諸侯之祿各有差	內畿之內卿大夫士之祿以諸侯爲差
天子	
公侯	卿 視侯
伯	大夫 視伯
子男	元士 視子男
附庸	中士下士 視附庸

按王制班祿與孟子所言不同王制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

附庸恐出於漢儒之傳會而孟子只言嘗聞其畧朱子以為不可考則闕之可也王制又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言內諸侯即天子畿內之卿大夫士所受之祿如諸侯之地而不世其傳者也外諸侯即在外五等諸侯所受之地各得又嗣以傳其世者也大抵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以天子之卿大夫所受觀之則是王畿之內亦制都鄙而用助法可知

○祿田三等之別

	君田	卿田	大夫田	上士田	中士田	下士田
大國 公侯 地方百里	十卿祿 三万二千畝 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四大夫 三千二百畝 食二百八十八人	倍上士 八百畝 食七十二人	倍中士 四百畝 食三十六人	倍下士 二百畝 食十八人	如農田制 庶人在官同 一百畝 食九人
次國 伯地方七十里	十卿祿 二万四千畝 食二千一百六十人	三大夫 二千四百畝 食二百十六人	倍上士 八百畝	倍中士 四百畝	倍下士 二百畝	庶人在官同 一百畝
小國 子男 地五十里	十卿祿 一万六千畝 食一千四百四十人	二大夫 一千六百畝 食百四十四人	倍上士 八百畝	倍中士 四百畝	倍下士 二百畝	庶人在官同 一百畝

按周制農田百畝以上農夫視之可食九人下士及庶人在官未命為士者（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以農田百畝之入祿之以代其耕其中士倍於下士則受二百畝之入可食十八人上士倍於中士則受四百畝之入可食三十六人大夫倍於上士則受八百畝之入可食七十二人凡三等之國大夫士所受皆同大國卿祿四於大夫則受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君祿又十倍之次國卿祿三於大夫則受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君祿亦十倍之小國卿祿二於大夫則受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君祿皆十倍之卿以上其祿有殺者卿與君祿浸厚不殺之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以下其祿不殺者大夫士之祿浸薄苟殺之則臣之所養恐不能給故也

○農田五等之別

一夫均受百畝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	上農夫 食九人	上次 食八人	中 食七人	中次 食六人	下 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國君都邑市廛征賦之所

民居	市 四面有門	民居
民居	宮室	民居
民居	左宗廟 外朝 右社稷	民居

孟子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朱語録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孟子章圖櫽括總要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右第一章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

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同與獨樂之異

以不能獨樂言

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 白鳥鶴鶴 於牣魚躍 ○物樂其樂

此引詩以明賢者樂此之意

時日曷喪 及女偕亡 ○不能獨樂

此引詩以明不賢者不樂之意

右第二章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声 塡音田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

[illegible]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 數音促 罟音古 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illegible]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声 畜許六反 數去声 王去声 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声 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声 後皆放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

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
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
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
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 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
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
之類也【通證】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
毋殺孩蟲胎夭飛鳥老反胎懷孕者夭如生者 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
也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人老幼之所同也至於雞豚狗彘之畜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
衣帛食肉人必力所為則五十七十之老者或無衣帛食肉之養矣
有限老者不為之制則爭逐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
使知老者之當養則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
之無非教也不得
庠序而後教也 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
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 【通考】趙氏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
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界也 十步為畝古者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
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金履祥曰古者六尺為步今以五尺為步又
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為田以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有公田八百畝
百畝為私田八家家受之內一畝半為公田百畝又有公田井八之內除
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各得二畝半邑居二畝半又有公田之內
所謂畝即今田畝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為一畝若以今
大步計之則古百步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一畝半當今一畝
十步○許謙曰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
愛與此不同或周之制異或孟子一
時之言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庠序學名也申
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
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
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
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
於道路矣【通攷】許謙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其常教之中
又於孝弟二者重叮嚀之而篤之以力也○熊
禾曰周有庠鄉有序以
明教化 衣帛食肉但言七十不言五十舉重以
見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史記
秦紀始皇二十六年丞相李斯上
書有曰黔首黔首黑頭也 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
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
輔相之道以左右民
節則民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所取用 饒氏曰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
輔相去聲 易泰卦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

左右並去聲如左右手之右本音有 是王道之成也 極財成輔相猶言田桑宅畝
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 斯民之事以左右民○謂富教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
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
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 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 賑音振貸他代反
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
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
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
能自反而益脩其政 即上文所言王道 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
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
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
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
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
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
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
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天命之改
人心而已人心知尊周則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
文王孔子之事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
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公李泰伯尚不有孔子
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思此○通曰不有孟
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
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
可以無
民矣

以行小惠言
移民河東
移粟河內
河東亦然
不違農時
不入洿池
斧斤以時
非王道之要
此王道之始

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又與楚將戰敗亡其七邑 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史記魏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八與七不合未詳

比猶為（去聲）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去聲易以豉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省刑則民不被戮薄斂則民得遂其生 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 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 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illegible]

右第五章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齕 齕音核 觳音斛 觫音速 釁許刃反 舍上声 與平声

胡齕王臣也 釁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 觳觫恐懼貌 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声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難去声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声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處上声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 忖七本反 度待洛反 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復扶又反

[illegible]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illegible]曰齊王於其本心略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敎之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声爲去声不爲之爲去声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illegible]夫音扶舉下同

[illegible]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声爲長之爲去声長上声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

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声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畜許六反易去声下同齊側皆反復扶又反

而再問之末二句[illegible]

[illegible]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稱去声下同錘直垂反

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通曰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贍時念反

二十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

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illegible]……此孟子所以不合也

孟子卷之

右第七章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此推斯心
小末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彊
此不反其本而所欲反不可得
明君制民之產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此可見有恒產而有恒心

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
此制厲發政施仁
此王天下之本
此制民之產
此發政施仁之本
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無飢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制民之產之法乃王道之要而仁術之所推也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
此不推心
仕者耕者商賈行旅
此能反其本而所欲不求而至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此可見無恒產則無恒心

二十四

孟子卷之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程隱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通攷】饒氏曰告齊君者十一章滕三章魯一章［illegible］一章二章皆言當與民同樂三章言交鄰之道四五章言仁政七章論用賢之道八章言湯武征伐九章事君當行我之道不可徇君之欲十章言湯武吊民伐罪之意［illegible］告齊王以文王之道十六章言孟子出處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慙其好之不正也【通攷】趙氏曰世俗之樂如鄭衛之聲是也先王之樂咸池大韶韶護武是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夫音扶［illegible］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通攷】［illegible］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與平聲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illegible］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illegible］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

［illegible］

右个乃明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illegible]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岐周之舊國也[illegible]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illegible]

通攷 [illegible]

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

通攷 [illegible]

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illegible]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illegible]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illegible]

通攷 [illegible]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通攷 [illegible]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

〇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illegible]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 [illegible] 亦有特立而為俗所

惡者 [illegible] 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illegible]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illegible]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illegible]

世臣 此喬木而與國同休戚者
親臣 此親而與國同休戚者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左右曰賢未可大夫曰賢未可國人曰賢然後察之
左右曰不可勿聽大夫曰不可勿聽國人曰不可然後察之
左右曰可殺勿聽大夫曰可殺勿聽國人曰可殺然後察之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右第七章

〇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絶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顚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通攷

以臣弑君言　放桀　伐紂　如之何其可

以誅一夫言　除殘　去賊　未嘗不可

此孟子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之辭

右第八章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敎玉人彫琢玉哉

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求賢治國之譬

夫人　幼而學之　壯而行之

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見巨室必求大木　此可見求賢不如求木

此見所學大者不得壯行

此見王欲小之則曰從我

鄙玉必使玉人治國　此可見愛國不如愛玉

○右第九章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聲王噲讓國於其相去聲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

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通鑑]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通攷]

齊人取燕

取之而民悅則取之	以武王之伐紂言則人情有可取之道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避水火也	此言燕亂亡則民皆悅於從齊
取之而不悅則勿取	以文王服事殷言則人情有未可取之道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此言暴虐則民又轉而求救

○右第十章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

[通攷]

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

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此是為齊畫一策，如此區處，略無所利於燕，燕茂湯誅君弔民，非當天下之為，則可止諸侯之兵矣。○饒氏曰：當時只是以曾子之為亂者，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之，別立君，亦不當取也。國當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殘田而奪之牛，齊于燕其以況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上聲所學以徇之哉。

通攷 程氏復心曰：范氏發明孟子此意，甚好。集註又益以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尤為有功於學者。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右第十一章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力驗反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与豳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 彊上声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

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右第十四章

以滕文公懼齊言 如彼何哉 此當俟命於天 彊為善而已 以勉為善言

以大王去邠居岐言 非擇取之 此猶得命於天 不得已也 以必有者言

君子 創業可継 此竭力於其所當為 垂統 成功則天 此不徼倖於所難為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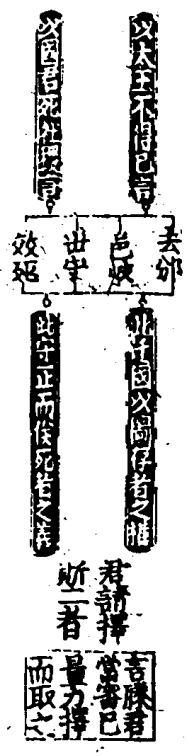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 舍上声 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處上声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

擇於斯二者。輔氏曰太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爲孟子之意欲其謹守常法耳 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蘇秦張儀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右第十五章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右第十六章

孟子卷之二

尊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 鬲音隔又音歷 輔相之相去聲 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illegible]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知音智 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居民稠密也。[illegible]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illegible]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

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

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

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上聲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上聲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去聲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形甸反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則孟子學孔子所以段畫在此句○通曰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擴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

圖說

許謙曰宰我子貢至所願學孔子

是答知言以後之意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平聲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

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初宜反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差等猶言品第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上聲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索色窄反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　孔子兼之

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夫子聖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右第四章

孟子十二卷廿四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右第五章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污也屑潔也切切於是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言不隱賢不枉道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卷之三

右第九章

伯夷 柳下惠

以清	伯夷清 — 不屑就所以清	皆造乎極
以和	柳下惠和 — 不屑去所以和	
以所偏	伯夷隘 — 若將浼所以隘	不能無弊
	柳惠不恭 — 焉能浼所以不恭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illegible]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illegible]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illegible]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

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illegible]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illegible]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illegible]

天時地利得失
- 以不如地利言 — 城郭雖小得天時亦不能勝
- 以不如人和言 — 城郭雖大不得民心亦不能守

人和得失
- 以在得民心言 — 得道者多助天下順之
- 以不得民心言 — 失道者寡助親戚畔之

右第一章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illegible]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illegible]

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去聲是故耳。饒氏曰尊德樂道不如是，如是字指謁焉則就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illegible]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聲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
[illegible]〇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illegible]

右第二章

〇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饒氏曰陳臻只就事迹較量，孟子則以處理斷制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
贐，送行者之禮也。贐，徐刃反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爲兵之爲，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爲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虔反

比[illegible]為[illegible]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江氏曰[illegible]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illegible]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illegible]

盡於人心 不可 不得不可為悅 不可 得之 何可 無財不可為悅 不可 有財不為

右第七章

孟子四卷十一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illegible]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illegible]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illegible]

伐燕可否 以子噲[illegible]言 不可私與 以子之受燕言 不可私受 以天吏可伐言 不可輕伐 以士師可殺言 不可輕殺 此有可伐之理 此無勸伐之意

右第八章

孟子四卷十二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illegible]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illegible]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illegible]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欲以之遂非文過也 [illegible] 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

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illegible]

以齊王慙孟子言 此本甘善改過之機
以陳賈見孟子言 此又遂非文過之實
以周人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 天理人倫安在
以燕人畔言 此燕人不幸而為此
以武王言 立武庚使管叔監國 天理人倫之至
以管叔畔言 此聖人不幸而當此
以古之君子言 君子非甘善改過之美
以今之君子言 今世遂非文過之惡

右第九章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illegible]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illegible]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鍾是爲欲富乎惡平聲夫音扶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反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況本非欲富乎○饒氏曰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豈用是多端爲哉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徒玩反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形甸反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扶又反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才用反[illegible]從而征之謂人惡去聲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illegible]氏曰文王關譏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此○程子曰齊王所以處上聲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illegible]

孟子 此道不 固所願也 繼此得見
此孟子使己爲政不用[illegible]此不行於此又
不苟去已[illegible]又使子弟爲卿[illegible]求於彼之小人
之仁心 如使予欲富辭十萬[illegible]不得於此[illegible]
致爲臣而歸 行故去 之本心 中國授室 養以萬鍾
必齊王而受萬鍾是欲富乎 亦求於彼之君子
欲利誘必求龍斷而登之 此既得於此又
之私心 左右望而罔市利 求於彼之賤丈夫

右第十章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

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前引三言　彼丈夫我丈夫吾何畏彼哉　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是　文王我師周公豈欺我　此示世子初無高遠之異

孟子初告世子道性善，再告道一而已，此見古今聖愚同一性，初无他說

後引一言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為善國　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此戒世子安於卑近之病

右第一章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illegible]

倚廬哀服之在外此孤君大夫則雖既葬亦倚廬亦也 居喪

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輔氏曰可當作皆，作可不成文理】○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養氣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去聲】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丁亂反】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illegible]

以其行言　父兄百官皆不欲　未知反求而不能取信

世子問行喪禮　主事教祭　此乃通自天子達　言此通行

疏服飦食　行之禮　三代共之　古今通行

以其出於至誠言　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以其心悅誠服言

右第二章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illegible]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古巧反】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扶又反】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illegible]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illegible]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小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

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通攷】纂箋 惠曰：圭，德圭也。行潔白之祭以奉祭祀。此殷法也。趙註：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厚賢也。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集註本此。又曰：治圭田者不敢，所以厚賢，此圭田以奉祭祀者也。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語錄 問：鄉大夫之圭田，恐是周制，只是給之以田，而使之耕者否？曰：卿大夫有圭田，只是祿田之外公田也。恐亦如此。耕者皆有田，是周助法之圭田，充而八家之屬，如有出〇成。又有餘夫，此是二十五畝也。亦如此，故子制云為之田。無治之分，則中十畝，半分則五十畝，於是餘夫別受田。子長子受父之田，次子百畝六十畝，其子又十九畝，餘子則只百畝。納之官，曰：然。問人物繁庶，公家安得許多田分授？曰：天地間只有許多人物，事少，間人物多，使自有乘除，所以理勢使之然也。其餘老小尚有餘力，二十五畝也。此又不專指餘夫也。【通攷】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田二十五畝。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通攷】黃氏曰：論語邑里之說，孟子八家同井，方里為井。周禮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二十五家為里。蓋因周禮為井都鄙為里言者，數之

不同。如此，授民居與授民田異。民居以五家為鄰，為里。經界田以方里為井，後世因而八家同井。○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黃帝經界田以井，方五十畝，其中為公田，一夫受田百畝，二十而畝。者，周以上，宜者官之民，各五十畝。皆借民力以助耕公田，助者藉也。周人百畝而徹。公家所用，以與其民，一夫所受田，其公田法，周用於外，以通其中。畝之上耕家，殷人七十而助，以為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中為公田，而八家外亦為公田，此九一而助。則家有公田，舍而三十畝，一夫百畝而十一之法。其三分之一，以皆其民耳，中井之田，近郊之外，則什一於其國中什一使自賦。一家各以畝為井，其私田皆在中。家以九百畝為井，井其上，方里而井，野皆九一而助。而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孟子謂公田以外，助之一法，別為九百，八家皆私百畝。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以其私。上詳已不可知。周之助法，公井八家等皆私百畝。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語錄問潤澤之義，曰：上言井田之法，必如此立法，然後可。此言潤澤，是因其舊而潤澤之。須是變通使合人情，宜於土俗，乃可。張子曰：溫潤潤澤，方可非句，非一日之法。○輔氏曰：前面說底是箇規模，此又說不可膠固，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而不失先王之意。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

予以爲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名焉文惟曰噫爾后稷…

…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四隩既宅…禹因而疏之…

食則稼穡而衣食足夫當時禹爲民食者既大…

也禹過門不入以三過其門而不入…

可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典者人道之常天所敘也勑正也我即天我之五典即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是也正之使各得其理也惇厚也五典五者皆自我而厚也典之然後人倫厚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只是然之以教化之又先師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爲司徒…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何暇於耕…堯所憂在此何暇於耕…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仁字可包惠字忠字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禮記檀弓上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許行　此為神農之言而欲君臣並耕其義無著者　市賈不貳　子　此陳相道許行之言欲陷壞君臣之法者　南蠻鴃舌　此言許行之學無足師

神農　為耒耜以教民稼穡者　孟子　此遵先王之道而欲行仁政者　禹平水土　稷教稼穡　契為司徒　此見堯舜憂民之大者非惟不暇耕亦不必耕

陳相　此為許行之言而自棄其學者　勞心者治人　勞力治於人　此孟子闢許行之言以發明大人小人之事者　江漢秋陽　此言夫子之道所當師

右第四章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天下篇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以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匍音蒲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孟子卷之六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 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 通攷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熊氏曰七章言出處之道二章論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声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張氏曰當枉己事小王霸為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功利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声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 事此又見萬章下篇又左傳齊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 音扶 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張氏曰虞人守官所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雖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情親之於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雖重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以天命之下則凡可以有所死者無不為而弒父與君之所由生也於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声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語錄問枉尺直尋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在理上求之○輔氏曰人一有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將慮二不已其終計小大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推其流而言之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声彊上声女音汝為去声舍上声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 鞅於兩反 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 復扶又反 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強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 中去声下同 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語錄說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做底○輔氏曰射者是驟禽獸中來則可以正射之若不得正則或當左或迎而射之右以射之禽當中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遇迎而射之則不中非御者之過以詭遇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人明不可則其中非射者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 ○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存焉所以為之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

後形爲此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以一見諸侯言　蓋謂枉尺所屈者小　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招而往何哉　此孟子引虞人之事以明不可往見之意　以利言　枉尋直尺亦爲

以大王小霸言　蓋謂直尋所伸者大　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　此孟子引王良之事以明不可枉己之意　以道言　枉己安能直人

陳代問孟子

右第一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以姦巧之徒言　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熄　阿諛苟容切取權勢　乃妾婦順從之道　此景春之所謂大丈夫

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居仁立禮行義此大丈夫之事正孟子之所謂大丈夫

右第二章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出疆載之

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又曰士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

特殺也皿

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

右第四章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圖 史記宋世家偃立爲君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爲之之爲去聲餉式亮反要平聲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虺許偉反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或問孟子之言人欲知其出於此者如此哉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爲其之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此湯王之事也 通考 趙氏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章顧既伐昆吾夏桀

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据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朡凡六征餘無可考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惟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出禮記祭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為三才，無人則天地亦不能以自立矣。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或問溫公謂以其兄不以道事君而得祿，不以道取於人而成室，為不義。仲子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illegible]

[illegible]

陳仲子

[illegible]　織屨辟纑　小廉無取

[illegible]　辟兄離母　大倫已失

右第十章

孟子卷之六

孟子卷之七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通攷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胡氏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通攷 前漢律曆志曰：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五音：宮、商

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

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蹶顚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顚覆周室群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毁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

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害其君之甚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明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

今有仁心仁聞民不被其澤 此不行先王之道者 故曰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此能遵先王之法者 故曰
離婁之明 公輸之巧 師曠之聰 堯舜之道 不以 規矩 六律 仁政 不能 成方員 正五音 平治天下
是以不仁而在高位 上無道揆下無法守 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君子犯義小人犯刑 此見為上而不遵先王之法者 故曰 上無禮下無學 賊民 喪無日

詩曰天之方蹶〔事君無義〕無然泄泄〔進退無禮〕〔此見為下而不遵先王之法者〕〔言非先王之道者〕故曰〔責難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此以行先王之道者責於其臣〕

右第一章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

之甚也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謚古人謚法最嚴……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謚公義廢矣○張氏曰如堯舜之爲是由仁之道者也如幽厲之爲是由不仁之道者也人君可不審擇其所由哉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戒人如幽厲之不仁遏人欲擴天理也

規矩方員之至　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至
聖人人倫之至　聖人盡所以爲人倫之至之理
盡君道盡臣道　此謂法堯舜而能仁者
賊其君賊其民　此不法堯舜而不仁者
甚則身弑國亡　此言不法堯舜而不仁者危國削之禍者

右第二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興存以仁廢亡以不仁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爲然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承上章不仁則身弑國亡而推言之即前篇惡辱而居不仁之意言四海以身言……

○饒氏曰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土地言……○真氏曰此章明白嚴厲自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仁者非他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禍至於此……可不畏哉先師曰戒人不仁是亦遏人欲存天理也

得天下以仁　失天下以不仁　（以天下言）
興存亦然　廢亡亦然　（以國言）
以天子言不仁不保四海
以諸侯言不仁不保社稷
以卿大夫言不仁不保宗廟
以士庶人言不仁不保四體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

右第三章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

愛人不親　此見　反其仁　此謂　其身正　此謂　此亦承
治人不治　行有　反其智　反求　而天下　自求　上章而
禮人不答　不得　反其敬　諸己　歸之　多福　言之

右第四章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

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小德小賢者居小位，大德大賢者居大位。[illegible]

天者理勢之當然也。[illegible]

存焉。是曰小德。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illegible]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般，音盤。樂，音洛。敖，去聲。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

[illegible]

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度，待洛反。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

[illegible]

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illegible]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illegible]

以天下有道言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此理之當然　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此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證言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也

以天下無道言　小役大弱役強　此勢之當然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此小役大弱役強之證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也

右第七章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眞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諫紂矣召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背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朱氏曰夫不仁之人則雖聖人之言猶無自而入聖人之仁則雖常言俗語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活書作逭）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幾平聲）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仁者心存得失之幾微即能審察之審悔毀伐之幾於自取之之初是也不仁者心不存則昏存亡之已著者亦不能辨安其危利其菑樂所以亡是也心存者存天理心不存者蔽人欲也）

不仁可與言哉　私欲蔽固失其本心　安其危利其菑樂所以亡　顛倒錯亂　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敗之有　此謂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以滄浪之水觀　清斯可以濯纓濁斯可以濯足　有以自取之也

以不仁之人觀　自侮自毀自伐然後人侮人毀人伐　所謂自取之也

右第八章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聚斂之聚晁錯音措故所謂）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晁氏曰民之所欲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二語○漢文帝朝賢良對策語）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爲去聲敺與驅同爵與雀同獺他達反鸇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音扶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得其民者 得其心也 湯武 所欲與聚 所惡勿施 今有好仁 諸侯皆爲之驅 民之歸仁 猶水就下

得失有道

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 桀紂 苟不志仁 終身憂辱死亡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自暴者不知禮義 言非禮義 謂之自暴 以不信拒之 可與有言之故

自棄者不行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 謂之自棄 以不爲絕之 可與有爲之故

此見曠安宅 弗居 此見人自絕之 哀哉

右第十章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道在爾 親親長長人為甚邇 求諸遠 舍親長以外求而反失之

事在易 親之長之在人則為甚易 求之難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上倡而下應則天下可平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

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脩身之本而又為思誠之本

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乃子思所聞於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治民 獲上 信友 悅親 明善 此以其驗之用言 此以其驗之本言

誠者天道 思誠者人道 此以其本然言 此以其當然言

至誠未有不動 不誠未有能動 此以其驗處言之即治民獲上信友悅親之類

右第十二章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

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輔氏曰：……以其來也，為有求仕之意，故明辨之。……然是時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

……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輔氏曰：……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圖通鑑：漢元年二月，項羽立沛公為漢王……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眞氏曰：……

為政於天下。

得二老，大老則天下之心不能外。

舉小國七年，則大國五年在其中。

右第十三章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惡，去聲。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輔氏曰：率猶循也，由也。由土地而食人之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臏音牝。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悝，苦回反。

[illegible]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後然多欲常懼人之見者笑貌

第十六章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

……之本天下之大經也

男女授受不親此以禮之經言 嫂溺援之以手此以權之變言 天下溺援以道 欲手援天下乎

右第十七章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

○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君子之不教子 必其教必以正以正 此父責其子而有傷 古者易子 所以相成本謂全恩則愈愛子

教子 故不夫子教我以正 夫子未出於正 此子責其父而有傷 而教 亦不責善 反成失教則離不祥

右第十八章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去声)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以所事言 親 君 長 孰不為事

以所守言 身 家 國 天下 孰不為守

以所本言 事親 守身

皆本於親 皆本於身

右第十九章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間並去声)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徐氏名度字學節睢陽人)格者

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國無不治(下去同声)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音扶)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去声)者能更(平声下同)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扶又反)有其事將不勝(平声下同)其更矣人人而去(上声下同)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去声)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人不足與適 政不足與間 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 君正莫不正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一正君而國定

右第二十章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待洛反)也呂氏曰行(去声)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絶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illegible]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illegible]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illegible]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 [illegible] 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不孝有三

- 以其一言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 以其二言　家貧親老不爲祿仕
- 以其三言　不娶無子絶先祖祀

以其一言、以其二言：皆不孝之事

以其三言：此不孝之大

右第二十六章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illegible]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illegible]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 [illegible] 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illegible]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illegible]

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舜。

右第二十八章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八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得孟子之意矣

以子產惠政言
乘輿濟人於溱洧
焉得人人而濟
此見私恩小利非政之施

以君子公政言
歲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輿梁成
民未病涉
此見公平正大得政之體

右第二章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藐之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

○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

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當誅殺天王聖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illegible]
之心猶幸王一悟而追己也[illegible]其君哉

諫行言聽。膏澤下民。有故而去。使人導之出疆。先之於其所往。三年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如此則為之服。此見恩義之至所以為服

君之視臣如手足。如犬馬。如土芥。則臣視君。如腹心。如國人。如寇讎

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於所往。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此見寇讎之。寇讎何服之有。其安得有服

右第三章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illegible]
[illegible]

無罪而殺士 —有漸及大夫之勢— 大夫可去

無罪而戮民 —有漸及士之勢— 士可以徙

此明見幾而作

右第四章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illegible]之辭如此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illegible]
[illegible]

以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言 君人者之所當為

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言 大人者之所不為

右第五第六章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illegible]
[illegible]

以中養不中才養不才言人然亦有賢父兄

以中棄不中才棄不才言相去不能以寸

右第七章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

人

以有不爲言 — 致知於先故有不爲

以而後可爲言 — 力行於後故可有爲

右第八章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以言人不善如後患何言 — 此必非理詆誣不顧是非者

此乃所爲本分由仁義行者

右第九第十章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大人

以所主在義言 — 不必信不必果 非比妄人之多僞

以不爲物誘言 — 無不知無不能 一如赤子之無僞

右第十一十二章

用力舜則身即理聖即自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饒氏曰孟子拳將舜箇存底樣子說于言必稱堯舜是要人學之○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先明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以為堯舜以將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性之中仁義行焉全仁於己而自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之而自于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能生知安行以勉行見之也孟子以待存之故不能生知必率其知焉不知其行安行以勉行焉之君子所謂行仁義是存之之君子知此而知未之行所以集註禮之曰衆人不正是存之去之君子事也而後能存之而不言所以集了然於心言行之以而後知此而後能行以充於心言此而知以意存於心言行以行於身言存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尹氏曰存之者無惟之則行仁義豈非存之者能之○通曰庶民不能存之者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

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形生理賦其初本同而偏正全則不無少異

庶民｜不知而去｜去之｜之所以與禽獸何異

君子｜知而能存｜存之｜之所以異於禽獸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生知安行不待勉強其於禽獸大遠矣

右第十九章

孟子八卷十六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疏平聲）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推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語錄云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湯只是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以前須是事事到面前度量之度是一初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物上擇善固執此只就事物上擇而執之古說是中行事物來便是執一是了莫執中了先而謂子莫為近古字通用）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或問）

以而為如亦有據矣尹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云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蔡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泄去聲○語錄泄邇忘遠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親狎忽略之意○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泄邇仁之至言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語錄所舉四事此周公曾如此說○張氏曰不合者恐不及也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惟恐不得既得之行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言之禮樂刑政起於下世而至備於周是皆周公之思之所經綸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

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群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右第二十章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

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illegible]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

[illegible]

○此又承上章歷叙群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illegible]

王者	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其迹熄
迹熄	黍離既降二雅
詩亡	不作故其詩亡

春秋作			
此孔子之	以文言	晉之乘楚之檮杌與春秋皆史
筆削撥亂	以事言	齊之桓晉之文於春秋具載
反正之爲	以義言	定邪正明禮樂於春秋莫大

右第二十一章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之窮也

[illegible]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

[illegible]

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

[illegible]

○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illegible]

君子之澤 五世而斬 小人之澤 五世而斬	此言世遠澤微無君子小人皆五世絕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 予私淑諸人也

以三十年爲一世則孔子至孟子之時未百五十年雖不親受其業而澤尚存以父子相傳爲一世則孔子至其孫子思之時未及五代猶得傳其學而私淑

右第二十二章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 [illegible]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可以取 言可以者	可以無取 言可以無	取傷廉 過而反害
可以與 乃略見而	可以無與者深察而	與傷惠 乃是過猶
可以死 自許之辭	可以無死 自疑之辭	死傷勇 不及之意

右第二十三章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 [illegible] 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illegible]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之語助也 [illegible] 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illegible]

以所反言 逢蒙盡羿之道而殺羿 / 庾斯不以夫子之道害夫子 。此見羿不如子濯

以所行言 羿以篡弒遇逆濤 / 庾斯以私恩廢公議 。其事皆無足論

右第二十四章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右第二十八章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illegible]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樂音洛

[illegible]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illegible]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illegible]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illegible]

右第二十九章

孟子八 卷之三十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illegible]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illegible]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范氏曰子父責善[illegible]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音扶屏必井反養去声○[illegible]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 此屬字即天屬之屬[illegible] 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 去声 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楊氏曰章子之行 夫 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illegible]

右第三十章

以世俗不孝者責 一有其事皆所當絕

以責善賊恩者 特哀其志難與之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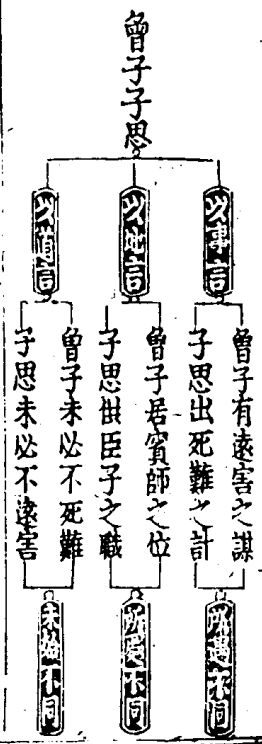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声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 難去声 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illegible]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 去声 [illegible] 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illegible] 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 去声 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 去声 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illegible]

右第三十一章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莧反

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墦音燔施又音易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右第三十三章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通攷】[illegible]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illegible]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

[illegible]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妻去聲【通釋】[illegible]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相去聲【通攷】[illegible]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通釋】[illegible]

九歌大司命篇……反。○戰國策趙孝成王篇……

……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孟子言此，是亦為人欲擴天理也。

右第一章。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妻，去聲，下同。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床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床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illegible]

以有罪當誅者言　在他人誅之　在弟則封之　此似昵於私恩　封之有庳富貴之也　此不以公義廢私恩仁之至也

以無罪受虐者言　封之有庳　有庳奚罪　此似傷於公義　不得有爲於其國　此不以私恩害公義義之盡也

右第三章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

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也

[illegible]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

民爲神主也。[illegible]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治去聲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朝音潮夫音扶[illegible]

南河在冀州之南 冀州爲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 其南即豫州也 [illegible]

獄不決而訟之也 [illegible]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太書作泰[illegible]

[illegible]皆從於民之所[illegible]即天之所命也

以主祭而百神享言 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 此見天受民受之證

以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之舜 此見天與人與之證

泰誓曰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 此天與因人與之證

右第五章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illegible]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illegible]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illegible]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刁反又戶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illegible]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illegible]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illegible]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去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 [illegible] 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illegible]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illegible]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illegible]

右第八章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嗣，下同。好去聲。）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去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去聲）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力呈反）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趙氏曰：虞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虢在漢河南郡滎陽縣。【通證】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 [illegible]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

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去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扶晚反）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通證】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 [illegible]

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上聲）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待洛反）聖賢也。

[illegible]

右第九章

孟子卷之九

孟子 [illegible]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illegible]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illegible]

右第一章此章論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illegible]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儀音

[通證]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illegible]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illegible] 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 食音嗣下可食並同

[通證] 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 [illegible]

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illegible]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

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烏回反）燼（徐刃反）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右第二章論班爵祿多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

交匹夫而不爲詘（曲勿反）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
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以稱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右第三章言朋友人倫之一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
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

〇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illegible]）
恭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
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illegible]）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
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
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以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
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illegible]）
（以爲不合義也[illegible]有此心非恭矣）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
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待洛反）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
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
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illegible]）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

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
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illegible]）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
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
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
名越顚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顚
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
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illegible]）殷受至爲烈十
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
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
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
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
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
教而誅者不同矣夫（音扶）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

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
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
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
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
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
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
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後說近是之○輔氏曰其教之不
待人之如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
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熟其充類盡義之說而欲一槩
以類人斂而而不[illegible]
於於陵仲子之為哉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
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
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
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
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
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
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
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
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
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通】程[illegible]曰以
孔子吾豈[illegible]
爪也哉為能禁而不食之以空言不如載之行事
之謂觀之則是乃聖人之心也聖人獵較孔子亦從
見聖人同之仁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以見
聖人處事之智常有所不三年之淹已以見聖人之勇
○輔氏曰[illegible]
之此義為長若比較得禽多少則孔子之[illegible]
必不及參人之所為矣[illegible]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

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
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語錄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
季桓子何也曰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微弱主不起孔
子之於季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illegible]
於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
也[illegible]
三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
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illegible]
○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
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
強上聲為之說
【孟子十】卷
右第四章論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但文義多不
可曉不可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之為去聲下同
仕本為去聲下同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
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倉刀反之
而欲資其饋養者下二句不過譬上二句以下文不復言也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上聲之正故其所居
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
祿吏官雖無行道之責亦無苟祿之嫌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

易耕二字並去 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
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張氏曰爲貪則不當
[illegible]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声茁側刮反長上声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反之吏也乘田主
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
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語録云先生説孔子爲乘
田則爲乘田爲委吏則爲委吏[illegible]之位乃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illegible]只是聖人則大小方爲無所不可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
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上声貧賤也○尹氏曰言爲
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illegible]
右第五章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
謂之寄公 許既反 [illegible]
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
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䘏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
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
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illegible]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
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
乎 亟去声下同摽音杓使去声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
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扶又反來餽時麾
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許六反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
官主使令平声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
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illegible]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
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
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
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
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
之尊賢者也 女去声下一字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

右第七章論不見諸侯之義取友論詩陳代公孫丑問荅三章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廣狹雖有異勢而善無異理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以善蓋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亦鄉之天下善士中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國者於天下皆如此其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一声應氣求自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強合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

言旣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事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古今有異世而善無異理千萬世之人其善皆同此心此理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則必相爲無窮不限於一世之士亦將可爲千百世之士矣古人則我取友於古人亦如黃山谷所謂不論其已然之迹性之善古今所同而不論性必論其世故論尚友必論其世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而易涉於空虛之人易涉於途貌

右第八章論取友之道自一鄉而至於天下又自天下而進取於古人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所謂親戚此而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以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右第九章論大臣之義親疏不同經權有異

孟子卷之十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柜居呂反。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卮音支，匜音移。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揉人九反。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語錄：桮棬似今棬杉合子。杞柳似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爲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語錄：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先師曰：義猶桮棬也，義上脫一仁字。○荀子之說已見序說通攷中。

通攷 吳程曰：省察屬知，矯揉屬行，此變化氣質工夫。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語錄：[illegible]○孟子辨告子[illegible]……朱子曰：告子言性[illegible]

右第一章。折告子言性，如荀子性惡之說。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之性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音縈。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爲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前說以性爲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此說則以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耳，此所以爲小變也。○或問告子之說近於揚子，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習；告子以性爲本無而生於習，有小異，故曰近。○揚子之說已見亭說通攷中。

通攷 金履祥曰：揚子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illegible]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illegible]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輯錄告子先云仁義皆外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內而不以義爲在內耳○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舍物而遺其則其所謂仁者乃愛之心而非天理之公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語錄謂我無長彼之心我無白之之心以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爲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語錄白馬白人之白則一若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不同長人則從心所發以謂之義[illegible]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張氏曰長同而所以長之者殊[illegible]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illegible]

右第四章凡首章之意愈辯愈窮而卒不自反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

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趙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以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宜皆本於吾心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 通曰集註以為此亦耆炙之義者耆炙在外而耆之者在乎我也飲湯飲水在外而所以飲之者在乎我也湯水在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集註於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人仁義性也堯舜性之者也但能盡其性耳人惟不知人性之本善則皆以為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則皆可以為堯舜也○輔氏曰若知人皆可以為堯舜而能

右第五章亦與上章同意皆以明仁義之在內者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 只認能知覺運動者即為性而任意為之無所 食從色

謂善惡 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 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惡言孟子道性善者只是贊美之辭不與惡對 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語錄性無善惡此說本於東林總老胡文定得之龜山龜山得之總老性本無善惡無有不善之說至五峯遂以為性無善惡 不可以善惡名也雖為善惡之本然不得以善惡言之善則無以異於惡矣又曰性之本體無善可名是非相對善惡分別本性何以異哉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謂性可善可惡猶水可東可西惟人所導如上所決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 [愚按]程子云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故集註於此又發程子未盡之意焉○韓子謂性之所

曰性者與生俱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上焉者善焉而已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又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之也雜佛老而言之者奚言而不異○朱子曰韓子原性之說大用全體無得其全之當然者甚善但不知其所以然者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皆以見天地之性而未嘗以氣質言也故曰子之論性猶是論氣質之性而不可以天命之性言之韓愈乃是看得性之善惡自孟子荀子揚子為有三品始知得其無可辨之周未得其一也是非不得已而為之言

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聲

乃若發語辭 陳氏曰先儒皆訓其為情則若順其本然之情則為善不待於矯揉如此說蓋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

夫字相對故乃若以為發語辭 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陳氏曰在心裏面未發者為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出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孔子所謂性是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方可見其仁義禮智之性端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

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

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必不是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〇慈庵氏曰尋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上去者上達也〇通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此心不可爲流蕩忘反之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必由下學而後上達則此心又不可爲盡空無用之心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說做知覺上去恐學者以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而不知宗末言學問之道無他不相接了最當以此貫之體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道非止如講習討論玩索是其所以知此者有他也不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涵養持守踐行廣充克治皆學問之道也三者以字脉絡以仁言心非矣先所已仁者人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心放其心故也本心存則爲仁以立其体必不能由義以旋其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是歸宿在求上也一章有四味其實須之可見又按放心人之朱此章解所在求放心上此求放心過人欲而存天理也欲心字皆是指仁而言文理血

右第十一章因言仁義而學求放心

〇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五指皆有名惟第四指無名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此章上以指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也〇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耳不同者習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焉不惡者有須臾而加切焉不逮之故也不逮者遠矣

右第十二章以身心論善惡之輕重

〇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兩木名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

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容貌之間莫不有法以導其德性以學問以成其身也於揖遜之間知所不爲皆是也先王所以養其德者自其幼而學之則所以養其內者無不至而所以養其外者亦無不備以謹之養其心以養其體其口體之養者皆所以養其血氣之身而已仁義禮智根於心而容周旋

右第十三章以人物較所養之輕重

〇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至不養也申兼愛曰兼養無所不養曰兼養意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貴賤輕重即下文所謂小大是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價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指小肩背大故借以喻小体大体之分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謝錄此章言身則心貴爲飲食

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倒了此自難究意謂使飲食之人眞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看得裡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体而口腹底此自會去討要不到得誤了也先師曰此章言民當安養心志爲重養口体爲輕非謂蔑心志者不養口体也養心志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惟飲食得與常人同而食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体則人心泡道心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右第十四章論兼愛兼養之中當知所養大小之異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心能爲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爲身之主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語錄問耳目是一物物交物是外物引之而去時便是爲物所蔽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爲物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是一物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三者謂耳目心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語錄物字指外物一物字指耳目之物外物交於耳目之物則引之而去矣其不思則不能思而役於外物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然後耳目之欲不能奪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舊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

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所受令聽此箴論以發明孟子此章甚切謂心能先立乎其大則耳目之君而從其大体所謂天君泰然百体從令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爲形役者也

右第十五章論身心有理欲之殊於体當辨大小之異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

功效氣象可言矣○是曰此章與上章同因上章言爲仁之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爲之力無所容力焉之力乎用力

右第十九章言爲仁必貴乎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 三節兩事皆舉一端言之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輔氏曰射者志乎彀而後能中巧匠必以規矩而後能成方圓巧則在乎其人力以則在乎其法 饒氏曰此章與首章相爲終始 不可無法此謂師弟子之教皆不可無法

右第二十章言爲學必有其法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攷 熊禾曰一章食色輕而禮重二章事親孝弟三章事親四章義利之辨五章辭受六章出處七章王霸君臣八章與下章皆言戰國富強之過十章田制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爲政十四章十五章與貧賤十六章言教法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饒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復扶又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迎去聲 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 趙氏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禮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絶不但有輕重之差楚宜反而已

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去聲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反聖賢於此錯綜子宋反斟酌[illegible]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

通 史記藺相如傳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困壁不戰王信秦之閒言使括代頗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illegible]所以斷丁亂反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illegible]

右第一章論義理事物之輕重各有不同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趙氏曰春秋時曹已滅矣交特姓曹者耳[illegible]

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illegible]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脩爲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鶩音木下見曲禮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趙氏曰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等皆至大官[illegible]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弟去聲夫音扶先[illegible]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輔氏曰堯舜不過率是性而充其量非有所增益於性分外也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illegible]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illegible]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illegible]以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illegible]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右第二章論堯舜之道只在孝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逆也

右第三章論人子怨慕之情各有所當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

宋牼名石丘姓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鈃音形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強上声聒古活反不舍舍上声天下篇是非疏去声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搆古候反合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蔡氏曰宋牼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焉不知仁義之道也此於從可知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声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以利說二王而罷兵足為斯民幸矣然

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敗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與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自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旨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起而大論將不暇顧其淵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遏人欲存天理尤嚴焉○張氏曰占之謂因君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彼其能從亦利心耳焉能趨息一時之患而翻則實傷萬世之禍

右第四章論休兵息民之事當辨義利興亡之異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声相去声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語録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責之數諸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名連也知孟子之處上声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声下同與平声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邪與耶同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蔽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謂享之名而不成享以其禮也所貴在物薄而禮意不足無妨乃是實有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

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去声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見則是制於礼者也得之平陸而不來則至則是簡於礼者也制於礼者可節於礼者可為而至不欲君子之所為之視其礼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礼意之間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礼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歟

右第五章言孟子於交接之禮各權其輕重之宜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声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先後並如字

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去声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行諸外而言無私心而合天理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註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為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盖彼就二子之事而言故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也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去声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通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於伊尹者夷惠不言者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去声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平声

百里奚事見前篇亡則何止乎削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声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謳徒歌也歌長言也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

通考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杞梁華周戰而死其妻聞而哭城為之陁而隅為之崩左傳礼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必從

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通考 曰咨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声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去声)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去声)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音煩)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平声)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髡本滑稽之徒始譏孟子去齊爲未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髡所能識哉髡反覆言古人而孟子未立功而夫孟子所以君子自處以衆人指髡髡雖識孟子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其進退語默忠厚焉自謂所願則學孔子今觀其進退語默然孔子家法也○張氏曰孔子之去魯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因有未知也○汪氏曰爲肉爲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

(惡去声名君之大罪燔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微罪行而苟去則爲不仁苟去則爲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爲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爲仁義而已)

右第六章專言君子所爲衆人不識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丁氏名公著唐蘇州人)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趙氏曰丁氏說本杜預春秋傳注○先師曰五伯之罪惟孟子崇王道衰伯故以三王罪五伯之功若可與伯而名其爲罪人焉五伯尚從前一說)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声)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上所類反下所律反)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此無王知此使凡)

(三王之世豈非罪人)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趙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以詢其賢才蓋爲國之道莫先於此莫要於人才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歃血也盟者殺牲歃血以示信服人也)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

(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天子之禁如不孝是惡之大者故首誅之子易樹子於天子不可而後立庶以爲妃則尸非可字乃明不孝是不孝子易樹子是不分)

(以妾爲妻則夫婦之別亂不殺之明日盟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illegible])

(以見天子之禁明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以明天子之禁曰毋以妾爲妻毋易樹子毋以婦人與國事)

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

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illegible]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illegible]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illegible] 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illegible]

右第七章論五霸功罪之大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

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illegible]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illegible]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去聲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尹氏曰：道之與仁，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明曰：事不合理，必不能已。所不當有之地，必存仁以不殺人以爭地。此句不特可斷此二事，實至事君之大法也。○民者仁之反。設慎子尊君以仁，不如殃民而爲不仁也

右第八章論事君當引以當道而志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口很反也

也，所謂良臣者此。引其君以當道。志在乎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當道爲耳。孟子謂不志於仁，不可以爲仁而已。以兼所以事其上者，不鄉道之實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前是爲君富國，此是爲君強兵

引君鄉道志仁而能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得不仁助桀爲虐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自戰國以來，當時之君，皆以強兵富國爲事，孟子此論，若迂闊不適時宜，然亡秦之暴，正類此意。中大驗。此章與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識切慎子而發歟

右第九章論古今良臣民賊之異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聲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

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志反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樂音洛。下同

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白圭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去吉反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貉夷之俗，賦輕而無制；桀虐之政，賦重而無度。此言大小貉、小桀者，蓋堯舜之道，中而已。程子曰：節者，天下之中正也。蓋行之於天下，可行於一時，而不可行於萬世；可通行於夷狄，而不可通行於中國。天下之道，皆以中正爲本。以此推之，三代聖人，所以制賦，雖其中有所損益，而其爲什一則一也。故以中正爲貴。自周衰，王制盡廢，乃兼并之俗起，而貧富不均，無所忍，劍而欲爲輕賦之說。故孟子明辨其不可，以破其說，此亦可謂委曲詳盡矣。辨者以開其智，則力陳其不可者，使之有所歸著

右第十章論稅法輕重之宜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去声之築堤壅於勇反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声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勇四術然築堤壅水不能行所無事則不智以鄰國爲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數因富強之術故深斥之○發明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國是禹爲天下除害而圭乃爲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声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或問考之說文古無亮字以爲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正訓信者友諒之諒是也訓以信而不諒是也○張氏曰諒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信也以己意爲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體常也不諒通變也

右第十二章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声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好去声下同○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氏曰善取於人則無窮盡善取於己則有限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去声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声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輔氏曰訑訑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爲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發明曰距與拒通前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亦用此字

君子小人迭爲消長上声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張氏曰好善則中虛中虛則能來天下之善非舍己私者不能已則好善而不知者天下公理藏諸己則向而自以爲是爲天下之公理也

右第十三章論爲政在於來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朝音潮

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

此言國亦然也。[illegible]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illegible]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illegible]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illegible]

右第十五章論生死憂樂得失之異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illegible]○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右第十六章

孟子卷之十二

孟子卷之十三

朱子集註

後學 新安 倪 士毅 輯釋

新安 林隱 程 復心 章圖

後學 莆田 王 元善 通攷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illegible]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illegible]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illegible]以大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右第四章。論一身備萬物之理，而反己反人在誠與恕。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右第五章。論知行兩端而終始在於明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右第六章。通下章，皆論有恥無恥之義。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右第七章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降，去聲。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illegible]

右第八章論君好善而忘己之勢，士樂道而忘人之勢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說，音稅。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囂，五高反。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自得於己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見外之輕者不能也。○輔氏曰：游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殉乎外物之誘矣。饒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illegible]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見，形甸反。[illegible]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不失其身。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治，去聲。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illegible] 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illegible]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illegible]

右第九章論人之窮達出處貴重內而輕外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illegible]

右第十章論凡民豪傑感發之不同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illegible]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上聲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符勿反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illegible]

右第十二章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皡皡如也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皡皡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illegible]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illegible]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皡皡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去聲而去上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illegible] 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音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去聲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吉延反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反其罅呼嫁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illegible]

右第十三章論王霸政教之異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illegible]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聲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通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汙吏借此以藉口故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爲不如善敎之得民心況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右第十四章論善敎得民之效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眞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知不待學而能本然之能不待慮而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声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右第十五章論人之良能良知皆出於天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声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右第十六章論聖心感悟之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勝平声

右第十七章論羞惡之心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声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予戒勿自沮而深自力于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illegible]慮患深而卒必達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疾疢不能爲吾患矣

右第十八章言操心慮患之深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趙氏曰爲苟容以悅君發明曰容悅朱子分二字說趙氏只作一意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爲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爲忠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

如伊呂之徒伊尹耕莘呂尚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文則終身不出必矣此提天民之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求出當大任而言也○通曰伊尹爲天民之先覺此則曰有天民者旨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氣於天均之爲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甸反龍在田天下文明者天民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九二也○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之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通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以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爲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輔氏曰有意如所謂伊尹雖聖人然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適無必也任也久則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發明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爲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爲悅志於功名者也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夫能繼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

右第十九章論人品之異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哉而況其他哉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愧不怍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仰愧俯怍累於己私耳克去己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心廣體胖不期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芮反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不愧不怍之樂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如何哉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焉○發明曰朋自遠來其言平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達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天下英才韓子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本也蓋不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身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亦不得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

右第二十章論君子三樂之異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豚也。（畜許六反）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言文王教民以養老而仁政行，所以為善養老而仁人歸之也。○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右第二十二章，言文王善養老之政。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教民務本）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illegible]）

右第二十三章，言禮義生於富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illegible]）

（者數為衆，看有幾多人，總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太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illegible]）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illegible]）○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illegible]）

右第二十四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

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右第二十五章言舜蹠利善之分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

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illegible]

右第三十四章言小廉不足以掩大罪

〇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 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蹝音徙 訢與欣同 樂音洛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〇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 [illegible]

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illegible]

右第三十五章言守法盡孝莫非天理人倫之至

〇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 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氏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 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illegible]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illegible]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甲反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縓七絹反淺絳色緣俞絹反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附通】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人心天理之眞切則不肖者有以企企去智反而及之矣

右第三十九章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輔氏曰加惟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次之答問下者也私淑又下焉者也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封承職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右第四十章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孶孶也幾音機孶音孜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陳氏曰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禍九……古聖賢……一章言孟子出處餘皆論……]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荅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扶又反〕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人不仁者以其……他人者……]

右第一章言人仁之恩與不仁者之禍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召音邵○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次于召陵……]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春秋以道名分……自天子出……]

右第二章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illegible]

右第三章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右第四章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右第五章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

飯糗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右第六章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右第七章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

子偶及此一端耳古今政事決禁之相反豈止此哉○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力驗反〕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為義也天理也征出入以為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於諸侯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斂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說孟子之事實著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之言則以行之○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惟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以天下公共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變而為一己之計矣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

右第八章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語錄上不行於妻子而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了行於妻子加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不合理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從也前言不以道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不以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而弱行臣之彼亦未必信之然後於不行而已其行道為之不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右第九章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積利厚者豈凶年所能殺積德厚者豈邪世所能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利而引之若夫積德者之主周于德而言以為用而引出耳○輔氏曰德者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有餘以為旋理亂皆正若夫積其所有以為己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德之積不厚患乎年之有凶而不患於邪出則乎蓄之不厚患乎子之不思乎世之難不以德自恃凡此皆以周其德也

右第十章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去聲乘去聲食音嗣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所安勉言勉強者多為名所驅於大而不免發於小者然則大之人皆出於勉強而時有真實者也○輔氏曰好名之人非能讓千乘之國而不免發見於小者色東坡謂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此一節打得千乘之國而得失之小者動其心尚問或以簞食豆羹之失乃在於千里之外者乎此要發露好名之人大勝於所自得好乘之國以為名則發見於其本情不能不見於色露此也以簞食豆羹好名之士所以易於動者此亦見其情之實不免於忽之乎其所忽而人之誠何為小而其所安誠也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輔氏曰仁者德之宜賢則德言其有德耳先師曰仁賢分言則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禮義由賢者出為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為本也向使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仁賢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右第十二章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右第二十二章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右第二十三章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

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之位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己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通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脩短氣數之有異也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扶又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前重在命後重在性）以伸此而抑彼也（伸後抑前）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語錄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遏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為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為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永嘉陳氏曰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所皆然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以得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之不齊須是着力自做工夫不可一委之天上是人心人皆向其在人君子則斷之以天下是道心人皆委其在天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盡性為命之學所以異於常人也【[illegible]】語錄北溪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朱子曰此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北溪曰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清濁上論是義人之智於賢否○愚按鄒子云幸不幸命也常不常分也小人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常偶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過福分也有命也常偶分也非命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謂各得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所謂不專以理言命專以氣數言分為性分命為命分也與朱子所說互相發明附于此○朱公遷曰不謂命以氣言兼言氣之清濁厚薄不齊者不謂性兼為富貴貧賤者言之）

右第二十四章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下同）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語錄可欲是資稟好別人以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為人處心造事行己接物一一皆可愛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己而充實不待夫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真實藥材然後脩製以為藥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饒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己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謂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蓋若以為己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去聲）臭如好好（去聲）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或問此一節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而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己而無一毫虛偽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語錄無待於外却是裏面流出來○或問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粹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者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樂記語）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引易坤卦文言）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或問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於四出而不可掩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業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扶又反）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

從(七容反)容中(去声)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
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或問大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忘乎方体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泯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
有一等神人也(書曰乃聖乃神玩味此語可見○或問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声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語錄此六位皆能人指而名之之辭○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輝光也化則爲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自神其体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静皆具此体至於化而聖然後爲至盡能矣此者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有或未實也張
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声下同)仁矣(樂正子資質純粹略知好善故横渠引以立論)
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
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或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餔啜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程子曰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
美且大可以馴(音旬)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
能不受變於俗者鮮(上声)矣(此章重在有諸己之信)尹氏曰自可欲之善
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
而名矣(通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者之天理始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然而人之所而可知者亦此聖此善非由誠神非高而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不先時日自善信至聖神高下困勉終矣然雖聖神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充之生知安行之至其困不以由科級而推學知利行以[illegible]之務以求有不由科終而進之可發之善真此有諸己[illegible]勉[illegible][illegible]元而拓之以至於擴充比性之之聖有性熟之不同習術不能如身之亦聖者)

右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
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
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語錄楊墨皆是邪説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説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張氏曰兼愛者棄本而外馳爲我者執而私膠墨之比楊猶奢者之比儉自爲者固非然猶愈於兼愛之泛也泛者尤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古縣反)也羈其足也言彼既
往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
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
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通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右第二十六章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平表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
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去声)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用其二一時并用二端也用其三一時并取三者也)今兩税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
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新安陳氏曰或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説始出於唐今不知何所據而云耳緩米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事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收斂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役乃古法若府兵分所稅於宗傷於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墾干賦斂之數併而爲兩稅名同實異矣孟子之意矣[illegible]程復心曰此乃孟子言之以警夫取民無度者)

右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

及身

尹氏曰言寳得其寳者安寳失其寳者危（[illegible]）

右第二十八章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忘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illegible]）

右第二十九章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汪氏曰[illegible]）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illegible]）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右第三十章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illegible]）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illegible]）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声）

充滿也穿穴踰牆皆為盗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illegible]）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

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

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

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

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

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

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

可矣之意也　呂氏曰法

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　行法以俟命君

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右第三十三章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

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

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

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

也吾何畏彼哉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

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

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

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右第三十四章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

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

只有所向便是欲

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illegible]

右第三十五章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illegible]炙音[illegible]炙肉也

第三十六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illegible]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獧音[illegible]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illegible]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illegible]

[illegible]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illegible]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火交反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illegible]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重訂四書輯釋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倪士毅撰士毅字仲宏歙縣人是書前有至正丙戌汪克寛序稱近世儒者取朱子平日所以語諸學者及其弟子訓釋之詞疏於四書之左眞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編而吳氏最晚出但辨論未爲完備去取頗欠精審定宇陳氏雲峯胡氏因其書行於東南輾轉承悞陳氏因作四書發明胡氏因作四書通陳氏晚年又欲合二書爲一而未遂士毅受業於陳氏因成此書至正辛巳刻於建陽越二年又加刊削而克寛爲之序卷首有士毅與書賈劉叔簡書述改刻之意甚詳此重訂所由名也此本改題曰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首行列士毅之名次列新安東山趙汸同訂次列鄱陽克升朱公遷約旨次列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莆田王元善通考次列鄱陽王逢訂定通義書中亦糅雜蒙混紛如亂絲不可復究其端緒是已爲書賈所改竄非士毅之舊矣然陳櫟胡炳文本因吳眞子之書士毅又因陳胡之書究其由來實轉相稗販則王逢因人成事亦有所效法不足爲譏至明永樂中詔修四書大全胡廣等又併士毅與逢之書一槩竊據而輯釋通義並隱矣有明一代尊大全爲耆龜沿及近代講章亦無非依傍大全變換面貌烏知其淵源所自不過如斯哉

大學指歸二卷附考異一卷

〔明〕魏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太原王道行刻莊渠先生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指歸二卷附考異一卷》提要

兵備副使太原王道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

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

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

身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所謂誠其
意者毋自欺也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謙故君
子必慎其獨也小
人閒居為不善無
所不至見君子而
后厭然揜其不善

而著其善人之視
己如見其肺肝然
則何益矣此謂誠
於中形於外故君
子必慎其獨也曾

子曰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富
潤屋德潤身心廣
體胖故君子必誠
其意詩云瞻彼淇

澳菉竹猗猗有斐
君子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瑟兮僩兮
赫兮喧兮有斐君
子終不可諠兮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
如琢如磨者自修
也瑟兮僩兮者恂
慄也赫兮喧兮者
威儀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者道
盛德至善民之不
能忘也詩云於戲
前王不忘君子賢
其賢而親其親小

人樂其樂而利其
利此以沒世不忘
也康誥曰克明德
太甲曰顧諟天之
明命帝典曰克明

峻德皆自明也湯
之盤銘曰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康
誥曰作新民詩曰
周雖舊邦其命維

大學古文　八

新是故君子無所
不用其極詩云邦
畿千里維民所止
詩云緡蠻黃鳥止
于丘隅子曰於止

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詩云
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

大學古文　九

為人子止於孝為
人父止於慈與國
人交止於信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無情

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
所謂脩身在正其
心者身有所忿懥
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

有所好樂則不得
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心不在
焉視而不見聽而

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此謂脩身在正
其心所謂齊其家
在脩其身者人之
其所親愛而辟焉

之其所賤惡而辟
焉之其所畏敬而
辟焉之其所哀矜
而辟焉之其所敖
惰而辟焉故好而

知其惡惡而知其
美者天下鮮矣故
諺有之曰人莫知
其子之惡莫知其
苗之碩此謂身不

脩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
其家者其家不可
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故君子不出家

而成教於國孝者
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
所以使眾也康誥
曰如保赤子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
矣未有學養子而
後嫁者也一家仁
一國興仁一家讓
一國興讓一人貪

戾一國作亂其機
如此此謂一言僨
事一人定國堯舜
帥天下以仁而民
從之桀紂帥天下

以暴而民從之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
民不從是故君子
有諸己而後求諸
人無諸己而後非

諸人所藏乎身不
恕而能喻諸人者
未之有也故治國
在齊其家詩云桃
之夭夭其葉蓁蓁

之子于歸宜其家
人宜其家人而后
可以教國人詩云
宜兄宜弟宜兄宜
弟而后可以教國

人詩云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其為父
子兄弟足法而后
民法之也此謂治
國在齊其家所謂

大學古文　十六

平天下在治其國
者上老老而民興
孝上長長而民興
弟上恤孤而民不
倍是以君子有絜

矩之道也所惡於
上毋以使下所惡
於下毋以事上所
惡於前毋以先後
所惡於後毋以從

大學古文　十七

前所惡於右毋以
交於左所惡於左
毋以交於右此之
謂絜矩之道詩云
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詩
云節彼南山維石
巖巖赫赫師尹民

太學古文　十八

具爾瞻有國者不
可以不慎辟則為
天下僇矣詩云殷
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儀監于殷峻命

不易道得眾則得
國失眾則失國是
故君子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

太學古文　十九

財有財此有用德
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
奪是故財聚則民
散財散則民聚是

故言悖而出者亦
悖而入貨悖而入
者亦悖而出康誥
曰惟命不于常道
善則得之不善則

失之矣楚書曰楚
國無以為寶惟善
以為寶舅犯曰亡
人無以為寶仁親
以為寶秦誓曰若

有一介臣斷斷兮
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人
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寔能容之以能
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人之有
技媢疾以惡之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
不通寔不能容以
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唯仁
人放流之迸諸四

夷不與同中國此
謂唯仁人為能愛
人能惡人見賢而
不能舉舉而不能
先命也見不善而

不能退退而不能
遠過也好人之所
惡惡人之所好是
謂拂人之性菑必
逮夫身是故君子

有大道必忠信以
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
者衆食之者寡為
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恆足矣仁者
以財發身不仁者
以身發財未有上
好仁而下不好義
者也未有好義其

事不終者也未有
府庫財非其財者
也孟獻子曰畜馬
乘不察於雞豚伐
冰之家不畜牛羊

百乘之家不畜聚
斂之臣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
此謂國不以利為
利以義為利也長

國家而務財用者
必自小人矣彼為
善之小人之使為
國家菑害並至雖
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莊渠先生遺書大學指歸卷之一

大學指歸敘

嘉靖壬寅夏莊渠魏先生大學指歸成先生迺緘寄郡邑且屬廷為之敘顧予膚淺何足以知先生之述作雖然竊嘗聞教于先生矣迺為敘曰古人之學心學也外心而言學者非也夫人之心至虛至靈無方無體寂而能照而不為物先也感而遂通而不與俱往也蓋不離乎方寸之間而實與太虛同體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者也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明此之謂明德推此之謂新民止此之謂至善堯舜禹湯文武所以能致唐虞三代之治者以此耳後世大道既隱

學術分裂並之言學者學其所學而
非古人之所謂學矣夫學反古人則
兼眞儒矣兼眞儒則兼善治矣故曰
三代而上一宇宙也三代而下又一
宇宙也可慨也夫先生夙契先聖之
旨早窺大道之原憫學者之寖失其
初也迺直探本原揭示標準凡數脫

藳始克成編名曰指歸其詞質其旨
遠其文簡其道大學者觀此而于古
人之學思過半矣或曰大學一書朱
子為之章句令天下已家傳人誦而
指歸者何夫道本無言而有言者憂
學之不明也章句析其義指歸一其
趨蓋有相發明而不相悖者是已能

己於言哉書總一卷其篇次從古文
攷異亦附見云明年春正月望日南
充王廷題

兵備副使太原王道行校
門人歸有光校

聖人千言萬言其致一也學者斯之未達故反覆而汝誨之校何敢立言愚者一得惟宣述聖意本無多術亦無費詞在爲之而已矣

大學

曰學已盡之而曰大學者言乎大人之學也其曰大人猶云成人也噫人也與天地參乃可以言大學匪天下爲公則亦自私而已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此國學之所教始乎爲士中乎爲賢而終乎爲聖人坦如大路也自漢功令始以讀書爲學矧後世之舉[illegible]邪道在紙上矣　首言在明明德一言盡之矣禽獸昏德人德本明何以昏也曰明德非懸空物各就當人血氣上發出來故易遮蔽試自體驗能勿爲血氣所亂乎亂則昏也已矣德旣昏何以能明也曰根心難滅但隨光隨熄非透徹不可以復明　何以又言在新民明明德者明我明德也新民者明我明德於人也而變文言新民者吾性自足不待外求人性亦自足不待吾增益但能變化之耳明明德新民一邪二邪曰合一由已以及人若分我人則是吾性有外也

二言已盡矣何以又言止於至善學不可無歸宿明明德新民者人道也旣有惡不容不有爲止於至善復其天也自然而無爲矣學之功畢矣何以言明德又言至善曰明德者至善所發本來面目也未發無面目可言至善者明德本然之體也不與惡對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在學者默而識之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大學旣言明明德新民而後以止至善終焉此何以首言知止曰終始一脈止於至善者定性也知止教人見性求悟入之功也如何是止曰止甚難言不止卻可說吾心被物牽動念念遷轉無停時戾吾性不得自如吾性寂然本體奚若不知止決無定時知止而後有定悟入後教以執持之功也性不妄動妄以動血氣也志能帥氣全在執持只此是著力處亦便

是得力處定與靜何別執持而後靜曰定不執持而自定曰靜靜者聖學之極功也一念未起時不待執持自不茫昧何以又言安曰此兼境言是處皆靜謂之安何以又言慮曰此又兼有事言動而激照謂之慮至是則靜亦定動亦定是之謂眞止心之宗

靜以思慮多也何故收功在慮曰思毋邪則思睿不當慮而慮當慮弗能慮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旣說知止矣又說此何也曰知止學者之事㓜學者豈能遽而知故又教以知本曾子親受學於夫子故動必反求諸身吾身通天下國家曰物天下國家爲末而吾身爲根爲之曰事有箇用功必有箇收功處舍本而逐末放其心而不求者也知本知止學歸其根此之謂始乎爲士至於定必曾勇猛用功一番大段巳了此之謂

中乎爲賢過此省力矣毫髮差池不能作聖靜安慮而後能終乎爲聖人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前旣提挈大綱此復諄諄條陳其目學之規模次弟備矣天下自國始國自家始家自身始而身本於心此巳說到學之盡頭處乃復說誠意致知

格物反若散而無統何邪曰此就盡
頭處提掇起頭處教人三轉語極有
力學者當自求之　一轉如何是正
心必先誠意　曰人𤼵心有假則更
不必論正心當速誠意去其作僞處
好善惡惡必眞　二轉如何是誠意
必先致知　曰善惡未能眞知又何

怪乎好善惡惡不切噫匪天不降吾
良知人自不能致也吾自蔽之吾自
開之致如喪致乎哀之致切近向裏
也　三轉說此不啻足矣如何又說
致知在格物不言先而言在云何
曰本只一事致知不可懸空就格物
上用功則著實曰知誘乎外物引之

也何故反求諸物曰物欲令人心丟
豈有物理丟心者所謂格揆物定理
也曰理乃在外乎曰物在外物理固
在心理非一定其見於物者各有定
也且道揆者是誰此須自尋把秉所
揆是物能揆是心心與物交逐物則
知誘於外絕物則昧昧不能知攝提

此心以我揆物而不以物役我物理
各正心體漸瑩知之也眞寧不力於
行傳不說物格而言知本聖學根氐
在茲　八條目文相應也何獨致知
言知至曰致之而後至也致也者精
專也至也者眞切也意實相承朱子
謂言極至不若言切至乃與誠意相

通心也意也知也物也何別曰心本體也意心所願爲也諺云主意知心體之明也物則日用事物是也格者揆正之也俗學以多聞多見爲知是故舍本逐末格物知本也知至則知止矣不能反本還元不可言至意誠與定相通志定而意未定則如之何曰誠則自定脩猶補完也吾身百行出焉不脩則不自知其缺壞也齊猶整也灋行自内也化成若一也治理也物各順其則也平均也天下爲公也　佛學與吾儒之學不同亦須識其機竅佛氏以了身爲學志不在天下國家也無所用其心心反易收而

塊然一死物矣吾儒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也不善學則心隨物而歪塊然一贅物故聖人惓惓本末之辨此心若存萬事可次弟而理故曰心不著一物則能了萬物　八條目一言可以盡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詳言之不能格物致知者放其心而不知求者也意不誠者求放心而不切也正心而上皆所以求未盡之放心密之又密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八條目中何故又提脩身來說曰此

只是教人知本也壹是句猶云同此
連讀之則意重所厚指良心最懇切
處與中庸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同
意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傳以釋經曷不從明明德始曰曾子
豈為訓詁乃以親得於夫子者指授

與人大學之功最初是格物致知最
重是誠意故首釋之乃其餘次第而
及矣　於乎道之不明也而格物之
傳亡學者跬步便錯末學勝也校謂
傳雖亡而實未亡知本云者正教學
者第一步功夫優入聖域蔑足在玆
程伯子曰事不患不能知只患不見

自己朱子嘗取程叔子之意以補傳
校謂樂記一章乃天留之以補格物
致知傳也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
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
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

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
理而窮人欲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非大學所謂至善邪性之欲非他
動以天也人欲不可謂性之欲好惡
之形非大學所謂意邪物至知知人
與聖人亦同耳聖人內有節而人無
節故流而不反節也者本然之權度

非邪古語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之
省矣反躬也者非大學所謂知本邪
反躬力知萬鈞把秉在手可以作聖
矣是故病莫重於知誘物化藥莫要
於格物致知　或曰人生而靜止於
至善之原也格物何以先求諸動曰
正爲人多失之於動也夫使我終日

營營者物欲邪物理邪有欲則易動
多欲則多動無欲止止弗動矣非辨
妄詎能還眞　何以言格爲揆正之
也不徵不信曰吾聞諸孟子權然後
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
甚王請度之孟子所謂權度者非他
即大學之矩也格物以此始平天下

以此終但格物未能絜矩必先挈矩
不有挈也何以絜也書曰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度則釋或曰始學者以其
昏昏其能爲權度邪其能爲矩邪曰
人心有天只一點明處是已開之生
白閉之暗塞不由乎我更由誰則
何哉所謂把秉詩云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一物一天
則總由吾心出故曰秉彝書謂之秉
爲執一御萬在玆攝萬歸一在玆曰
則曰秉彝又曰懿德者性至善故情
好善而物物欲盡善體用一原也心
無所持逐物欲而四馳伊誰揆正物
理萬起萬滅輪環爾思玅在一齊絕

斷其未接物邪身在斯心固在斯而毋坐馳其與物接邪思一事心在一事而毋出位故把秉常在我　格物也而謂之窮理古未之聞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其聖人之事非邪理一而分殊稽是者也遡理之原通於一而萬事畢格物乃實事求是子論

學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斯其始學之事乎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則吾不知格物也者屬之精義入神乎屬之窮神知化乎語道而非其序也安取道　俗學以多聞多

見爲知窒天聰明也非開天聰明子誨子路知其不知爲知而可矜外乎多聞擇其善而從多見而識夫子以其稍近裏也故曰知之次盍求知之上乎或曰多聞多見而非也何取於博學曰多聞見者襍采之學也支離於耳目博學於文者當其博時就

約以禮而實體諸身學欲博者天縱吾不知天限量自知開擴萬古匈襟悉取衆善協之歸一此弘于天之學也曰善乃在外乎曰心無內外遠近物我之間何者非吾性分内故曰善與人同然則格物得毋隘乎曰物物而格之斯博矣吾心格一物時若不

知有他物是謂博而專　心之放也
以逐物也爰有絕物以求放心者謂
格物爲扞格之格曰此惡夫末學之
潡潡而未免于枯守其根也格物謂
之知本者即此是求放心學患不歸
根學歸其根物物各有著落隨事體
帖天理出來隨事刮磨人欲使勿障

亦嘗觀於吾心往來通塞之機乎心
往逐物非物來采心心通何物非理
心塞何物非欲胡不壹之于此而彊
拒之于彼與其絕內外成二曷若由
中應外條達而保持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
也

自欺病徵極重爲鬼爲蜮以此爲獸
爲禽以此然求其病原甚輕卻甚緊
要人聞吾言必訝不信請遂言之只
是且放過延哄自家坐令萬惡塡積
若欲免此絕自今始勇猛就作一番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

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
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
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傳指破小人之醜又諄諄舉君子慎
獨決欲爲君子則當內省好善如好
好色乎惡惡如惡惡臭乎決不欲爲
小人善莫求人知不善莫求人不知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君子獨居常如衆共監察其謹嚴如
此則能防惡於未萌矣傳曾子作也
而有曾子曰何邪曰曾子只是口傳
弟子未嘗著爲書說至于此又嘗丁
寧弟子因附記師旨西漢而前傳經
者只是弟子相授受東漢後著書始

多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
其意
中乎爲賢終乎爲聖人俱在玆學者
未論作聖其不能爲賢者只因誠意
一關難透故包羞忍恥一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

原缺第二十葉

所不用其極也而知行自合一矣下
道字訓言瑟兮僩兮形容敬最親切
程伯子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歪故
敬不可不密也朱子曰今人說敬實
未嘗敬若敬則如火烈烈常有不可
犯之色何至如是纏繞故敬不可不
奮其全剛也恂慄發明嚴敬之心人

心惟危不可不自抑畏鄭注恂讀作
峻當如字敬非卑實不能莊子木處
則惴慄恂懼原有二音但當如字讀
大學以格物致知爲入門以誠意爲
一大關紐透得此關則更無關故直
說到至誠能化處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三章皆意在言外使人志也勃興今
略宣其意人皆有是德而弗克明康
誥克明德德從何來若何明之太甲
顧諟天之明命顧常目在之也諟審
定而言也心之漏在目在口多矣天
以道理全付于人與天同大帝典克
明峻德此皆自明我明德而明明德
於天下包舉其中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
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明明德只說自明新民必本於自新
始盤以洒沐銘取洒濯其心但汨没
之久一旦發端最難其後接續又難
非懇篤不能必也常自喚醒及賴人
提醒銘盤是欲怵目而恒儆于心乃
如子張之書紳固將始惕而終玩則
又有務觀美者矣轉使善意消薄心
不眞也作新民者旣觸其善機又當
從而振德也世界只是舊世界至於

文王而天命聿新宇宙一似重鑄極
是人力盡處故可言用天性本無容
力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黄
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
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

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學必有箇統宗會元邦畿示人以歸宿之處緜蠻因鳥而指出人心天機人而不知安身立命則終身栖栖爲旅人矣文王是說聖人惟止能止衆止穆穆玄敬也盛德深遠人惟見其

雖容而迹亦泯矣於歎詞將言聖人之心學其玅有不容言者故先發爲歎詞止者天性本然之玅也至無而動而無動也是故常靜而應常應亦靜非此何以一天下之動敬止者性本定而心偷則自行常患不能合一惟聖人欽厥止故能安敬止心性所

以玅合也未能止若何曰毋不敬緝熙者敬止不息之功也緝如理絲連屬不斷非有總會從何處接來熙如種火旋開廣光明否且隨光隨滅矣仁敬孝慈信者至善之應用隨事而名其德也各言止者非曰一事一止也皆原于心所謂常應常靜者也事

非有來性亦無往是故動而無動人心有欲而與物交將迎生焉内外隔焉以易動之心而又爲外物所牽動是故憧憧往來乃有謂心常動而不靜則又有厭動求靜者天性豈其然乎程伯子論定性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至哉言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傳特釋本末聽訟治之末也使人無訟是不可以他求其本在我聽訟人不能欺與不敢欺只是畏威未是服吾德使人之意也消舉訟一事而萬事莫不然矣天下無二本也傳兩提

知本與聖經知止相因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經于格物致知一事也故言在他皆以必先起詞今省文言在乃弟子記師意而有少誤也　聖人之心寂如鑑空有感如鑑照物各還定形應迹而無迹空恒自若也大賢不無微塵其次不能無塵矣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匪情本然是動於血氣也此心粘著於一本體以之而敍物過而

留滯物交又從而牽之無已前後塵相積鑑晦無明矣傳枚舉其受病處乃復指其病根只是心不在也心既無主此身若空殼然不為我用矧於治人邪今欲求大解脫則何如曰只要心在物本不能累心心自累物當下絕斷過去事勿追而想未來事勿

逆以想其見在乎行所無事靈臺者
有持中洞而虛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

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喜怒哀樂之未發也發則皆中節矣其有辟焉者何莫不由於心胡以言之於脩身曰心既免于累其達于身者尚恐接物時不覺其流于偏欲人每事盡善也　敖惰凶德也君子無

衆寡無小大無敢慢矧可敖惰乎曰五者皆指吾所接有若而人有若而人也　大學節序陟一級復一級是故誠對僞言楪以惡也傳皆言自欺是爲鬼賊之心亟去之猶遲也正對偏言無惡矣而善未純或過焉若不及焉是猶未免爲凡心也脩則照管

其所未周有所受病差重之其輕矣大偏已去尚恐其有小偏也自誠意而進于無意純粹至善乃爲天心譬之稱焉不能格物致知也者無星非稱也意不誠也者瞞心稱也心而未正焉稱有偏重也身有所未脩稱時小失其平也乃若齊家治國平天下

則更不言節序而關紐歸意誠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家者國之樣也而身又家之樣也傳釋治國直從身教說來而關紐歸誠意凡事待學而能惟養子未嘗學而天下無不能養子者以其心誠也爲民父母者不致力以求吾心之誠而多講求養子術癢痾疾痛不切于吾身是謂倒學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恕仁術也責人則明自責則昏愛己則切愛人不切人欲礙之也反責人之心責己推愛己之心愛人天理流通矣平天下章所謂絜矩即此恕心程伯子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艸木蕃者也謝氏論格物曰只是求箇

是處以恕爲本與此實相始終曾子嘗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忠爲本千事百事總是一箇眞切心通蔽通礙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敎國

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三詩非必於道理有所增益也然而詠歎之可以動人天機而不自知雖然亦當自驗若不能有所感觸得無心有所滯乎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傳釋平天下還從身敎說來治國者惟患不能敎家能敎其國平天下亦猶是矣傳復以絜矩爲言何也曰國邇而天下遠非以仁心行仁政則敎

化無由廣被之若井田封建皆仁政之大者也傳意惟本于仁心矩者非他吾心之天則也詩云帝度其心自始學執此以格物矣平天下乃復絜之吾心猶有夫人者在則未能合天心也公共大世界當以公共道理處之不可有各自之心然必身爲之式

而後天下可使如我式書云天命自
度夫子自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則前乎此必絜矩而後能不踰此
正聖人之小心翼翼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
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
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

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從吾身畫出箇樣譬如開平方瀍
里爲式而萬里攸同各占其私動而
見礙所謂緣軀殼起意思也故曰除
卻身都是義理各安本分端然方正
程伯子曰將身放天地萬物中例看
大小快活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傳言能絜矩者從意誠心正而來民
之父母所謂若保赤子心誠求之者
也故能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以民
心爲心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

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
下僇矣
不能絜矩故好惡不能與民同之辟
即脩身章辟焉之辟何以遽受天下
惡名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傳復指其病原
皆在不愼與愼獨相終始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此言天命在于民心民心在于君心愼與不愼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平天下莫大乎理財不好利則能絜矩好利則不能絜矩故說歸明明德來德也者吾得之于天以立命者也非此則亦無生財出于人力非此則無以養然而身外之物也其輕重較然不同矣

外本内末爭民施奪

外物豈可加于天性失其本心也漢武帝奪民利而盜賊起弗能勝豈非上鬬其民而施以刼奪哉于盜賊乎何誅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與民共其利天心也民歸之爲共主獨專其利凡心也民叛之爲獨夫利則害隨義則自利斷國論者當別義利不當計利害而察之于心術之微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民怨而怒天理不容秦隋府庫反爲大盜積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

則失之矣

此又言天命在于我心善則順天不善則逆天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此與楚語所謂寶善人者又一事也先儒嘗譬善如一大寶藏人自棄之可惜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言不可以利失其本心仁親蓋古語宜深體之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平天下莫大乎用人故舉宰相之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而卒歸之君心君之職論一相而已矣宰相不論才惟論德量斷斷其鎮靜如山也人不

見其所長處而能用天下之長休休和若陽昫也天地生生氣象也其如有容言其大心不知其容多少也乃其好善之心甚于其口所說深厚懇誠也茲人若用天下衆君子並用爲民造無量福子孫尚賴其餘澤然此等人爲之君者孰不欲用但以其守

正持重務大體或不喜之而喜阿意者故奸邪得用疾人有才者顯己之無才妒人有德者于己私意不便茲人若用天下衆君子皆不得用所用惟羣小人爲民作無邊禍子孫尚受其餘殃此宗廟社稷之憂也唐明皇知李林甫妒賢疾能無比而用之只爲林甫善養君欲天下大亂幾亡豈非萬世之覆轍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獨言仁人者愛百姓如痛肉必深惡害百姓者如割其肉矣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君之職惟在進賢退不肖患在不能知知而不能進者好名無實也不能退者流于姑息也均之不得爲仁乃若彊戾而好惡與人反者嘻其甚矣夫民合而聽之則天豈其天下皆非而己獨是邪其心自聖人莫敢言其非耳不曰拂人之情而曰拂人之性言逆天理也獨夫受以之亡而自聖爲之禍胎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傳言用人由于君心之好惡而卒闢
紐歸意誠大道絜矩也忠信竭吾誠
也其心常自謂不足驕泰惟不能愼
故自謂有餘天理存亡決于此心愼
與肆之間耳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
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絜矩自能生財一則人各勤其職分
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興之二則以儉
德帥天下此人君代天養民之職也
　生之者衆今生者寡矣古者四民
蠹之以佛老之徒而六兵農既分爰
有七民國計困于養兵矣古惟治人
者食於人今富民佃其田於貧民坐

而食稅矧游食者所在而成羣今誠
能毆游食者轉而緣南畝富民使振
貸貧者因而興禮俗兵寓于農異端
者人其人焉生者漸衆矣　食之者
寡今食者衆矣前所陳不更論今之
冗官一何多也吏之冗胥徒之冗因
之且無論士古之工商居農二十分

之一而相資也今工商且半工作無
益商通異物滋以病農宗祿軍爵又
天下所共憂也必也省官省事復歸
民于樸敦本業而浮末者抑焉宗祿
軍爵所貴變而通之食者漸寡矣
爲之者疾今爲之舒矣民事不可緩
也耕種耘不及其時則穀之損歲若

干及時而從事焉則穀之益歲若干
蠶績亦猶是也今之耕者亦寡矣又
多惰也而上有徭役焉有獄訟焉妨
其農時必也清心無爲俾有司者勞
民之勤事國家又從而皆夏補助焉
以作民勤爲之漸疾矣　用之者舒
今用之疾矣風俗胥而爲侈靡其責

在上不在下吏道貪殘驕奢宜治其
本而不於其末國之冗費俱起于王
宮后宮宜放周禮以九式均節財用
而大臣制國用以四分一之澧宮中
府中俱爲一體用之漸舒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
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

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多財或能令人失其本心故舉仁與
不仁一勸一戒仁生理也人而體仁
自與天地萬物血脈相通堯舜之治
從此而出觀夫蜂蟻之君臣則下之
忠義固天性也上復以仁感之宜乎
固結而不可解于心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
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臣
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盗臣此謂國不
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廉恥道喪賄賂公行皆起于士大夫
與民爭利也衰季多此事若孟獻子
可謂表獨立乎世俗之上而不蒙其

塵垢者矣　小人禍天下國家而甚焉者宦莫若媢疾之臣志在專寵與君子雖空人之國而不顧使人主孤立而危又莫若聚斂之臣剝民膏血以富國使天下顒然喪其樂生之心故傳特舉之為萬世戒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彼為善之實則掊克而託于美名以濟其主之私欲亦緣人君內多欲而外欲益之故甘受其欺罔自古善人而無救于亂亡者不用之于可為之

時不可為而後用之也　校惟至善天性也止於至善與知止相終始聖學淵原也傳通篇惓惓于好惡言情而不及性何邪曰體用一原傳釋止至善其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一言盡其妙矣繼之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體用備矣正心章有所忿懥四言脩身章之其所親愛而辟五言則既開其端矣而說則未竟以待學者用力而馴至焉與中庸所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實相終始非不言性也引而不發也學者果能

眞其實知好善而惡惡壹于善而毋貳以惡由是而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乃幾于天篇終申之以義利之辨前此不之及何也曰義利者善惡之大界限也自格物固已明辨之矣而誠意尤懇懇焉有所爲而爲之利也小人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已無所爲

而爲之義也君子必慎其獨是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無所爲而爲者庶幾近焉是故慎獨之功滐體此之謂天德達此之謂王道

大學攷異 附

在親民

程子曰親當作新校按親新古字或互用大學新民作親民書惟朕小子其親逆作新逆易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悳親讀作新則與日新之謂盛悳語意相通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知所先後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后後聲同后俗而爲後可一篇之中既已作後矣又僞焉而俗后可乎傳

者譌訛耳今通用後餘放此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格物致知大學弟一義也傳者咸指授人用功今也失其傳矣天之將喪斯文也與哉朱子嘗爲補傳學者每望洋則茫若校謂天惟未喪斯文也故特達存結語知本云者文約而意該知呼寐者使覺萬物皆備於我不患其不能知也惟是知誘於外大患在斯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不思而蔽於物支離於耳目者也思則得之明諸心也心不先立思者其誰大學所謂知本即孟子之先立乎其大者

此之謂自謙

謙鄭注讀作慊與慝音同而義微異慊從嗛轉注答有所未滿而今始快足也慝詣慝聲直訓爲快足古篆謙作[seal script]慊作[seal script]義則相遠而形相似也聲相通也以是致譌

心廣體胖

說文胖半體肉也於此義無所當蓋般之譌也俗書偏旁舟肉俱作月因而致譌般讀若盤言乎動容周旋中禮也

綠竹猗猗

綠詩本作綠大學引詩作菉古字通用後人不知因而訓爲王芻作菉莫若作綠爲易曉

赫兮愃兮

校揵韓詩作宣毛詩作喧說文引詩作赫兮愃兮從心從宣大學引詩舊

本作喧今本作喧傳者譌也今從說文

終不可諼兮

詩本作諼大學引詩作諠於怎義無所當傳之者譌也

於戲

於戲歎詞二字竝假借故諸書紛其不同詩本作於戲乎者戲字省文也大學引詩作於戲乃與噫嘻之嘻音相若他書作烏乎若嗚呼者皆俗書也

維民所止

語詞易作唯書作惟詩作維皆假借也大學引詩維民所止作惟平天下

章維石巖巖從詩作維則此乃傳譌耳當定於一

緜蠻黃鳥

詩本作緜大學引詩作緡傳者譌也昏從氏非從民從民作緡字之末失也

身有所忿懥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校按忿疐之疐古本作疐一本作質皆假借也今本作懥說文無之蓋後人所增

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紂本作受商王名也後轉作紂聲重而譌蓋自先秦則已然矣當從書作受為正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命鄭注讀若慢程子謂當作怠校按古字名命通用故名世一稱命世命平讀之為名言乎好名無誠意也

大學指歸二卷附考異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是編乃其所解大學首以古篆寫古本正文奇形詭狀多所作六書精蘊中杜撰之字次乃為指歸一卷其辨致知在格物云致知不可懸空就格物上用功則著實知誘乎外物引之也何故反求諸物曰物欲令人心走豈有物理走心者所謂格撥物定理也理乃在外乎曰物在外理固在心理非一定其見於物者各有定也又云朱子嘗取程叔子之意以補傳校謂樂記一章乃天留之以補格物致知傳也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非大學所謂至善耶性之欲非他動以天也人欲不可謂性之欲好惡之形非大學所謂意耶物至知知人與聖人亦同耳聖人內有節而人無節故

流而不反節也者本然之權度非耶古語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之省矣反躬也者非大學所謂知本耶反躬力如萬鈞把柄在手可以作聖矣是故病莫重於知誘物化樂莫重於格物致知其說介於朱王二本之間而更巧於附會其他所論亦往往重守約而輕博文仍未免失之偏枯夫揆物定理必有所以能揆物定理者究不知以何法揆定之也考異一卷凡十五條亦多穿鑿篆文不爲典要總一好異而已矣

大學管窺一卷

〔明〕廖紀撰

江西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學庸管窺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管窺一卷》提要

古本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

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
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
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
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
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
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
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大學二

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
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
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
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
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

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
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
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
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
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
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

大學三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
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
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
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
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
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
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
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
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

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

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明道先生改本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
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
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
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
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

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
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
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
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
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

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
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
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
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
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
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
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

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

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

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伊川先生改本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當作）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

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衍四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

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

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

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

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

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

能先命也（作怠之誤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

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一本云彼為不善之小人使之為國家）

晦庵先生改本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

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

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右大學舊文與程朱二家改正本萃為一編本所集次蓋其書乃孔門傳授入德次第之詳而曾氏之徒之所記述也不幸簡編脫誤閒文失義代莫能知功利異端爭時競起而人莫有覺其非與偽者大學之教不明故也幸而河南程氏伯子叔子者以講明道學於千五百年之後始知尊信而表正之考亭朱子復起而加正焉使先王化民成俗之意君子[illegible]趣詔人之方昭乎日月麗天人皆可見而非復如昔之晦蝕矣其扶世立教之功不亦大乎然猶不能無可疑者語格致或故簡述復論治平或舊文離次本始未終未為大備苟有作者必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脩巳治人各有攸當體之身而易知措之事而簡能夫然後大學之理備矣夫然後孔曾之旨得矣

木既書此語有客問者曰大學一書子朱子之用心密矣而子又何言與木曰伯子用心非不密也而叔子少之叔子用心亦非不密也而朱子少之其志皆將以明道也故各就其知之所至而訂正焉以俟夫百世之士不曰吾論已備以拒來者於無窮也故因僭妄云爾

大明弘治丁巳夏五月至日琴川周木書

大學管窺序

此大學古本也古帝王教人之大法具焉孔子所傳曾子所受其遺書也初漢儒列之戴記中至宋程子表而出之次以正之朱子又分經傳定章句正誤補闕為註為問以發明之其書遂盛行於世我

國家學校之教士科目之取士一以此焉所謂古本後學不復見矣今太宰龍灣廖公深慨乎此乃取古本熟讀詳味惟理之求有所得焉輒書之名曰管窺稿大意謂古本無闕無

誤攛初讀之駭然謂與程朱子異也既而思之有說焉漢去孔曾未遠當時名儒多所著作苟有闕誤豈無補正之者若宋相去則千五百年矣程朱子固後學所當宗而漢儒古本亦豈可不一見哉試舉一二言之格致章朱子以為闕取程子之意補之矣及考程子所次明道仍從古本不費一詞伊川第取聽訟章置之脩身為本本亂末治兩節之下而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結之則以此章為誤而非闕也三子所次互有不同如此公

則一從古本指此謂知本即以脩身為本及其本亂末治之本而引物有本末知所先後為證則物格知至之義固在此兩節中不俟補正亦自了然又所引衛風周頌周書商書虞書湯銘大雅商頌小雅文王諸篇及聽訟章古本皆屬之誠意朱子以為誤悉正之分屬之以釋明明德釋新民釋止至善釋本末矣考之二程則並以衛風周頌屬之平天下而周書以下諸篇伊川則置之此謂知之至也之下所謂誠其意者之上明道則置之則

近道矣之下古之欲明明德之上而以聽訟章屬之平天下其不同又如此公於此亦從古本指瑟僩赫喧為潤身之驗指道學自脩為知至意誠之謂而引誠之者擇善固執為證夫道學即擇善之謂也自脩即固執之謂也既皆誠之者之事則屬之誠意亦章章明矣其餘未及悉舉要之皆有根據有引證大意不過明古本示後學耳非操戈於程朱子也程朱理學之宗所見宜出於一而乃有此不同何哉蓋不同者言之次也求之於理則

孔曾之旨程朱子固已心領神會於千五百年之上若同遊洙泗及門而親炙之者矣次其言則不一求之理則無二固不害其為同也公明古本示後學正欲求之理耳學者於此讀之熟味之詳平心易氣以求之則理無不得孔子所傳曾子所受立言次第將曉然如指諸掌由是考之於程質之於朱即其不同之說求夫至當之帰固有據矣茲稿雖曰發明古本於程朱亦未必無補也公好古於書無不讀於六經四書尤所究心往往探微

入玄發蘊闡與實造理之學於中庸亦著有稿皆以管窺名自謙也璜自庚戌以来辱從公後見公言動出處有古道焉心竊慕之學而未能蓋内省之誠不愧於屋漏特立之介不変於歲寒休休之量不間於叅機務掌銓衡之日今進大宫保為

當宁倚毗為縉紳表儀位望亦隆矣公方闇然惕然惟弗克是懼若公何愧古人此稿特緒餘耳未足以盡公也一日公以序屬璜顧淡陋之詞何足為茲稿重而辭至再三不獲也遂識此塞責且見公之好古篤履居多不但體認之真考索之明而已也

嘉靖五年歲次丙戌孟秋之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工部尚書侍

經筵官安成趙璜識

大學小序

大學一書乃孔子所遺曾子所受而門人所記也漢儒收入禮記第四十二篇程子表而出之愚嘗詳味古本綱目分明次第不紊初無經傳之別亦無闕文錯簡之誤每於熟思之餘偶有一得之見并所聞切當之論書於逐節之下以備遺忘積數十年不覺成集以求正於有道之君子今本大學乃更二程子并朱子改定分經補傳於古本小異朱子章句註釋詳矣學者宗之已五百餘年不復知

有古本深為此惧故釋古本全文以示後學非敢求異盖欲其觀古本今本之不同而知所用力也

大明嘉靖丙戌夏六月壬子龍灣廖紀識

大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大學之道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明德者人秉天之明命具於心而明無不照也人

莫不有是明德但蔽於私欲而昏之者衆故當格致誠正以明之而復其初也親新古字通用書曰其新逆是也新民者然既自明其明德而凡民有未明者又當齊治平以新之使民無不明也至善者性無不善即天命之本然如仁敬孝慈之類是已能止於是而不遷然後為有得也故又推言在止於至善之意盖謂人能知止則不惑故有定定則不動故能靜靜則居之安安則慮之詳能慮則大學之道得矣孟子所謂思則得之是也人可

以不知止乎盖道之大本在於脩身而其用
不外乎治人明德則治人之本立新民則治
己之用行此聖賢之學体用之全不可偏廢
者使不知止於至善則心志無定亦何以得
乎道哉此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而又
在止於至善也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或曰諸
家皆謂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極致今獨平說
者何所據歟曰以本文三在字為據也又觀
下文釋詩有斐君子道盛德至善亦是平說
何嘗有淺深之異哉或又問曰人多引書以

親睦九族百姓不親言親民為是子獨仍作
新民又何所據歟子應曰孟子云君子之於
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於九族則可親民則
不可聖賢之言自有輕重先後之分若言親
民乃墨氏兼愛之說也豈可哉豈可哉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節起下文兩節之意物者人物也自吾身
以及家国天下皆物也身為本家国天下為
末故物有本末也事者事為也自格致誠正
脩以及齊治平皆事也格物為始平天下為
終故事有終始也本始所先末終所後人惟
不知是以離道夫誠知所先而先之知所後
而後之則造詣有序夫何離道之遠哉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節言先之序所當知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節言後之序所當知也物之本末事之終
始具在二節之内能循先後之序而勉進焉
其於道也何有格致誠正脩身明明德之事
也齊家治国平天下新民之事也八者大學
之條目也

右統論大學綱目工夫次第乃一書之大
旨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

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以下釋格物致知之義天下國家之本在
身故自天子下及庶人一切皆用脩身為本
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身既為本所當厚也亂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已本亂則其所
[illegible]皆薄也末治則其所薄者厚也蓋有本而
[illegible]能厚而後能薄末有本亂而末治不
能於厚而能於薄者人能窮之是之為格物
天下之物理無窮而貴於知本格物而能知
本則末與厚薄自無不知矣自物而言謂之
格自心而言謂之知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自天子之上疑有所謂致知在格物
者八字而大學不加焉因有此二句結之故
省文也
右釋致知格物或問曰先儒皆謂致知格
物之傳已亡亦既補之矣今獨以此節為
釋格物致知何所據歟予應曰熟味大學
一篇條目次第而知又以物有本末一言
為據也蓋上文既分言八條目矣而致知
格物為條目之首所謂致知格物者不過
格物之本末而已又據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之言則其為釋致知格物昭然甚
明夫何俟於補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節言君子能謹獨而絕自欺也人之誠莫
誠於好好色惡惡臭色固人之所好臭亦人
之所惡而好惡或有不誠者至於好好色惡
惡臭其意無不誠矣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

惡惡臭則意誠而毋自欺此所以謂之自慊
而其切要之功惟在慎其獨處之所為而已
獨處能慎則接人可知意何有不誠乎或問
曰先儒謂獨為獨知今以獨為獨處何所據
歟余應曰以下文小人閒居為據也若謂君
子為獨知謂小人為獨處則是有二獨矣豈
理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宜合而思之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

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節言小人不能謹獨而自欺也小人於獨處之時以為人所不見故肆邪僻無所不為及見君子乃掩其不善以為善而不知君子灼知其惡如見肺肝掩之何益哉此謂誠為不善於獨而自形於外故君子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此引曾子言不善之不可掩如此獨處之地

其可畏之甚乎以見其所當慎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富潤屋以況德潤身皆實有之故也誠之不可掩如此人惟意誠則有是德而有是驗故君子必慎獨以誠其意必字宜深味之故下文引詩言脩德誠意之功效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承上文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而言骨角脆切磋之功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功勇勵學問工夫須是細密故如切如磋克己工夫須是猛勵故如琢如磨有斐君子盛德至善如此故民戴之而不能忘也切磋琢磨是進德之功瑟僩赫喧即潤身之事有斐君子道盛德至善感人終不能忘則不止於潤身而已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

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親賢樂利又明民之所不能忘者以其德善之在人也德愛在其子孫善利在於天下故沒世不忘即終不可諠兮終字意誠意之極功也前王不專指文武古之聖王皆是也故下文歷引詩書咏美盛德至善之實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克實能之也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其實一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明德之極顯

之峻德首言前王能明其德次言前王顧天
命三言前王克明峻德故結之曰皆自明也
無非自明其德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
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
不用其極
此盤字杷是沐面之盤若銘沐身之盤則近
褻矣下文二新字皆含不已意首言前王於
己德而日新不已次言前王於民德而作新
不已三言前王於天命而維新不已故結之

曰君子於己德於民德於天命無所不用其
極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
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首言王畿乃民所止之善地次言岑隅乃鳥
所止之善地又引孔子釋詩之言民與鳥皆
擇其善地而止之可以人不如鳥而求止於
至善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
此言文王止至善也穆穆文王繼續光明而
安所止下言仁敬孝慈信則所止無非至善
矣文王止於至善如此此民所以終不能忘
也前引詩書皆泛言前王此則指言文王學
者欲求止於至善可不以文王為法乎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承上文與國人交止於信而言詩云虞芮
質厥成可見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聽訟者理

其末也使民無訟者端其本也此此謂知明德
為新民之本德有諸己由於意誠誠意本於
致知故曰此謂知本中結致知而后意誠之
意
右釋誠意愚按大學工夫莫先於致知莫
要於誠意蓋致知為入道之門誠意為自
脩之要人能誠意則身無不脩措之於家
國天下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獨釋誠意
而加詳焉此大學之深意也中庸曰不明
乎善不誠乎身矣又曰誠之者擇善而固

執之者也聖賢傳受心法莫有切於此者
學者宜潛心焉或曰先儒以康誥以下三
書為釋明德傳以盤銘以下三詩為釋
新民傳以邦畿千里以下三詩為釋止至
善傳似矣而子獨依古本為釋誠意亦何
所據歟余應曰大學綱領以統八條目固
不必重釋矣今依古本為釋誠意血脈自
然通貫明暢況誠意以下皆有所謂二字
冠篇而古本無之故據此而知也夫何疑
哉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
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
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身有之身當依古本還作身字為是有此四
病故心有不正孟子所謂瘝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意正如此不得其正則心不存
不存則無以撿其身視聽飲食皆失其道而
身有不脩矣此脩身之要所以在正其心也

右釋脩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
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
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
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
不可以齊其家

此辟字與辟則為天下僇矣之辟同如所親
愛於寵嬖者所賤惡於姦頑者所畏敬於尊
貴者所哀矜於孤寡者所敖惰於愚蒙者五
者皆身之所接一或有偏此身之所以不脩

也常情皆然鮮有好惡得其正者其偏至於
莫知其子之惡苗之碩偏之為害一至於此
何以齊其家哉故曰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
其家

右釋齊家在脩其身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
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
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
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孝弟慈三者所以教於家者也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下三句即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義如保赤子以下又承慈者所以使衆而言教之本在心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未有學保民而后仕出於吾心之固有而已心誠求之則即此而在矣愛親敬兄事君事長之道皆然未有不出於心者也此可見家國一道而皆根於心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孝弟慈三者仁之實貪戾仁之反也教成於家則化行於国反是者亂一國治亂之機係於一家如此故引古語一言僨事一人定国以明之教之本在身孝弟慈三者合而言之仁也堯舜所好在仁桀紂所好在暴民各從其所好而已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是已有善於己而后責人之善無惡於己而后正人之惡即恕之事反是則不恕而能教人者鮮矣故治国在齊其家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宜善也家人父母妻子也儀即法也足法於

父子兄弟而后民法之故曰此謂治国在齊其家也其意至矣此三引詩咏嘆治国齊家猶誠意章歷引詩書咏嘆之意

右釋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矩即從心不踰矩之矩乃此心之則也上老老則民莫不興孝上長長則民莫不興弟上幼幼則民莫不興慈蓋三者吾心之所欲而

人心之所同也故君子執此度彼則知人心所同不異於我推而及之使物我各得其分願故曰絜矩之道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即此義也由是而推之天下則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治平之道豈有二哉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

矩之道

覆解絜矩二字之義玩味使事交先從五字則其義自見上以所欲言此以所惡言故下文引詩並言好惡自此以下引明與民同好惡以至用人理財無非推廣絜矩之義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

失國

民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如是則是愛民如子而民亦愛之如父母矣好惡狥於一己之偏則必至於害民而民亦害之矣為民父母是得衆克配上帝是得國能絜矩者也為天下僇是失衆峻命不保是失國不能絜矩者也天命不外乎人心人君之公私小異而人心之向背頓殊此有國者不可不慎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此承上文所當慎者莫先乎德蓋謹於好惡為慎德得衆則有人得國則有土有人有土則財用所自出矣故德為本財為末本內也末外也苟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必至於爭民上爭乎下則下必奪其上矣外本內末則財聚爭民施奪則民散先德後財則財散有人有土則民聚言之出入以況財之出入皆必

然之應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矣
此引康誥承上文峻命不易而言先德後財
謂之善民聚則天命得矣外本内末謂之不
善民散則天命失矣天命之得失係乎人君
之善與不善有国者豈可不為善乎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
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此兩引言承上文善則得之以起下文用人

之意蓋言楚国不以白珩為寶而惟以善人
為寶也舅犯言公子在外無以得国為實當
以愛親仁賢為寶也如此說方與下文承接
大抵大學論平天下引言雖是重復不過咏
嘆絜矩之義學者宜深味之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
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
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
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
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若有者冀望之辭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能
而休休焉有容人之量蓋惟斷斷無技而後
能容人之善故於人之有技則視彼之才若
有於己而在人之能無異於在己之能也於
人之彥聖則好彼之德誠發於心而在心之

好有甚於在口之好若己有之則人己一致
而無彼此之殊其心好之則心口一致而無
表裏之異是非眞能有容人之量者乎人君
能得是臣而用之則必能廣致群賢以圖治
功子孫者我之子孫也而是人也能保之蓋
遵其成憲被其餘澤子孫之利莫大如此也
黎民者我之黎民也而是人也能保之蓋樂
其政教安其田里而黎民之利亦莫大於此
也一己之技能為有限而天下之才德為無
窮用賢之利其博如此妨賢者反是蓋賢者

人心之所同好也不賢者人心之所同惡也
惟仁人至公無私必能用有容之賢而放流
娼疾之人故謂之能好能惡也先疾也見賢
而不能舉舉而不能疾是知之不及也故曰
命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命也張子曰晏嬰智
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不善即娼疾也見
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怠之不力也
故曰過若夫退賢用惡則好惡反乎人情而
菑必及其身矣所謂為天下僇也過何足言
乎命過是君子而未仁者拂人之性則不仁

之甚者也此一節通言用人而歸重於仁者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此節承上文而言大道者謂能公好惡於天
下其道無復有加也忠信者盡己循物則能
愛能惡以得其道驕泰者任己自恣則拂人
之性以失其道驕泰忠信之反也故其得失
又如此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
而得失之機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
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

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
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此亦承上文而言君子不獨用人有大道至
於生財亦有大道財固為末而亦有國者之
不能無也欲足財用不必外本內末而生之
自有大道存焉生衆為疾開財源也食寡用
舒節財流也如是則生財之道盡而財常足
矣何必爭民而聚之哉舒與紓同徐也四句
兼上下而言仁者生財有道而不爭民故財
散民聚是以財發身也不仁者不務生財而

務聚斂故財聚民散是以身發財也故上能
生財不奪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必好義忠上
以終其事而府庫之財皆其財也豈復有爭
奪之患哉此一節通言理財而亦歸重於仁
者此因言仁而及於義義乃下之義上之好
仁所致也故下文中嚴義利之戒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盗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

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畜馬乘為士者也伐氷之家卿大夫喪祭用
氷者也雞豚牛羊民之利也食禄之家不與
民爭利也百乘諸侯也聚斂之臣損民盗臣
損己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盗臣蓋輕財重
民也察雞豚畜牛羊聚斂為利也反是則義
矣故曰此謂国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
如輔世長民之長小人即聚斂之臣長国家
而務財用由聚斂之小人引道之小人巧於
聚斂皆人所共惡彼長国家者則以為善於
理財而用之使此人為国必至於上招天怒
下為民害雖有賢者無救於禍矣以利為利
之害如此故為国者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也此二節雖言義利而實関於用人通結上
文用人理財之義
　右釋平天下在治其國按前章論齊家治
國而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又曰所藏乎身
不恕先言仁而後恕以見惟恕能行乎仁
也此章論平天下在治其國而曰是故君

子有絜矩之道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又曰仁者以財發身先言恕而後仁以見
惟仁人能盡乎恕也蓋恕則推己及人仁
則物我無間孟子所謂仁覆天下亦此意
也聖賢立言厥旨微矣學者宜合觀之有
志於為治者能施仁以盡恕而嚴義利之
戒平天下之道無餘蘊矣

大學管窺後序

大學一書文公朱子嘗章句而釋之補之又
從而問辨之詳矣然所謂大學章句云者特
文公朱子別為序次之改本云耳考其源流
則孟子以後諸儒所傳漢儒小戴所記今見
於十三經注疏禮記大學篇者實舊本也然
是篇者與中庸一篇俱雜見于禮記諸篇之
中自昔學者讀之以為循失禮文云耳至宋
儒程氏伯子始尊信而表章之使二篇者各
為一書與夫論語孟子號曰四書並行於世

其功可謂大矣但伯子不以舊本為正疑有
錯簡加改易焉此本一出於是叔子亦從而
疑之又改易焉此本再出於是文公朱子亦
從而疑之又改易焉及朱本既行餘本寢廢
舊本者先因表章之後既不見於今本禮記
之中又以數改之餘復不列於今本四書之
內自非好古博雅之士鮮得見焉至於二程
本者無論舊本及在禮記四書今本之外學
者益鮮得而見焉我
朝王端毅公晚年嘗是論之其說見於石渠意

見之中惜未成完書而逝今龍灣先生與公
所見頗同蓋先生自童子之時誦習詩書至
釋本末章疑問於師輙有悟焉其後入官始
得諸家改本數十年來潛玩精思旁考博辯
亦既得之然後乃敢萃集諸本合為一書仍
以戴記舊本為首次以程氏伯子叔子及朱
子所改各本附焉及其末也復以舊本為正
而又采輯衆說兼以己意節分而解之以附
于諸本之後於是大學諸本之源流可考讀
者然後知古書不假改易而其旨亦達而先

儒求道如切如磋各期自得之意亦弗泯矣
嗚呼先生之用心勞矣哉後之君子於是書
也其尚有疑矣乎於是而參互考正焉可也
其庶無疑矣乎於是而温故知新焉可也若
又從而改易焉特立新說使古書不傳於世
則失春秋夏五甲戌己丑之意過矣過矣龍
灣先生者東光人今之太宰公也
嘉靖丙戌八月己卯屬生三原馬理序

大學管窺一卷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明廖紀撰紀字時陳號龍灣東光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靖僖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首載琴川周木所集大學古本及二程朱子改本其後依大學古本次序采輯衆說加以已意疏解之其書流傳絕少朱彝尊經義考僅列其目亦未之見也

中庸管窺一卷

〔明〕廖紀撰

江西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學庸管窺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庸管窺一卷》提要

中庸序

夫子既没諸弟子漸亡聖道湮淪人皆知慕伯術而不知有聖道子思子憂之乃述平日所傳所聞作為此書發明吾道功用之大神化之妙與天地同其極致伯功之小有不足言者孟子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真得子思傳授之旨矣予嘗詳觀是書與大學實相表裏其曰天命之謂性即大學天之明命也其曰率性之謂道即大學之至善也其曰脩道之謂教即大學之明明德也其曰明善即大學之格致也其曰誠身即大學之誠意也其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即大學八條目之事也但大學綱目分明人所易曉此書義理淵奥人所難造竊惟群聖之道備載六經學庸二書又所以貫六經之道綱目功效秩然有序而不紊誠千聖傳授之心法百王致治之大經予生也晚秉賦愚昧酷好是書自二十以至五十每病其難入凡燈窓之思繹師友之講論者自一字一句至於一節由一段以至於通

篇務研精其微意之所在六十之後覺有所得然猶未敢自是又必質諸經書之言并先儒之論而有合焉遂書於逐節之下以備遺忘積十餘年不覺成集若曰得子思立言之旨則吾豈敢嗚呼道大如天而以管窺之則所見者小矣因名其集曰管窺以求正於有道者

大明嘉靖丙戌夏六月壬子東光後學廖紀識

中庸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舊在禮記第三十一篇程子表而出之以示後學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天命即詩維天之命天以是命降於人而人

稟於有生之初所謂性也書曰皇矣上帝降衷於民若有恒性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已人於既生之後能循是性而行於日用莫不各有當由之路所謂道也脩治也書曰肇脩人紀教學習也人莫不有是道而為私欲所壞苟能脩治去其私欲之蔽以復其初是乃由於學習所謂教也下段曰自明誠謂之教是也中庸首發此三言雖言性道教之名義而所重在道言性見道之本原出乎天言教見道之功用存乎人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道即率性之謂離叛去也道不可須臾離即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不睹不聞即末段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之地言道乃率性性具於心而不可離故道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非率性之道矣道無時不在無處不有是以君子體道雖於人所不睹不聞之處亦必戒慎恐懼而不敢肆其所為是不須臾離

道矣隱微即獨處也乃人所不睹不聞之地慎獨者慎其獨處之所為也君子以為幽隱之地人雖不睹不聞而其所為或善或惡自不容掩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何其見顯耶所以戒慎恐懼而謹其獨處之所為為此故耳此節與誠意首二節互相發明曾子子思授受心法於此可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子思子將言性為天下之大本然性具於心無形而難知情見於外有迹而易見故先言喜怒哀樂之情在外而易見者以驗難言之性也猶孟子言性善則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也之意由是觀之子思孟子傳授心法於此亦可見矣天下大本乃天下之人之大本觀下段立天下之大本可知致猶下段致曲之致漸積造極之意中庸首段乃子思子論中庸之道人能体之則致化育之效也性乃天命之謂舍天命而言性者非性矣道乃

率性之謂舍率性而言道者非道矣教乃脩道之謂舍脩道而言教者非教矣然道為率性性具於心而不可離所以道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非率性之道矣是以君子於人所不睹之處必戒慎之而不敢肆人所不聞之處必恐懼之而不敢忽者蓋以隱微之地人雖不睹不聞而所為善惡自然昭著於外而不容掩天下之事莫有見於隱者亦莫不有顯於微者故君子所以戒慎恐懼而謹其獨處之所為正為此耳夫道原於性性具

於心無形而難知情見於外有迹而易見情者何喜怒哀樂是也當其未發而在内寂然不動不偏不倚所謂中也及其已發而形外感而遂通不乖不戾所謂和也謂之中者即天命之性乃天下之人共具之大本也謂之和者即率性之道乃天下之人共由之達道也君子既全性道於己使中有不致則天下之大本不立矣和有不致則天下之達道不行矣致之何如以我之中以中天下之不中致使天下之人皆歸於中所謂立天下之大

本者是已以我之和以和天下之不和致使天下之人皆歸於和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是已由是中和之氣充塞宇宙薰蒸透徹大而天地陰陽剛柔各止其所豈有不位者乎㬎而萬物含靈負形各遂其生豈有不育者乎所謂知天地之化育是已朱子以為中庸之極功揚氏以為一篇之体要斯言得之矣學者宜深味之

右第一段乃中庸一書之大旨亦與大學首段同一體制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即慎獨君子中無過不及庸常也無過不及乃所以為常道也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君子戒慎恐懼故無時而不中小人無所忌憚不能戒慎恐懼所以背乎中庸也

右第二段言君子能体中庸小人反乎中庸下文遂申言其事後多倣此游氏曰變和言庸者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

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論語中庸之下有之為德也四字而無能字此二句與下文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文法相同民義指賢不肖知愚而言鮮能久矣謂其鮮能知鮮能行今已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即中庸之道道之不明不行我知其故矣

朱子曰知者知之過旣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旣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又設譬以爲人之於味莫不飲之食之而鮮能知味之正猶人之於道莫不知之行之鮮能知道之中以中上文鮮能之意也

右第三段言民鮮能中庸雲峯胡氏曰知者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

之過以道爲不足知不知也愚不肖者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盖以爲下文知仁勇發端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此承上段起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好問好察盖凡事必好問邇言必好察孟子所謂樂取諸人以爲善是已兩端即好察好問之兩端執持守也即允執厥中之執執兩端孟子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是也用其中於民與書建中于民之意同揚善之事也孟子所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也好問好察則非賢者之過用中於民則非不肖者之不及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四段言舜之知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朞

月守也

衆人自許爲知及其臨禍而不知避擇善而不能守是皆知之不明焉得爲知乎亦承上段起下段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顔子能擇則非知者之過能守則非愚者之不及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五段言回之仁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此節言三者皆可能而唯中庸不可能謂中庸之勇不可能也亦承上段起下段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衣衿也論語被髮左衽之衽金銅鐵之屬革皮也以皮為繩穿金葉以為甲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和與物同則易至於流中立無依則易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則易至於滛國無道而貧賤則易至於移不流不倚不变乃所以為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故曰強哉矯此君子純乎義理而不限於風氣之偏正子路所當強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夫子既告子路以南北之強而復深贊義理之強雖於自任故於此段之末見之一節不當強而強賢知之過者也夫子不屑為二節當強而不強愚不肖之不勉者也夫子不能已三節德義自然之強正吾夫子之事也而曰唯聖者能之夫子大聖人也雖曰不敢當而自任之意寓矣以中上文中庸不可能之義君子依乎中庸即上文和而不流中立不倚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上文有道不變無道至死不變之意依乎中庸則非賢知者之過不見知不悔則非愚不肖之不及此勇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造於成也

右第六段言夫子之勇上言君子能中庸小人反中庸衆人鮮能中庸矣故又示人以入道之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舜知也顔淵仁也夫子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能此三者則可

以入道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費廣大也隱幽微也言君子之道無乎不在而顯微無間也何以見之夫婦居室之內至

隱也雖愚夫愚婦亦能知亦能行詢見道無間於隱也及其至大即費也雖聖人亦有不能知不能行可見道無間於顯也不特聖人不能天地之大至上下察皆極言此道之費也末又結言君子之道造始於夫婦之至隱及其至也昭著於天地之至大此可見其費而隱也

右第七段言道顯微無間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承上文言道雖顯微無間而實不遠於人為道猶言脩道故不可遠人為道下兩節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一節言治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故君子之治人也則以人治人不可遠人以為道二節言施人之道在推己之心故君子之施人也則所惡勿施亦不遠人以為道

右第八段言道不遠人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此段與上段不相蒙當另為一段未能是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玩味下文四句之意可見自責之事也庸德之行至行顧言自脩之事也蓋言行君子之樞機我之自脩於言行如此君子何不慥慥爾期望之辭也

右第九段言君子之道在謹言行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素位而行不願乎外隨其所寓若素履而無慕外之願下則申言其事又引孔子之言以

結之射主中鵠素位而行也反求諸身不願乎外也

右第十段言君子之行惟在反身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言君子之道無乎不在而進之則有其序如行遠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始也故又引詩及夫子贊詩之詞以明行遠自迩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一段言君子造道之序以上皆治己之事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鬼神指當祭之鬼神觀下文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可見弗見弗聞隱也体物不遺顯也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誠也洋洋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昭著不可揜也言鬼神不見不聞固隱矣然而体物不遺則甚顯焉何也蓋有其誠則有其神所以然者蓋由齊明盛服盡誠以奉祭祀故洋洋如在不可揜如此一誠之所為也使奉祭不誠則神必不享矣況望其昭著不揜乎

右第十二段言事神之事與上文脩己若不相接吾嘗求其故矣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其用不外乎事神治人二者而已夫子答樊遲問知則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

遠之答子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答或問禘之說則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每對舉而互言之以見治己治民事神事雖異而理無不同故也上三段言治己此以下言事神至哀公問政言治民善學者熟讀而深味之子思立言之旨思過半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德為聖人舜之大德也祿位名壽皆天命之也大德受命尊親之至而裕後之長此所以為大孝也栽植立也傾敧斜也即詩不盈頃筐之頃物之栽者則培養之物之傾者則亦覆惰之可見因材而篤也

右第十三段言舜之孝寓事神之意蓋孝者百行之本体之於身則為至德施之於

政則為要道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孝治天下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曰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蓋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也故下二段又言文武周公之孝皆以著明上段事神之意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父作子述此文王所以無憂也下一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言子述之事也二節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亦子述之事也兩節雖言子述并及大王王季蓋大王之肇基王迹王季之克勤王家則父作之意亦寓其中矣

右第十四段言文王之無憂有父作子述亦事神之事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孝猶云達德達道承上段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所通行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此節承上段述作而言乃泛言人子之孝在於善繼善述非專指武王周公觀二人字可知善謂能也人謂先人也志者其存諸心者

也善繼者体而承之也事者其見諸行者也能述者遵而守之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春秋錯舉四時脩祖廟重神棲也陳宗器示能守也設裳衣示不忘也薦時食獻新味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愚嘗反覆熟思宗廟之礼以總括下文數句所以序昭穆列倫理也如此説方明白可曉未知是否序昭穆親親之義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貴貴之義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尊賢之義也序爵以貴貴則賤者若在所畧旅酬下為上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下下之義也序事以賢賢則老者若在所簡既祭而燕毛則老者亦獨加敬矣長長之義也一祭祀之間而礼義周洽如此先儒謂三代之礼至周大備觀此可見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其字皆指先王也所尊先王之祖考也脩祖廟一節即敬其所尊也所親先王之子孫臣庶也宗廟之礼一節即愛其所親也位謂祀先之位踐其位行其礼奏其樂述事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繼志也此武王周公之孝所以為達孝之至也

右第十五段言武王周公之孝亦事神之事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

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天尊地卑故先郊而後社不
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嘗四
時之祭之一舉嘗以例其餘禘大嘗小故先
禘而後嘗皆所以祀先祖也游氏曰祭祀之
礼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説非道体不足以致
其義盖惟聖人為能享帝為其盡人道而與
帝同徳也惟孝子為能享親為其盡子道而
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祗祖
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礼禘嘗之義始可以

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蕭
田王氏善曰鬼神之道一本同原觀感應之
妙可知其一矣郊祀上帝社祀后土皆不易
感於此而能感推之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
鬼神幽明與人間隔渺然不可感之理而况
於人乎
右第十六段言事神治人之事亦承上段
起下段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哀公魯君名蔣方板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
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
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
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
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
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
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
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
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
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
所宜也礼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因脩道之仁
而又推及義礼三者乃脩身之道為政之本
也此以上言君不可以不脩身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君子指在下位者而言君子治民必須獲上欲獲乎上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此一節推脩身之所當知者言臣不可以不脩身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所共由之路也知所以知此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謂之達德者天下所同得之理也所以行之者一說見下文此節總上兩節而言脩身在於達道而体道本於達德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行之謂達道也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盖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節申上文行之一也之意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按家語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又告之以三近以下數節

皆推明前義引之以進於成也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知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此節推明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目也經常也体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賔旅者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体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

来百工次之由其国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群臣猶吾四体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

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

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来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体之而知其所頼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礼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豊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

子聘諸侯使大夫來獻以時王制比年一
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
賜厚而納貢薄此以上三大節皆推明文武
之政及脩身親親尊賢之義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
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
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一者豫也豫素
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所以行之者一與上文
行之一也意同通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
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
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
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
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
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學問思辨
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此節推明上文在下
位之事苟能明善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治
民皆必然之應也此申言在下位不可不脩
身之義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
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明善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
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
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誠者渾
然天理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聖人之德性
之者也誠之者未至於聖故未能不思而得
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
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賢人之學反之
者也此一節推明生知安行學知利行以下
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此以下家語無之疑子思所
補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
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
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
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能則不已故當百倍其功以能之也此二節申言上文擇善固執之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學充氣質之偏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苟不能加百倍之功雖曰從事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禀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無勇甚矣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是乃全乎天之賦與故謂之性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是乃由乎人之學習故謂之教惟誠則自無不明矣惟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此二節推明及其知之一成功一也之義

右第十七段夫子告哀公為政本於脩身

愚按自前段道不遠人至此歷論治己治人事神之道所以申明首段君子脩道之功至精至備無復有加矣而其效則未之及故於下段分言誠者誠之者之功業又以中明致中和位育之效下數段皆詳言之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可以者將然之詞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

右第十八段言誠者之功業首段止言位

育而此段又說出參天地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
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曲委曲也致曲即上段擇善固執以下之事
曲能有誠即上段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之事其次則指誠之者必由於致曲曲
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
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
於聖人矣
右第十九段言誠之者之功業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
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
所以卜四体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
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
至誠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凡感於心觸於
目自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至誠與鬼
神合其吉凶故曰如神
右第二十段言自誠而明之道同乎鬼神

亦誠者之功業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真實無妄之誠乃人所當自成而率性之道
乃人所當自行也下兩節則申言其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物兼人己而言物之終始言自少至老皆一
誠之貫徹不可一日無也人若不誠則不得
謂之人矣猶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之意是以
君子知人不可無誠必以誠實為貴蓋人之
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故曰誠者自成

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
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
宜也
言誠非但自成乎己而又所以成乎物物指
人而言成己者克己復禮私欲淨盡故謂之
仁誠之体所以立也成物者因物成就條理
分明故謂之知誠之用所以行也曰仁曰知
性也而誠則天命之本然故曰性之德成己
內也成物外也誠則貫徹內外故曰合外內

之道人能得是道於身則以時措之無不得
其宜故曰而道自道也
右第二十一段言自明而誠之道得乎時
宜亦誠之者之功業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
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
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
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
而成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

也徵則悠遠以下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
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
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
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
而光明故不息則久久則徵等語與上段誠
則形形則著等語文勢相同上段則積而至
於能化此段亦積而至於高明也此五節言
聖人至誠之功用同乎天地者皆出於自然
也或問曰誠者之功何待積今以積為言何
歟予應曰語云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積久

何以能致乎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
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
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
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
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
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
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
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二

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
所以然者天地之道惟誠一不二故能各極
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昭昭猶耿耿小明
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段
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体而言也振收也卷
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二不息以致
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此三節言天地至誠之
功用以明乎聖人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

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
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
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
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
後此引詩申明上文之意高明博厚悠久而
生物不測者天之為天也不言地者因詩之
文也蓋所以為天者於穆不已而已高明覆
物博厚載物悠久成物而不動不見無疆者
聖人之為文也蓋所以為文者之德之純而
已天也聖人也同一至誠無息也

右第二十二段言誠者之功用同天地之
功用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
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遠大而充塞天地也優
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此言道之近小而周旋一身也至德謂其人
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
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
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
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
之謂與

上言至道而凝於至德誠者之事此則勉君
子脩德以凝道誠之者之事也尊德性致廣
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所以脩其德之大也道
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所以脩其德
之小也德兼大小故為至德君子至德既脩
則能凝乎至道矣是以居上居下有道無道
無不得乎時宜以全其身故引詩云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
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此孔子之言子思引之亦承上文而言愚者
不明無德者也賤者在下無位者也反恃也
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生今豈可反古乎
言愚者自用賤者自專生今反古皆非明哲
保身之道故烖禍必及其身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踈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此節言周禮乃時王之制天下所信從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此節申言愚者不自用賤者不自專之意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節申生今不反古之意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通上節言愚不自用賤不自專生今不反古明哲保身如此何烖之有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其字指在下者而言人能遵守三重而不違愚不自用賤不自專生今不反古明哲保身非但無烖而過亦寡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杞宋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此申上文雖有其位至有宋存焉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以上二節言時王三重

之制盡善盡義非但民之信從雖天地鬼神
後聖亦無不合也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鬼
神合其吉凶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此
二節言君子制作之善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
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道兼法則法法度也則凖則也遠
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慕之近者習其德之
有常故懽悅之此一節言君子聲譽之美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此節引詩而申言
之通結上文之意

右第二十三段言誠之者之功業以終前
段致曲能化之意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堯舜文武人道之極祖述憲章法人道也律
天時者法天道也襲水土者法地道也此節
言孔子法三才之道或問曰中庸一書首尾
兩言仲尼何歟子應之曰前言仲尼曰君子

中庸以下至有譽於天下所言雖不同無非
出於仲尼之意後言仲尼而不言曰以見至
誠參贊之功惟仲尼能當之兩言仲尼子思
之微旨學者宜深味之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此言孔子備三才之道易曰廣大配天地變
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是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
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
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
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
德之敦化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萬殊之
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
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
言天地之道之大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
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
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德足以居上而臨下也文
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寬裕
温柔以下乃仁義禮知之德足以周於用聰
明睿知之實所以足居上而臨下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
發見也言仁義禮智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
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
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
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
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
及廣大如天也此一節言至聖居上臨下德
澤廣大如此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
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
淵其淵浩浩其天

此承上文而言至聖仁義禮知之德極天下
之真實而無以加不但德澤廣大配天地而
實能主天地化育而與之相參也天下之大
經聖人能經綸之即上段之致和也天下之
大本聖人能立之即上段之致中也知主也
即易乾知大始之知夫焉有所倚西銘所謂
混然中處意本於此蓋天地能生人而不能
使人遂其生能付人以性而不能使人全其
性至誠能經綸大經立大本則彌綸天地之
道範圍天地之化是能主天地之化育而不

止於贊矣所以成位乎中無所偏倚並立而
為三也肫肫渾淪貌人道莫大於仁肫肫其
仁則人道盡矣地道莫深於淵淵淵其淵則
地道盡矣天道廣大無外浩浩其天則天道
盡矣至誠兼盡三才之道此所以能參天地
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天德即上文仁義禮知之德至誠能全天命
之本然故曰天德其孰能知之即上文知化
育之知或問曰前言至聖後言至誠果有異

乎予應曰無異也盖至聖指其人至誠言其德惟是人而後有是德豈可以差殊觀哉

右第二十四段言誠者之功業以終上段賛化育參天地之義上段止言參天地而此段則又申言兼三才愚嘗讀易有云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中庸雖無易書卦爻彖象之陳其言簡而要其藴精而深其神化之妙三才之道無不胳合而無間誠易書之啓鑰也子思於首尾兩賛仲尼以見往古聖人惟仲尼獨能當此斯非紀之臆見也實子思之深意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者也二子之言豈斯我哉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段言聖人之達天德子思恐學者以天德難造自阻故又示以入德之方此節引詩而申之入德入上段天德賢希聖之事君子之道闇然日章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與孟子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意同小人反是知遠之近言知天下之平本乎國也知風之自言知家之齊本乎身也微獨也知微之顯言知有諸中必形諸外也仁義禮知天德也脩齊治平王道也知微之顯謹獨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可謂得子思立言之旨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此引詩申言知微之顯内即微微即獨也言君子脩省於獨所為無一行之病於身無一事之愧於心君子所以大過於人而不可及者初非有高遠之行其唯致謹於人所不見之微乎上文皆言知自此以下皆言行詳著入德之事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

此申言上文知風之自予常讀中庸至此節雖精思体認不然無惑晚年讀易至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乃知子思之言蓋本於此此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易言有物而行有恒之意方知此節申言風之自上節言微之顯下二節申言遠之近學者宜詳玩之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

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此兩引詩申言上文知遠之近之義言人君奉祭進而奔走感格神明之時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罔不齊肅齊一無敢有爭競之者是以君子治國能持事神之敬以臨民則不待賞罰而民自畏服矣然猶未也故又引詩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不顯即上文奏假極其誠敬而無言也是以君子臨御篤厚其恭正位南面而天下自安矣君子之德至是可謂達乎天德矣下乃形

容天德之妙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引詩以明上文所謂天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在物雖微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蒸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皆未足以盡天德之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

天德之至耳

右第二十五段言誠之者造乎誠者之域蓋誠者率性之事誠之者脩道之事所以通結一書之旨愚按首段言天命之謂性以見天之理備於我此段言上天之事以見我之德合於天天人一致理豈有二哉學者宜致思焉

性學原

性至難言也論性而不窮其原未有不差者也性之原何謂乎書曰皇矣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聖賢論性其大原皆出於天而不出於地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聖賢論性皆本善而無惡純乎理而不雜於氣質也彰彰明矣夫

何孔孟既没性學不明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皆昧乎性之本善而兼以惡言之也張子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是不知性出乎天而純乎理兼以地與氣質言之也其諸異乎聖賢之論矣荀與楊也語焉不詳擇焉不精無足怪者張子世之大儒也後學之所宗也張子言之於前學者述之於後達而仕者曰我知性有天地之性也有善惡之性也有氣質之性也窮而學者曰我知性有天

地之性也有善惡之性也有氣質之性也窮達一詞牢不可破是皆舍聖賢之論而宗儒先之說信其言而不求之心者之過也其不思也甚矣其不知也亦甚矣善乎呂氏曰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途人一也論性而合聖賢之旨者吾於二子有取焉今去荀楊千有餘歲去張子五百餘歲世皆陷溺其說迷而不反深可懼也余生也晚禀賦愚昧非知性者恐夫流弊之不止也故不得已本

諸聖賢之論作性原以開後世之惑後之學者得吾說而存之使無志於知性則已有志於知性者考之經書聖賢之論稽之程呂二子之言原其出於天而不出於地取其善而不取其惡歸諸理而不歸諸氣質熟思精味毋為異說所惑其於性也思過半矣

心學原

余既作性學原或問曰心學亦有原乎曰有自夫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性即道心也情即人心也心性一理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竊嘗莊誦而精思之夫天下之心一而已矣而有道心人心之異者何哉蓋人稟天

命之性渾然在中寂然不動乃天道之本然故謂之道心也感物而動喜怒哀樂之情發皆中節乃接乎人事故謂之人心也當其寂然在內無聲臭之可求無形迹之可窺微妙而難知也要當研精以察之而務知之極其明及其感物而動如火之始然如泉之始達危大而難制也要當專一以守之而務制之中其節道心能明則不偏不倚而中之體立矣人心能制則無過不及而中之用行矣若然信乎能執持中道而於治也何有此千聖心學之要法莫有切於此者故堯以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文武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子思孟子孟子沒而傳泯焉寥寥千載逮至有宋真儒挺出探索性命之源發明心學之要上繼往聖下開來學厥功亦偉矣考其言未免各為異同揆之經書之論則又有可疑焉康節曰心統性情明道曰心有主則實伊川曰心有主則虛晦翁曰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議論紛紜甲是乙非必居於一而後之學者交相附和乃謂其言異而旨同由其不折中於聖賢

之論之過也蓋心本至虛也若有主則實而非虛矣然以有主則實之言推之心譬則室也人譬則主也居中禦外人皆主之何虛之有人本一心也若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則人有二心矣然以心統性情之言求之道心性也人心情也由中形外心皆統之何二之有即是而論康節明道之言深得聖賢心學之旨矣昔人有言終日聖門無一事惟輸顏子得心齋子於邵程二子亦云

大明嘉靖丙戌夏六月壬子東光後學廖紀書

中庸管窺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龍灣先生廖公少遊庠
序即有志於理學迨登第後其志益銳潛心
苦思四十餘年洞悉聖賢立言之意若見堯
於羹墻親揖周公於夢寐者嘗以為羣聖之
道備在六經大學中庸二書又六經之關鍵
惜乎病於傳註讀者因之不免有毫釐千里
之異因取二書古本重加訂正段分節解脈
絡分明雖一句一字必求其來歷而析諸經
自始至終一以貫之而無外而二書之理又

合一而不殊遂使聖賢經傳之旨祖孫授受
之微曉然無復昧悔窒礙之處渾融平正自
成一家言而又自下題曰學庸管窺間以私
稿出示小子渐且命商訂焉渐再拜伏讀之
既知良工心獨苦矣竊伏念今世之士狃於
科舉之習凡所治經書未論本文何如大率
牽合附會必求不背傳註而後為得是則功
利驅之勢不得不然也僥倖一第之後則又
盡棄其前間有不廢者往往刻意枝葉之文
雖工而無益於世前輩豪傑之士若宋潛溪

薛文清吳康齋諸公固未嘗溺於習俗然於
著述之事又或退焉而不居遜焉而有待漫
焉而未經意是雖學者之聽未暇於分心而
斲鄲之工亦難於措手顧可得而強哉先生
識見超卓自始學入門即以認理為的沉潛
融會竟有得於默契之傳蓋其研究之精考
據之審積久之功皆有不可得而誣者也然
由少壯以至於遲暮積數十年始克成書嗚
呼理學之難信然矣渐伏讀再三亦若有所
得亟請於先生將壽諸梓先生顧笑曰毋取

譏貽戾為也姑置之但吾之平生辛苦則不
容不録以自考耳嗚呼先生亦謙矣哉昔楊
雄草玄劉歆欲以覆瓿而桓譚侯芭獨信其
必傳渐不肖辱公之門人信其言之可傳者
猶夫譚與芭也況雄之玄妄意僭經而先生
之書則述而未作必欲不背於經文因言以
求心因心以契道發先儒之未發得聖賢之
微旨於數千載之下凡一時儕屬見公之書
聞公之論無不深信而慕悅之至相傳以為
談勝噫天下一道也古今一心也又安知他

日之識悟而遵信者不又有譚芭之徒哉庸書此以俟

嘉靖丙戌秋八月哉生明

賜進士出身禮部儀制郎中門生豐城李淅拜書

中庸管窺一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明廖紀撰是書不用朱子章句亦不從鄭元舊注分中庸爲二十五段與章句同者十四段其異者以中庸其至矣乎以下二章爲第三段道其不行矣夫二章爲第四段人皆曰予知二章爲第五段天下國家可均也三章爲第六段道不遠人至亦勿施於人爲第八段君子之道四一節爲第九段武王周公至孝之至也爲第十五段郊社之禮一節爲第十六段哀公問政合自誠明二章爲第十七段大哉聖人之道至王天下三章爲第二十三段仲尼祖述堯舜至唯天下至誠三章爲第二十四段其中如以道其不行一節與舜其大知一節合爲一段殊爲牽强謂君子之道一節與上文不相蒙以郊社之禮一節承上起下亦未能深思文意特自抒其一人之見而已後附性學心學二篇亦無甚精微之論

大學千慮一卷

〔明〕穆孔暉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千慮一卷》提要

大學千慮引

大學一書見於戴記自范氏表章之後先儒屢有更定至朱子深造自得其爲章句或問最後諸亂經者可於表天下學子大矣今我宗之嗣聖儒國近我朝文士嗇於好異復爲結併之論亦惑彼可以契而真悟其乃皆于朱子之棄餘也予憤慨於當世稱其書之學以嘗解之出仕歷官翰苑猶於其書沈潛有年明年放歸林下於世務一切謝絕究索墳典時亦離一室冥心默思凡有所得輒筆之於稿既而以爲心不可以正遂禁以所因嘗擇正心修身章大旨靜久而理思涌嘗亦可過乃通爲論辯其編那教受而讀之反覆既味至於朱子之旨既無抵牾又多所發明或補其未及或廣其未備諫其慨於舊修而有功於來學謹輯以付梓與同志共之云

大學千慮

總論大學大義

問古有大學之教矣曾子復爲是書者何穆子曰大學之教立其法耳行其事耳若夫序其本末悉其始終闡其精微傳以心法廣其功業貫爲一體會爲一編則未之有也蓋學校之教廣成群才也大學之書所以傳道也問古所謂大學之教者何事曰司徒敬敷五教所以明人倫也典樂之官專教胄子所以

養成德也明人倫則通乎上下養成德則專造大人是時教立於上有法可守其道自行世衰教廢而講道於下者始爲是書以垂訓俾有志於大者知所持循雖萬世之下可以聞而知之若夫爲教之規學校既有之故此書不具問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王制樂正崇四術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唐虞之教同異曰教一

也世有古今政有詳畧耳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是謂大學之教問大學之書何以闡其精微曰慎獨以誠意有十目十手之嚴正心以檢身使忿懥憂樂不得有於中論明明德而欲顧諟天之明命論新民而至於天命維新精微莫甚焉問古者學校之教豈必無是曰教由粗而精槩以是語之則誣矣今之士謬談心學以自欺妄說性命以相高實白首鮮聞焉皆

然也實宋儒誤之耳蓋遺其切實而妄意高遠非帝王之教也問何以見帝王不以是教曰五倫以教百姓音律以教胄子惟精惟一但以授舜禹則唐虞之教可知矣大學之格物致知惟精也誠意正心惟一也自脩身以至平天下皆所以執其中者也然皆指其要而不詳其法事以明道也問不詳其法者謂何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脩齊治平之所必用者其法備於學校矣茲故畧之

論明明德

問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朱子何所據而謂其得於天曰據大學之已言也顧諟天之明命謂之自明則知明命者明德之源天命本明故人得之則爲明德

問虛靈不昧者何曰心惟虛故靈靈故不昧譬之谷以虛故響鼓以虛故聲耳惟虛故聞鼻惟虛故齅塞之則不靈矣問虛何以得乎天曰由太虛有天之名惟天爲虛凡有形者

皆實也太虛滿前圓淨明通卽心之體也心惟得是故靈問圓中而竅外者心也是亦形也何以爲虛曰此肉心也不可以語心之體

問肉心非心乎曰肉心者神明之舍非神明也以其中虛者方寸故神明居之則其方寸中之虛而無形者卽心也問何以能具衆理應萬事曰惟虛故能具衆理惟靈故能應萬事問既虛矣何以能具衆理曰子謂理有形乎理若有形則方寸之內所具者亦方寸物而已一物之外將無所知矣無形之方寸虛與無形之太虛其竅流通而無間故渾爲一體實非二物也嗚呼古今知此者鮮未可以口舌喻惟默會者得之粗率無思者難與語問明明德之事何如曰朱子或問言之盡矣問或問與章句何殊曰章句言其畧或問悉其詳朱子之書莫精於四書四書之中莫精於大學大學之義莫詳於首章首章或問發明義理精備故於他書義有相關者則畧之蓋其

說已備於此矣是以善讀者能究心是書則於他書可以契合理無往而不融會矣但粗率者未必能久觀也

論親當作新

問禮記本言在親民而程子以爲當作新此何所據而朱子從之曰據大學之本文也盤銘一章爲新字者五其新字將何所用觀今人傳寫文字每有差訛況多歷年所能無訛字古書有不可通處而强爲解說者此類亦

多矣此義或問中已畧言之況興仁興讓興孝興弟其興之爲言皆新之之意也

論止至善

問明明德固當止至善矣若民何以能止至善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格物致知之事豈民所能曰否非謂使民止至善欲新民者止至善也謂大人之事云耳問新民何以止至善曰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化之有其機處之有其道好惡同其心用人同其情

利不專於一時以及於遠是之謂至善豈急功利目前爲小補之云哉

論知止而後有定一節總括一書大義

問知止而後有定其義云何曰首言在止於至善而即繼之以知止者見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爲急也蓋能格物致知則知所止矣而後有定者意誠矣而後能靜者心正矣而後能安者身脩矣而後能慮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審矣而後能得者始能止於至善

大學之能事畢矣此一節所總括大學之義已含蓄八條目其言甚精密雖一事之中而道之始終無不備蓋言至善之所當止者其益知此

問此節但言知止能得而已未必字字俱以八條目分合恐作者無此意或失之牽強曰作者之心甚精密非粗淺者所能信也不特此節爲然或一章總括一書大義或一句總括一書大義篇內往往皆然皆所以貫始終

爲一物通血脉爲一身所謂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其用心深奧非朱子莫能知也問此義已備見章句矣子復喋喋者何曰學者雖呻其佔畢未究其蘊奧不過粗知大旨而已其實未嘗深味而樂玩也

論事物先後爲大學格致之要

問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其意云何曰此言格物致知之要也蓋天下之事不知其序則不得其要不得其要則作爲無緒錯亂顛倒終

無成功而去道遠矣惟先窮其本末終始則進為有序不遺所急而先所緩舉足措手皆得其所向矣問何以不詳言格物致知之事而但舉其要曰格致之事已備於學校之教矣故此但言其要以示學之有序也問學校之教何者為格致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舉凡學校所立成規無非格致之事故此書不載此一書皆言其理而不詳其法所以明道也問其要何

如曰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章句已言之矣知所先後先之一言已起下文六先字後之一言已起下文七後字先儒亦已言之矣若句為之析則天下國家身心皆物也脩齊治平誠正格致皆事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正斯物也始言物有本末終之以致知在格物豈二物哉事則所以處物者此一節亦總括一書大義誠至要之論也其說見後

論明明德於天下一句總括一書大義

問何謂以一句總括一書大義曰言明明德則新民之事備矣言新民則明明德之事備矣蓋不能新民則明德之量未盡不能明德則新民之事無本是以既次序其全功而分言之又括以一言以見其意如古人明明德於天下朱子謂一言而該體用之全其實亦一書不外此句而已作者立意工緻始言在明明德次言在新民若二事也將分斯二句為

八條目而總之曰明明德於天下則明德新民皆在一句之内矣問明明德於天下者正言新民之事豈即指自明之言哉曰明德者我之明德與天下所同得者非專指在民者言也問何以謂之明於天下曰文勢猶言明道於天下即我與物皆在其中矣蓋此德未明於天下則其所得於天者限於吾身而已吾之所得豈止如是而已哉且明德之内萬物皆備不能盡人物之性則明德之功未極

故一言而該體用之全其說深合作者之意
無是胷襟者烏足以究其致
問天下之人何以能皆明其明德曰興仁興
讓興孝興弟使倫理明於天下是已非謂欲
求其格致誠正也庶人之誠意但不欺而已
若其正心但無側頗僻而已人有賢愚理有
精粗事有廣狹如孝經論孝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雖等第大小不同均謂之孝豈謂以天
子公卿之孝責之人人哉如書之所謂百姓

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是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矣易之所謂聖人以人文化成天下
則明之之謂也
問首章總括大義是矣其餘他章亦有總括
者乎曰釋明明德章先引康誥以見其言之
有據次引太甲以見明德之功且推明德之
意次引帝典以見是德之大無所不包雖明
明德於天下亦謂之自明是一書大義不過
曰明而已繹新民章先引盤銘是言明德爲
新民之本次引康誥正言新民之事次引文
王以見新民之極且明德章言顧諟天之明
命所以事天也新民章言天命維新是能格
天矣精微莫甚焉是正止至善之事故曰君
子無所不用其極若釋止至善章其括一書
大義又甚明不待言矣
論天下國家身心爲物之所當格者
若備論格致之全功在或問甚悉今畧舉或
問之要以明窮理之意則朱子用心之密或

可得而知矣其曰天道流行以下至皆得於
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此一段言物
皆有至理見學者所當窮也其曰心之爲物
實主於身一段以見心有本然之主格其理
則知所以正心矣渾然在中之說正不欲其
有所偏也其曰次而及於身之所具一段以
見身有當然之則格其理則知所以脩身矣
謂身之所具本傳之七章而言也因論視聽
食味知其言耳目口鼻矣謂身之所接本傳

六章而言也因論親愛賤惡知其皆人倫
言矣其曰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
以見天下國家之理可以類推也知所以格
之之則可以齊治均平矣問或問又言遠而至
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與前所謂凡有聲
色象貌而盈於天地之間者此於身心何關而
必欲格之曰大義有二焉一則欲會其理於
心心明則物莫能蔽一則欲曲成萬物以為
用故無物可遺周禮於山川原隰昆蟲草木

細微之事多備焉之處者則古人之學可知
矣此理也非可以私見揣度故曰是乃上帝
所降之衷因備引古人之論以見至理精微
乃物之所具者即天之所賦者理在物而備
於吾心故可得而格不然泛爾散亂吾何從
而究之問理在萬物物各有理理各不同何
以具於吾心曰此論末矣所謂同者遡其本
也天之生物降本流末雖萬殊其本則一
得其一以生者萬斯具焉故曰性者萬物之

一原具於吾心謂之性散於萬物謂之理於
此心乃萬理鍾會之地也以其所聚而照其
所散沿其末而遡其本合其殊而歸諸一隨
其體而辨其用何物之不可格耶問格物之
功當自何始曰自學問始問何以見之曰大
學已明言之矣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一書之
內惟此一學字舍此而論格物則無可據之
成法矣是之謂孔門之實學朱子論之甚悉
故不復再述問物理一也何以有當然之則

及以然之故曰性分之所固有是以然之故
職分之所當為是當然之則所當然者人事
也所以然者天理也問何謂貫為一體曰天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
主則心心之發則意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知則心之神明所以妙
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物則理之散見者耳故
自格物以至平天下不過一理貫通而已

論敬為一書之管轄

心所以具此理知所以識此理而敬則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實學者用力之地也盖有主宰則衆理可存有根本則應用無窮大學之管轄實在於斯問此程子之意夫學所不言者何爲加一敬字曰程子固本之大學以立論也非身體力行者不足以知此問何以見之曰論明明德而言顧諟天之明命論新民而本之日新論止至善而曰緝熙敬止曰恂慄論誠意而曰慎獨曰十視十指之嚴論正心曰喜怒憂樂不得有所於中論脩身齊家曰親愛賤惡不得有所偏論治國曰其儀不忒論平天下曰先慎乎德敬莫備於此矣一書始終不離乎敬慎此程子心所獨得之學故能言其要且大學精微之說於斯爲至

論格物絜矩爲大學之要

程子曰大學之道始於格物者萃天下之理於一心以立其體終於絜矩者推一心之理於天下以達其用皆所以貫天下之道者也必如是則理有定法而可求心有定法而可施錯之天下始無謬矣何者格量度之也謂以式量物則物理可得矩爲方之器也謂以矩度物則人情不遠斯二者大學之要法備矣始擴成格以啓其心終操方矩以廣其用本諸天理合於人心皆有定規而可循是之謂至善可止者大學之要孰大於是然格者自外而約諸內以見此理之同矩則操內而施諸外以公此心於物盖必格之明而後矩始正皆不外於能度而已其實非二物也

問格物之說近時多有背程朱之論者何如程子曰程朱之論理精矣而訓詁未明是以啓後學紛紛之論但曰格至也以至物不可以爲句故又繼之以窮至事物之理是增字而義始足使格物之文遂不明宜其未能快人心也問爾之所論何據曰以古人之訓詁合程朱之義理則聖經自明問所據何在曰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論註此

程朱以前書二公以文選為辭章之學不暇久觀是以不及採且著頡篇乃訓詁之昆古者以其書久癈故見之者鮮在唐時其書尚行故李善得以引用焉不特此耳老之内典隋智顗法華經文句解分别功德品云格量功德又云格量多少其一篇内挌量字甚多此又在唐以前者不特此耳大莊嚴經論云佛之弟子菩梵王所尊敬況復如來德如何可格量此其來又遠然則格量之義古皆用之而程子未之見是以意雖暗合而解釋弗暢故使聖經難明然其為說合於聖門無疑豈前人之所能及哉彼妄為紛更者蓋未究聖門之學也問格之訓至可終癈乎曰不可當云格量物理以求其至則其義始備

論厚薄

問人各私其家豈有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乎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世如斯人多矣如愽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或勢利相交傾情相與以至惡少為徒取歡一有不合或失其意則疎且怨矣其厚豈本心哉

論聖經一章皆總括一書大義

朱子分聖經一章凡七節節節之内一書大義皆備焉簡要如此信非聖筆不能也首節以三在字提一書之綱然其義莫要於止至善故次節以知止能得言大人精微之學蓋止字承上知字起下知之一字即指下文知所先後格物致知之知此節含畜多義第三節以本末先後承上起下第四節推其先後之由第五節次其先後之序第六節以身對天下國家而究其本末第七節以家對天下與國而論其厚薄是則進為之功莫要於知所先後施用之業莫要於知其厚薄其示大人體用之學極約且盡矣不如是則為之有不成動之有不化者矣

論釋明明德章

問諟字旣訓此又訓審當孰是曰五經無有以諟爲是者况是字亦虛字而已惟審字爲有力此經文不可改者說文諟理也廣韻正也審也此自古相傳之訓問顧與審何別曰顧諟而審密顧粗而審精必兼二義乃備問當何如用力曰譬人有一子恐其有失常覩其所在是之謂顧然又察其飢寒疾痛晝夜撫摩育養是之謂審君子於天命亦然每念己之恐忽天命而有違故常顧於目又於言動食息之頃皆省其合天與否則天命始昭然在前無時而昧矣詩曰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問何以言皆自明也曰康誥之義固言自明矣觀之太甲正謂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雖顧諟在天者亦豈非自明其在我者乎觀之帝典又謂道雖極於無外理則約於一心雖明明德於天下亦豈非自明其在我者乎善哉傳者立意之精也所引康誥之意固已盡矣恐人不知此德之出於天也故又引太甲恐人不知此德之大也故又引帝典知此義則大學一書之旨盡矣

論釋新民章

問五新字何爲新民之新日皆用新民之新字以貫始終言之亦括一書大義也未及言聖經新字而聖經新字在其中若作之爲言乃新民之功也問何不正以新民爲言曰此正其血脉流通精微之論蓋言新民而本於自新則新民有機矣然後作新之教可施及新民旣久而天命自新故揔之以無所不用

其極而新之爲言無餘蘊矣問作之爲言何以備新字之義曰其力正在此聖經明字新字無功可尋故傳文發之蓋君子旣嘗躬行使民興仁興讓矣是之謂自新之民然後政令可施作興鼓舞民有不知其然而自化者矣問何必以新字牽强言天命如後世作文者巧於用字然曰不然此正其精微之學貫通之極致非俗儒所能窺也方其顧諟天之明命固以自明爲言然未嘗至民而有問也

敎典曰天敘庸禮曰天秩五服五章曰天命有德五刑五用曰天討有罪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則事天者內不遠於吾身外不遠於斯民蓋與天無時而可違也人常顧天天亦顧人詩云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豈非因顧而新其命哉克配上帝本於得衆命不于常善則得之正以實斯論也嗚呼微矣是以釋明明德章以明字貫一篇之義釋新民章以新字貫一篇之義釋止至善亦然皆字字淵奥包攝深廣親切詳盡豈若後世用字掇拾其似無所統紀無味可詠哉知道者當自得之雖然此新字從朱子之說耳若謂作新其民於經文爲切且有力

論釋止至善章

問邦畿黃鳥之詩亦有義乎不過因止字取用耳曰何其言之鄙也民之所止莫邦畿爲美鳥之所止莫丘隅爲安言止言至善者莫切於此二詩故取其詠歎以發其意何以言之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正以言道之所在也豈止衣冠文物百工技藝甲於天下哉蓋四方之所取則者此正民居之至善也凡民所止豈有過於是哉其鳥所止者多而惟取此者安且靜也詩以黃鳥名篇者三孔子何以不取彼而取此蓋止於棘桑者以興臨穴之惴慄集于穀栩者以明邦人之難處彼亦豈無所止哉桑棘穀栩皆有所利亦以近人不免於害豈若丘隅之高遠哉詩人立意之深孔子說詩之妙於此可見知此亦可以悟讀詩之一法邦畿以明至善之所在黃鳥以明至善之當審豈有不審而能處哉均黃鳥也或能審其所止況於人乎

問引黃鳥之詩但影畧止之爲義云爾何必以利害爲言曰不言利害者迂儒也聖言周悉豈舉此而遺彼若世之疎論哉蓋君不仁則失其民臣不敬則失其身不孝不慈不信有不罹於患者僻則爲天下僇皆必速夫

身大學何嘗不言利害哉

問文王之詩所言止字但爲助語此引不過借止字以實經文之辭耳曰不然緝言其純熈言其明敬言其力正得止之由也蓋不純則有間矣不明則昏矣不敬則怠矣豈能得所止哉純亦不已丕顯其德小心翼翼是則文王之所以爲文其德所以深遠也蓋常緝其明自無不敬故能安所止而其德莫遷矣一句四字皆有力非他處止字叶韻而已並援曰安汝止太甲曰欽厥止此自古聖賢相傳之心法豈可以止字爲虛辭若後世綴文者之漫用哉

問既曰緝熈又曰敬又曰止是三義矣曰緝熈所以爲敬也昏則怠矣敬所以爲止也怠則失矣若夫止字與至善字亦惟至此始明大學但言止至善不言至善爲何物故舉仁敬孝慈信以見人倫之至理所以爲至善也但言至善當止而不言得止之力故以緝熈之以見其爲求止之實地也道莫精於此惟程子能知之非朱子亦莫能發明其意

問敬如何而用功大學亦未嘗明言曰言之悉矣內而慎獨以誠意外若十視十指之嚴恂慄存於心威儀肅於體忿懥恐懼不得有於中親愛賤惡不得僻於貌莫非敬也敬之爲義莫精於斯

問與國人交止於信與何人交耶曰交友也

問臨政御下不可謂之交乎曰爲人君止於仁御下之道盡矣御下之道泛交友之道專故別以信明之此五句皆指人倫而言況交字信字非施之友而何或問中所謂於大倫尤且缺其二焉又觀朱子於寧宗時侍講所進大學講義皆或問也此節末段又云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其旨明矣

問淇澳烈文之詩與此節同異曰文王之詩

言止至善之標的已含下二節之意淇澳見
進修之功密烈文見德澤之被遠欲知緝熙
敬止之聖學非淇澳之功莫能至而烈文則
其餘效耳盖仁敬孝慈信乃先王之所以親
賢樂利者成已則為明德成物則為新民穆
穆之德若之何不深且遠哉

問淇澳之功何如曰或問言之詳矣茲且明其
大意盖緝熙敬止聖學也先舉此以為學者
立極耳然但渾言其理人將何由而用力故引

淇澳之詩以見得止至善之由傳者用意精深
立言有序為文有法如此後世雖有作者莫能
及矣大學之書皆如此然學問之功惟此節為
備盖道學言格物致知之事自修言誠意正心
修身之事恂慄則心正矣威儀則身修矣明
德而至於威儀赫喧則可表可像觀者敬愛
感發孰能忘之盖其光輝之接於人目者感
故盛德之入於人心者深至善孰有加於此
哉然學問所以求至善自修所以體至善恂
慄則邪僻之心不萌而至善止於中威儀則
鄙陋之習已盡而至善著於外是則為斐然
之君子去聖人不遠矣

問兩詩皆言不忘者何異曰淇澳覩其光者
切故當時不能忘烈文被其澤者遠故後世
莫能忘

問烈文之詩何如曰其賢其親其樂其利者
先王新民之澤也賢之親之樂之利之者君
子小人之自新者無已也諸儒言之悉矣即

其莫能忘見其善之至

論釋本末章

問聽訟之說何如曰新民莫難於聽訟聽訟
莫先於使民無訟使民無訟莫先於不得盡
其辭不得盡其辭莫先於畏其志彼之自畏
者由於神明其上也然則使民自畏非明德
新民之極何以至是此盖已格其心非止免
而無恥而已問大學之道大矣邇可以此為
知本哉曰此天下之至難堯舜其猶病諸

也問何以言之曰舜征有苗而逆命至於土
師振旅舞干羽而後格德之服其心也此爲
正言已與物相感之機乃合明德新民爲一
事而自其難者言之也於此而知其本豈聽
訟者之矜其聰明而以得其情爲喜哉然得
其情者雖十九而或失焉者多不得盡其辭
者千萬人如一莫之能或欺此王者之大化
聖神之極功知本孰大於是自明德新民之
外而論本末者其義疎矣蓋理雖無窮可以

類推也嗚呼使民無訟孔子猶以爲難學者
豈可忽之讀者或未之思也

論釋誠意章

問誠意章大義曰其機在於慎獨其發在於
不自欺其情在於好惡其志在於自慊自慊
則心廣體胖矣廣則心之正胖則身之修蓋
心正身脩皆由於誠意也可不慎哉然此章
好惡亦貫一書大義蓋好惡者人之常情也
情之所發非好則惡而好惡之公私誠僞即

明德新民之善與不善皆可知矣格物致知
所以察善惡而擇好惡也好惡不自欺而意
誠好惡不有於中而心正由是推之於用則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身無一偏之害而
家可齊矣由是推之於民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以至於能好人能惡人公其情
於天下則天下可平矣不然將拂人之性然
其機皆本於意可不慎哉

論釋正心修身章

問誠意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心者有所
好樂則不得其正然則好善亦非正乎將有
所好樂者或謂聲色諸欲乎穆子曰否非是
之謂也是進於精微矣求道之初先別善惡
故好善惡惡當極其誠及夫知爲善矣能去
惡矣可以爲君子矣聲色諸欲不必言矣或
好惡喜怒有係於心即謂之偏倚所好雖善
所樂雖正而心之本體已失矣問心之本體
何如曰寂然無物者心體也問無物何以言

具衆理曰惟虚則無不具有物則塞矣惟好惡喜怒不留於心是之謂虚是之謂正問事至不齊絶無好惡將應之失宜如所施舛錯何曰非是之謂也君子已嘗窮理矣已嘗誠意矣復進之以廓然俾澄兮如淵瑩兮如鑑則物來能照據理而施何舛錯之憂問物之順逆既至而好惡所施不同既應於心亦謂之有矣何以謂有則不得其正曰非是之謂也鑑照妍媸而照妍媸不着於鑑心應事物

而事物不染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非礙何有之云問好善惡惡即好惡正矣獨不可謂之正心乎曰是特求正之功耳乃心之用也方自其已發者言之故謂之意意之發患於有偽故教之以誠是特立志欲篤用力欲實正欲所發皆正耳所發皆正則心無妄用發猶未發而後可以復其本矣鑑刮其垢而復明水澄其滓而復清心去其惡而復善心未能即正故曰誠意始　意之不誠而遽欲心無偏係

難矣始於能好惡而終不偽好惡所累非知道者其孰足以語此故心之得其正者自好惡得其正始好惡之力未極而遽欲無所好惡寘然無覺猶之凡庸耳心終於蔽正奚由生問嫉惡如讎者好惡亦云極矣其心不亦得其正乎曰否不然是於好惡之道尤遠是正不能正其心之弊也茲所謂善惡者謂其在我者非謂其在人者茲所謂好惡者好其羨吾內者惡其穢吾內者於吾也自足於人

也何暇彼嫉惡如讎者謂之慕善則可然或客氣之不克猶之暴戾者耳直而未溫剛而或雪意且不誠心奚由正好惡方馳於外何切於己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其好惡不在外乎曰否非是之謂也彼所謂好惡者以用之天下者言也此所謂好惡者以體之吾身者言也惟其在我者不存好惡之心是以施之民者方得好惡之正若在我者先有好惡橫於中則其施於人者好惡始遠

其情矣曰此章但言好樂而已未嘗言惡也
曰忿懥非有所惡乎彼其所惡而忿懥生焉
況是四者總括人情盡矣雖所不言者固未
嘗不包也曰喜怒妄發謂之不正可也今皆
云無而後謂之正然則一怒而安天下者將
其心何似曰聖人出怒不怒猶之無怒也所
謂王赫斯怒者詩人詠其迹以言蓋從世之
所云也豈必奮髯抵几撫劒疾視而後謂之
怒哉赫赫之旅雖出穆穆之常自若何怒之

大學千慮　三十九

有問心不在焉其說何似曰方其心有所喜
雖當怒之人弗見方其心有所怒雖可愛之
語弗聞其弗見弗聞者不能檢其耳目也是
之謂身不脩推之則動履不能正容止失其
常皆可知矣是以威儀攝於能敬筋骨束於
有禮何者敬以制心則心存矣心存則無動
無靜常寂常明本體不偏於未發之先妙
用不留於已發之後無時不正矣然後恭而
能安動容周旋中禮此脩身之極功明德之

成事也詩云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儀之能
一由於心也
問好樂不得其正者謂何曰非必貨利聲色
而後謂之不正胡明仲所謂或遊畋或博奕
或辭藝圖書諸好雖汚潔不齊欲有大小皆
足以變移志慮者是也凡此類一或帶於胷
中雖寤寐弗忘矣心奚由正
問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與此同
否曰一也自中庸言之謂之中自正心言之
謂之正皆不偏之謂也皆至靜之體也非知
道者何足以語此

大學千慮　卌

問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與此章食而不
知其味何殊穆子曰否孔子之忘味真樂切
也衆人之忘味至憂迫也孔子知有理而不
知有欲是以終身爲忘味之人飯蔬食飲水
樂亦在其中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豈止
聞韶一事云爾哉記者以忘味之言狀學韶
之樂以見其得於心者深也是正其理與心

融舉天下之物無有加於中者豈若世之貪
此而忘彼憂懼深而失所樂者可槩論乎孔
子無所動其心他人心每馳於外此其忘味
之別
問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
已憂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此非有所憂患乎
曰否此非問矣聖人之憂患公天下之心也
此章所謂憂患者一已之私也且聖人亦有
情非若木石之無知但其未發則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則謂之和此章之所云正所謂失
其中和者苟得其和雖恐懼之事亦無以動
其中況憂患之常乎周公東避流言赤舃几
几孔子厄於陳蔡絃歌不衰是其心未嘗不
泰然也今之所謂有者如鏡有塵翳明而未
瑩聖人則皎如皓月雖雲霧往來莫能損其
光也謂鏡有塵翳則可謂月有雲霧可乎有
之云者言滯於中而未化也聖人之情則無
所滯

論釋修身齊家章

問七章所謂忿懥恐懼八章所謂親愛賤惡
皆人之情也何所分別曰上章以動於中者
言故屬之心下章以見於貌者言故屬之身
屬於心者未接物亦有之不必待施之人而
後發故謂之心不正心之所發莫先於視聽
視聽則屬身矣故以之言身不修是接心與
身而言若夫親愛賤惡諸情是身與物接之
時見於外者如此然身之所接莫先於家情

之所偏惟家爲甚故因以惡子碩苗言之以
見家之所以不齊是接身與家而言也其脉
絡分明貫通精之至矣
問親愛賤惡指何等人曰朱子解傲惰一句
內已備言之矣則是親且舊者所當親愛然
莫親於子而莫知其子之惡豈非僻乎若夫
其位與德可敬而畏以下皆可類推言雖當
敬當畏不可過於敬畏也敬畏或僻則陷於
諂矣賤惡或僻則嫉之已甚亂也此辟字亦

通貫大學蓋由於心之偏故發而爲情之辟此修身所以次於正心也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豈不發爲懥惡之偏苟是僻不已將爲天下戮

爲解大學默思遺教經有契因附著於此

大學言修身本於正心與佛遺教經所謂心爲其主同意經云汝等比丘當制五根無令放逸（五根謂眼耳鼻舌身也）此五根者心爲其主縱此心

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是故比丘當勤精進折伏汝心是以心檢身其功同也不特此耳遺教經云不得包藏瑕疵顯異惑衆包藏瑕疵者即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顯異惑衆者即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也經又云比丘當常慚恥無得暫替若離慚恥則失諸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禽獸無異也見君子而後厭然者豈不知愧但忍於自欺包藏瑕疵耳孟子云人不可以無恥是儒與釋道皆以心爲重也（佛道以自知所行名爲慚因他生恥名爲愧又云以自作而羞見他而愧愧之云者即厭然意）若夫瞋恚憍慢諂曲之論皆有同焉者其曰瞋恚之害破諸善法當知瞋心甚於猛火常當防護勿令得入瞋恚即忿懥也其云若起憍慢當即滅之增長憍慢尚非世俗白衣所宜何況出家入道之人爲解脫故自降其身所謂憍慢即傲惰也其云諂曲之心與道相違是故汝等宜應端心以質直爲本所謂諂曲者

即過於敬畏也蓋釋道與儒道大本皆同特事不同耳因論大學及此一二餘不能悉也

莫知其苗之碩

此一句亦貫大學終篇蓋貪得無厭豈能使其家有仁讓之習故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以身發財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蓋由心在於貪莫之能知此句則其本也何以言之不知其苗之碩未嘗利人之有何以見其爲貪蓋其心如此是貪之萌也

使能知足自無是心矣人知貪之下可施於
國而不知不可訓其家此又傳者之深意也
故於此詳著其端遺教經云多欲之人求利多
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此患
况少欲者心則坦然無所憂畏觸事有餘常
無不足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
而富可見貪之害道不可使萌於心也又佛
法以貪嗔癡爲三毒謂能破壞出世善心故
名爲毒大學理財正所以戒貪也正心以防

嗔格物致知以破癡

論釋齊家治國章

此以下皆以身教言也上章親愛賤惡以情
之見於經者言所以接物也此章孝弟慈以
行之成於身者言所以立教也其情和而可
即則感之而易化其行成而可法則教之而
易從推之天下無有不順者矣未有情之或
偏而能立教者其動物之序自知此
閒弟者所以事長其長謂何此官長之類
孟子所謂出以事其長上是也蓋事君事長
使衆在公之職備矣餘皆可以類推也
問如保赤子一節何爲專以慈言之曰此言
立教之本在於誠非專以慈言蓋因慈以見
其心之懇切也凡人之不孝不弟者失其本
心之至愛莫之知耳惟母之於子愛出於心
者深是以痛之切而能求其所欲不待勉強
而自能撫養得其情此仁之至也使事親事
兄者皆知此心則無不孝之子不恭之弟矣

凡養子者皆然至於其親則不能體察者多
矣愛之未深也此性之得於天者獨切非由
於人爲故以之啓其良知而欲推廣之耳此
非有志於體道者莫能知也註言立教之本
在孝弟慈而言不假強爲指誠而言在識其
端指良知而言惟知其情之不能忍自然
體之極其誠於事親敬兄之際無不得其道
者矣斯道也豈惟能孝弟而已哉蓋誠則無
不能察仁則無不愛而行之倫理者無往不

不篤矣何者由其不忍於薄也臣有是心則不忍欺其君故自然事之以忠上有是心則不忍虐其民故自然使之以慈朋友有是心則不忍欺其類故自然待之以信措之天下者無非實道而仁無不被中庸所謂脩道以仁易所謂仁以行之皆用斯道也斯道也非朱子莫能知非體道者莫能信不知此則凡施之於親疎之際者皆苟且應之而無有以實心相愛者矣何往而非薄哉何者其心忍

於相負故不能以愛相加將於其所厚者薄而何有於其所薄者厚哉故自修以誠意爲始意既誠斯無往非仁矣

人莫知其子之惡言父之愛其子也如保赤子言母之愛其子也蓋骨肉皆天性之愛而莫如父母於子爲至痛切者大學引用之言皆切實精深人情物理徹其骨髓愈雋而愈有餘味但讀者未之深究也夫婦兄弟之間情愛雖親然一失其意或然惡生焉況有惡

豈不易知若子雖不孝父亦未嘗不慈蓋愛之至也子之愛父未有如父之愛子者觀之世俗可見矣惡者夜半生子急取火視之恐其類已也已雖不善尚苟且因循莫之能改子或類已則憂斯深矣已雖富貴可以知足矣必欲其子富貴勝已而其心始慰且樂死無遺恨焉既言莫知其子之惡又言莫知其苗之碩者苗碩豈至於貧蓋欲積財以遺其子故貪心無已也母之愛子推燥就濕絕少分

甘寧已飢而欲子之飽寧已寒而欲子之温其體察撫摩之勤雖善言者莫能詳惟大學心誠求之一語狀之極盡立言精至孰有加於是哉世雖至惡者忍於害人獨於其子慈根於心終不可奪豈待賢父母而後然哉雖虎狼蛇蝎其情亦爾是以自古帝王治人聖人垂教皆以孝爲先蓋本其所以生者因其良知以啓其心又使知欲報之恩昊天罔極且躬行以率之使其情自有不能已者然後

孝道生焉世之不孝者幼雖知愛長而爲欲所蔽遂忘其恩而移其愛於妻子方其愛子之時固未嘗思父母於已亦猶是也慈烏反哺人且不如豈不哀哉非特儒道爲然釋道亦爾經云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二親最神也又有父母恩難報經孝子經等皆言父母之恩及子之當孝也

問仁讓一節曰此言爲善之化難爲惡之敗易欲人知所謹也一家仁兒無常毋一家讓

衣無常主一國仁讓則歡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禮以相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者鮮矣然斯化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漸而成若夫一人貪焉國人即從而爭奪一人暴戾焉國人即從而戕害不善之禍甚速也然尤未也復引古語以實之一人可以定國蓋定國未必成仁讓之風不必待教成於家而後能然其謀爲尚多者夫一言違理失人心而害事體其僨事立至固不待於多故而禍成矣

言爲善之化其機必待於家爲惡之應其機即起於身可不慎哉此以見治國之難非以言其易也古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斯言甚有理哉一人者論其行也一言者論其言也修身之道謹言慎行而已大學於言行之道弗詳者修身之內盡矣曲禮所載皆言行之則乃學校之常教故不復詳此云一言僨事復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則言之不容易也審矣易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可不謹哉大

學立言甚約凡學者所常習者皆不暇及專以明道也

治國必本於齊家者家難於國齊家必本於修身者身難於家也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能齊其家而教自成於國可見治國爲易矣然齊家本於誠誠由於心豈苟且者所能可見修身爲難矣是以行之不謹則一國作亂言之不慎則一言僨事不待涉於家而禍已至身教豈不甚難哉經言壹是皆

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傳者經篇皆本此意

堯舜帥天下一節以見身教不在於言也求諸人非諸人與其所令所喻皆以言爲教者民孰信之是以及人之化由身而推故本之恕若夫民之不從專以刑齊之者無恕心也然無忠不可以爲恕故必孝弟慈體於身則忠矣然後仁讓行於家則民有所感發而從之也易一言不善固足以僨事多言從言亦

不足以動人然則言豈可易哉

問家以齊言國以治言齊之與治其道異乎曰家人所欲不同衣有偏愛食有偏嗜父各愛其子夫各庇其妻戚屬不同各有往來僮僕非一各有私役用財營務紛紛日有或喜此或惡彼最難一者家人之心也此仁而彼忍此讓而彼爭是謂不齊同歸於仁讓無不如一是謂齊矣猶刀之裁物無有長短參差者齊之至也至於國則不然何者骨肉之閒責望者厚故難得其心非若他人之疏可以政事制也故齊之一字獨施於家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

問齊家必有定規何以不言曰不特家耳雖修身之則亦未之詳凡動止之容飲食之節衣服之制爲宮室別內外及冠昏喪祭之儀皆修身齊家之事已備於禮矣乃學校之教學者之常習也茲故不及予故曰大學專言其理所以明道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者以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所以治國在齊其家也下文三引詩而詠歎之正言家齊而後國治故結言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辭非重複蓋文勢自爾無前一句不可以起下三詩其後一句則收一章之意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夫家也君子齊其家至於使其女子宜於夫家則教成於家也其大[illegible]知矣蓋女子最難化而人之養女者多

寡於教由其各待之也是以驕逸不能事人況能宜其家人哉觀周南此詩言文王后妃之化可知矣金氏謂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人情之最易失者兄弟其論人情至矣其儀不忒蓋章終仍歸之身也儀足以爲父子兄弟法是家齊矣而後民法之其正是四國何難哉是則君子使民之不可忘豈待臨政而後有斐然之儀蓋修於家庭者素矣大學用字先後其文反覆相應如此

論釋治國平天下章

問老老長長即孝弟前章已言之此釋治國平天下復言之者欲本於家以見化之所起乎曰不然此正言治國平天下之事不復言家矣教家及國之效前言已詳此以下專言治民以推之天下者故不復以家言蓋家非身比治國平天下皆身之所爲故始終以身言若治平之事非其家可得而預何者家不過治天下之則耳家教已成人已知化何必復言之故此以下專以政事言也大學之言雖前後相關若喋喋可厭則亦無之蓋氣脉已貫矣問老老長長者何曰老人之老長人之長孔子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於是莫不興孝興悌矣蓋因人有父兄而施之以孝弟之教是之謂絜矩若夫吾自孝弟而人化之則是機之

所感何嘗絜矩哉絜矩者自吾心而推之彼也非化之也夫絜矩之政一施而民莫不自盡所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之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者問其事何如曰先王有養老諸政已見諸禮行於學校之教矣茲故不詳蓋但言其理也問何以恤孤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則老老恤孤之事備矣問何謂不倍曰倍反也民於家族戚屬有孤幼者皆知撫育之無有倍戾而不慈

者倍謂倍上之教也即不倍之言可知爲政者有以道之也周禮以六行教民孝友睦婣任恤其有不率者則有刑以糾之糾其倍教者所謂不孝之刑不弟之刑以至不恤之刑可見老老長長恤孤之政詳矣

問老老長長之政復有可詳之迹乎曰有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袒衣而割牲制牲體爲俎實執醬而饋進食執爵而酳食畢以酳潔口冕而總干總持干盾立于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其曰教諸侯則是行於天下矣上章言治國之事則諸侯之所以爲教者此章由國以及天下惟天子之所能行故當廣視之祭義又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是以孔子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

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然虞夏商周養老之政甚多今不能盡述姑舉其畧於此李泰伯曰天子無父矣欲爲人子而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爲人弟而不可得也是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弟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義莫不爲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爲父兄天下之民敢遺其親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内外矣

問絜矩之說何如曰此以政事言也上章但言化民之機此章始言治民之政上章所謂求諸人者即孝友睦婣任恤之教上章所謂非諸人者即不孝不弟諸刑上章重在躬行以率之正以起此章之意故以恕爲言其云恕者乃絜矩之心也此章正言絜矩之事或問所謂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其條

赦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必然而不可已者是已此正新民之至善所不可無者然亦本諸心耳朱子曰矩者心也或問所謂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論甚大且精大學一書之大義備矣

問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曰朱子以官員交代爲言甚切此其一端耳他皆可以類推也朱

子畧啓其端未竟其說今以俗言發明朱子之意且如前官文案不明錢穀有虧費用不貲後無所繼宮室器皿則其小者後官繼之必有不便而惡之者矣當思我既去後或有此事則後人之怨我亦猶我之怨前人也前人曾以此先我我豈可以此而先後人乎先之云者謂自我始以遺之也問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曰此亦以前意明之且如我去任後其代我者凡所爲善法皆改行之變其文案而委罪前人或失事敗官雖辯明有日未免係累於我我豈不惡之然當思我若代他人亦當曲爲之處豈可以後人之害我者而以之害前人乎從之云者謂繼其後也他事皆然今不能備舉

論樂只君子以下

問樂只君子曰此因上文言所惡者而知人心好惡之同故推之於民而同其好惡此好惡蓋統言之即孟子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爾

也然此所謂好之惡之者其辭尤切謂視民所好即吾心所好自不能不與之聚如父母從子之欲然蓋好之切於吾心孟子所謂樂民之樂是已視民所惡即吾心所惡自不忍施於民如父母憂子之苦然蓋惡之切於吾心孟子所謂憂民之憂是已此言好惡之公以見絜矩者之得或問甚明不可忽

問節彼南山曰此言好惡之私以見不能絜矩者之失或問所謂恣己徇私即驕泰之云

驕者矜高即恣己徇私也好惡大端此兩節已盡矣後皆分言以明之

殷之未喪師結上文兩節之意或問反饒氏之說已明此下方以理財用人分言好惡之事

君子先慎乎德以下以財貨明絜矩之得失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也此節以得言外本內末以失言財聚民散財散民聚得失並言之言悖而出一節以失言康誥則引言以明其

意其云申文王之詩者蓋上文得失未嘗以財貨言至此又申明之所謂善者公其利於民也得衆得國是善則得之矣所謂不善者私其利於己也失衆失國是不善則失之矣或問明白楚書曰犯以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以見有國者雖不可無財用而亦不當以財爲重也其惟善以爲寶起下文用人之意以見用人急於理財蓋用人既得其所則理財自得其道惟在公私之間耳

論秦誓以下

秦誓以下以用人明絜矩之得失蓋即好惡之大且要者言之也秦誓一節先別人之可好可惡者蓋休休者能好人故人君當好之媢疾者不能好人反惡其所好故人君當惡之欲人君分別邪正以擇相也萬世求相之法莫過於此斷斷者言其心之誠一無所惑也無他技者無他才能也蓋宰相不在多能惟在用天下之才耳天下之事無窮一人之

才有限若恃己能自用則其所不能者多矣足以守一官耳非宰相才也姚崇宋璟爲相以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事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缺政矣是誠宰相才也雖周公之才之美猶且朝讀百篇暮接七十二賢人蓋欲多知以察事變恐自用爲小也況其下者乎若媢疾者方忌人之才而惡之阻於下問將獨顯己長雖壞天下事不恤

[illegible]則技能何足恃乎休休者其心無欲而其德粹美也其如有容言莫知其有容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則天下之才皆我之才也蓋不分人已喜得其才若出自吾身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言其好之之甚口雖稱道之有不能盡其意者啻但也啻不但若自其口出云耳朱子語録云人之有才若已有之言其能容天下之才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言其能容天下之德其論甚明寔能容之者上言其如有容以狀其量此云寔能容之以明其心謂非徒外示容人之迹而內無容人之實也自古論宰相之事莫盡於此是以孔子删書於秦不棄而續之篇終以繼唐虞三代之訓者蓋深有取焉爲人君而不知此道則不能擇相爲宰相而不知此道則無以事君自古知此者必治昧此者必亂未有能違者雖以後世宰相未至古人然亦以彷彿此道而爲賢耳凡學者皆讀是書未有當大任而能反之身者蓋有三道焉不誠一也有欲二也矜已三也去是三者是爲宰相之器矣娼疾者反是呉氏季子發明盡矣

唯仁人放流之一節言人君好惡公之極也但言放流而不言舉用者蓋必邪黨去而後正人容正人不能媢世以求容奸人必欲逢迎以植黨是以正不能勝邪仁人深有憂焉必先逐邪而後正人得以自立故曰能愛人

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一節言人君好惡在公私之間而未決者故不能盡其道其云舉而不能先命也猶晏嬰不知仲尼豈非命哉智之於賢者也有命焉蓋雖知而不能用是其命之所禀者濁勝清駁勝粹故不能明決卒爲氣質之累如此此氣運使然無所逃於數者大學蓋傷之耳不可以爲訓故畧言之命之一字足矣孟子則謂有性焉是已唐玄宗時姚宋爲相每進見[illegible]爲之起去則臨軒

遂之及李林甫爲相罷任過於二人然禮遇
殊卑薄矣是亦豈全不見林甫之失哉見不
賢而不能退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

此總結君子有絜矩之道以見絜矩之所由
得失也蓋好惡公私之極如此其所以然者
由天理之存亡也章首先開絜矩之端既而
以好惡公私明之既而以貨財公私明之既
而以用人公私明之皆言由絜矩以爲得失

也然未言絜矩之所以得失此云忠信則得
絜矩驕泰則失絜矩而後天理存亡之機决
矣三言得失者初言得國由於得衆失國由
於失衆然不過以國之存亡言耳次言善
則得天命不善則失天命是已言其極矣然
其幾又有微焉者故復以心言之蓋此心得
絜矩之道則能得衆得國而得天命若失絜
矩之道則失衆失國而失天命然則君子豈
可以無絜矩之道哉問忠信以得之章句與或

問同異曰一也發己自盡謂理之所當爲者
必自盡其心而無或欺偽也循物無違謂事
之所當爲者必順人情而無所拂逆也或問
謂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是矣驕則忠之反
泰則信之反蓋矜高者無復發己自盡之意
或問所謂恣己徇私是也自恃其驕貴謂我
之富有何求不得於是恣其所欲無所不爲
豈不肯少降其心以自約天理既喪此心豈
復有矩之可操乎侈肆者無復循物無違之

意或問所謂以人從欲是也謂凡我所欲孰
敢違之於是害用海內以遂其樂大拂人心
豈復有矩之可絜乎爲人君而知此道始能
同民之好惡而用財用人無非公天下之道
矣於治平何有嗚呼此大學精微極致之言
學者粗率其心必不能潛玩而深究也

生財有大道以下

上文但言財貨公私之得失而未言生財之
道至此始言之以見財雖不可私而亦不可

不理蓋日用之所急者或問言之盡矣理財之法此一節盡之王政大備周禮亦在其中矣生財但言此四句下文復言聚財之害以見泊大道之外非所以生財適所以起禍蓋深戒之以丁寧前意也孟獻子以下二節可見理財由於用人用當其才則理財之道得矣乃合理財用人為一事蓋治國平天下之道自君心之外不過用人而已此萬世為君者之要法也大學論君相之道何其[illegible]切明

盡哉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者善[illegible]利者人之常若計利而為義者亦未免有利心而或失其義以至橫取亦弗覺矣以義為利者謂心之所利惟在於義故義即利也猶楚書言惟善以為寶是已未有好義其事不終未有府庫非其財然則利何往哉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猶言智者利仁或利而行之大學所云則謂利其義也嗚呼知此義者甚少而況在上得以自

恣乎彼為善之蓋善其人之能生財故喜而用之或問所謂用桑弘羊之類是已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往監甚明茲不復喋喋也章句或問當詳參者今亦不暇重出蓋不細觀章句或問亦無由知吾之用心也

孔暉自去年夏間病甚不能言默然坐臥靜中不覺舊日所得義理發於思慮[illegible]心無所用不能動發誠難遣也每思大[illegible]復稿成段掇[illegible]然[illegible]花不能

男符書[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能出

甚微雖食不過數口今春以來又不[illegible]食至四月間病又復如前言又難出矣[illegible]四日一食食不過一二口虛痞太甚誠難支也悶甚輒釋大學以自遣遂至終篇并諸詩等作已成二帙然病中書之不暇不能鍛鍊文句無復壯年工緻但取寫其所蘊發明義理而已雖辭語重複前後無序不暇計也所謂始於脫未成於文觀者取其

意味而已然於初學未必無少啓焉恐死期迫甚自惜空有所契不能語人則平生徒費精神無補於世是徒生也此予本心因以附見云嘉靖十八年夏五月朔孔暉記

大學千慮一卷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明穆孔暉撰孔暉字元庵堂邑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謚文簡是書就章句或問引伸其說中引佛遺教經以爲儒釋一本可謂小言破道其引隋智顗法華經文句解分別功德品及大莊嚴經論之說以格量訓格物之義亦深爲王士禛池北偶談所譏明史儒林傳附孔暉於鄒守益傳中稱孔暉端雅好學初不肯宗王守仁說久而篤信之自名王氏學浸淫入於釋氏觀是書良不誣云